

達夫自選集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三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三月發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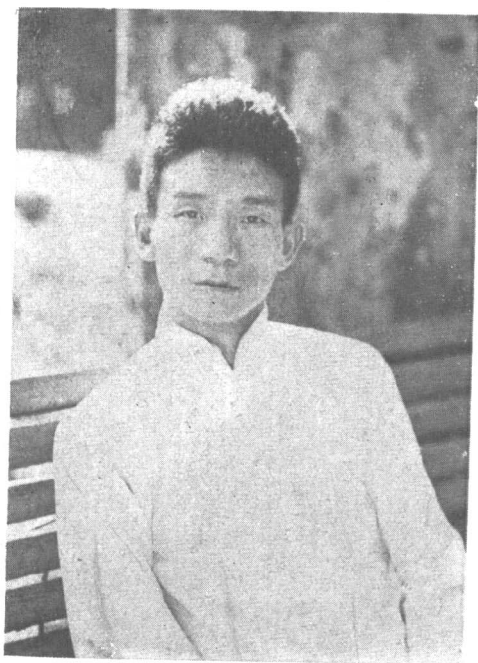
實價大洋壹圓貳角  
(外埠另加郵匯費)

“ 達 夫 自 選 集 ”

版權所有  
不許翻印

著 者	郁 達 夫
裝 幀 者	陳 之 佛
發 行 者	天 馬 書 店

總發行所：  
上海 老靶子路 北江西路 天馬書店  
分發行所：  
各省各特約所各大書坊



影 近 者 作

，總只有我自己知道得詳細一點。故而這一回  
天馬書店，來約我編一冊白選集的時候，我便  
毫無躊躇地，私自愉快地，立即答應了。

不過答應了下來之後，我把六七冊全集和三  
四冊其他的著作等，翻了一翻，覺得能夠自己  
感到滿足的東西，仍舊是只有寥寥的幾篇。或  
者更嚴格一點的說起來，則依到我如今的小說散  
記等文字，中間可以拿出去給世界各國人看，給天  
下後世人讀的東西，簡直一篇也沒有。因為年  
紀近來大了，國內外的作品也看得多了，理性

# 目錄

## 一 序文

自選集序……………一—四

## 二 小說

二時人……………五—三八

采石磯·····	三九——七〇
離散之前·····	七一——八八
煙影·····	八九——一〇六
遲桂花·····	一〇七——一六二
過去·····	一六三——一九四
在寒風裏·····	一九五——二二六
春風沈醉的晚上·····	二二七——二五二
薄奠·····	二五三——二七二
微雪的早晨·····	二七三——三〇二

### 三 散記

海上通信·····	三〇三——三一四
-----------	----------

一個人在途上·····	三一五——三二六
病閑日記·····	三二七——三四二
釣臺的春晝·····	三四三——三五六
給一位文學青年的公開狀·····	三五七——三六六



## 自選集序

我的出選集，這一回是第二次了。第一次的一部，名『達夫代表作』，係五六年前，二三友人，爲我選出的，但人心不同，有如其面，嗜好不同，又如其心，他人的嗜好，不一定能合我的胃口，反過來說，我的偏見，也許將爲旁人所不取。可是文章千古，得失相知，只在寸心，尤其是側重於個人體驗的我的那些不足爲法的淺薄作品，大約其中的得失甘苦，總只有我自己知道得詳細一點。故而這一回天馬書店，來約我編一冊自選集的時候，我便毫無躊躇地，私自愉樂地，

立即答應了。

不過答應了下來之後，我把六七冊全集和三四冊其他的著作等，翻了一翻，覺得能夠自己感到滿足的東西，仍舊是只有寥寥的幾篇。或者更嚴格一點的說起來，則我做到如今的小說散記等文字中間，可以拿出去給世界各國人看，給天下後世人讀的東西，簡直一篇也沒有。因為年紀近來大了，國內外的作品也看得多了，理性和批評的能力也有起定著來了，所以過去一天，只感到一天對自己的不滿。而天分又低，努力更加不足，來日茫茫，想將起來，只好悶聲不響，以後絕對不寫東西，纔能補得過過去的輕率的罪障。但生到了這一箇，舉世滔滔，大家都是磨拳擦掌，或用政治的手腕，或憑自大的精神，在竭力擴張自我，一心打倒同人的二十世紀的中國，我倘若再要澈底的聽取良心的命令，作一個忠於自己的愚夫，則以後不但連一口苦飯都將無著，就是死了，怕也將沒有我的葬身之地。因此，苦悶了幾天，默想了幾晚，我的膽子又大起來了，把良心一昧，就又毅然

決然，進行了這一次的自選的工作。

選了兩箇多星期，反覆改竄了許多次數，我的自選集總算告成了，一共有小說十篇，散記五篇，合十餘萬字的樣子。把這四五年中間所作的東西，特選了一半，而最近做的，又選了三萬字的光景。

二詩人雖近於荒唐，但中國邇來，似乎也在要求這一種幽默文字的增加，因風趣和其他各篇不同，故列在頭上，以備一格。

采石磯雖技巧幼稚，但因當時會引起過許多批評，而主人公黃仲則的詩詞現在似乎還在流行，故仍採入，以誌習作。

離散之前，煙影，或係同一格調。但悲懷傷感，決不是一個人的固有私情，照托爾斯泰的藝術論看來，則感情的渲染傳流，却是藝術作品的主要功用之一，是以不避自敘傳的嫌疑，仍舊選入。

遲桂花，過去，在寒風裏的三篇，字數略多，稱作短篇，或不適當，謂為長

篇，尤其不合。大約因平時愛讀德國小說，是於無意之中，受了德國人的 *Impressions* 的麻醉之後的作品。特選三篇，以明偏嗜。

春風沈醉的晚上，薄奠，微雪的早晨，多少也帶一點社會主義的色彩，但因創作的年代很舊，故而意識不明，力量微薄，標語口號，不會提出，本擬刪去，免致遺惡影響於後來的作者，但似聞這數篇已被外人翻出了，一旦割去，恐辜負俄日英德諸同志的盛意，因仍留着，以永遺羞。

散記清淡易為，并且包含很廣，人間天上，草木虫魚，無不可談，平生最愛讀這一類書，而自己試來一寫，覺得總要把熱情滲入，不能達到忘情忘我的境地，如日本芭蕉翁的奧之細道，英國 Richard Telferries 的野外生涯。是以只選了種類各異的五篇，附在卷尾，以示不及。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達夫自序於杭州之水明樓上。

## 二 詩人

### 一 二詩人

詩人的何馬，想到大世界去聽滴篤班去，心裏在作打算。「或者我將我的名片拿出去，守門的人可以不要我的門票」他想。因為他的名片右上角，有「末世詩人」的四個小字，左角邊有「地獄」「新生」「伊利亞拉」的著者的一行履歷寫在那裏。「好不好，守門的那些俗物，若被他們知道了我去逛大世界，恐怕要穿穿

我的沒有腎臟病，還是去想法子，叫老馬去想法子弄幾個錢來，買一張門票進去的好。他住的三江里的高樓外，散布着暮春午後的陽光和乾燥的空氣。天色實在挑逗他的心情，要他出去走走，去得些煙世披利純來做詩。

『——嗯。煙世披利純！』

『——噢，煙世披利純呀！』

這樣的用了很好聽的節調，輕輕地唱着哼着，他一邊搖着頭，一邊就摸下二層樓去。走下了扶梯，到扶梯跟前二層樓的亭子間門口，他就立住了。

也是用了很緩慢的節奏，向關在那裏的亭子間的房門，篤洛篤洛的敲了幾下，他伏下身體，向鑰匙眼裏，很幽很幽的送了幾句話進去。

『喂！老馬，詩人又來和你商量了！你能夠想法子再去弄兩塊錢來不能？』

老馬在房裏喫了一驚，急忙開了眼睛，丟下了手裏的讀本，輕輕的走向房門口來，也伏倒了身體，舉起嘴巴，很幽的向鑰匙眼裏說：

「老何，喂，你這樣的化錢，怕要被她看穿，何以這一位何大人會天天要錢化？老何，你還是在房裏坐着做首把詩罷！回頭不要把我這一個無錢飲食宿泊處都弄糟。」

說着，他把幾根鼠鬚動了一動！兩隻眉毛也彎了下來，活像寺院裏埋葬死屍的園丁。

「喂，老馬，你再救詩人一回急，再去向她撒一個謊，想想法子看罷！我只教再得一點煙世披利純，這一首「沈魚落雁」就可以完工，就好出書賣錢了，喂，老馬！

請你再救一回詩人，

再讓我得些煙世披利純，

「沈魚落雁」，大功將成，

那時候，你我和她——我那可愛的房主人——

就可以去大吃一頓！

唉唉，大吃一頓！』

何詩人在鑰匙眼裏，輕輕的，慢慢的，用了節奏，念完這幾句即時口占的詩之後，手又向房門上按着拍子篤篤洛洛的敲了幾下。

房門裏的老馬，更彎了腰，繃了眉頭，用手向頭上的亂髮搔了幾搔。兩人各彎着腰，隔着一重門，向鑰匙眼默默的立了好久。終究還是老馬硬不過詩人，只好把房門輕輕地開了。詩人見了老馬的那種悒悒懊惱，歪得同豬臉嘴一樣的臉色，也就立刻繃起眉來，裝了一副憂鬱的形容來陪他。一邊慢慢的走進房去，一邊詩人就舉起一隻右手，按上心頭，輕輕的自對自的說：『唉唉，這腎臟病，這腎臟病，我怕就要死了，在死之前了。』看過去，詩人的面貌，真像約翰生博士的畫像。因為詩人也是和約翰生博士一樣，長得很肥很胖，實在是沒有什麼旁的病好說，所以只說有腎臟病；而前幾天他又看見了鮑司惠而著的那本約翰生大



傳，并這一本傳上面的一張約翰生博士的畫像。他費了許多苦心，對鏡子模學了許久約翰生在畫像上的憂鬱的樣子，今天終於被他學像了。

詩人的朋友老馬，馬得烈，飽吃了五六碗午飯，剛在亭子間裏翻譯一首法文小學讀本上的詩：

球兒飛上天，球兒掉下地

馬利跑過來，馬利跑過去，

球兒球兒不肯飛，馬利不歡喜……

……

翻到這裏，他就昏昏的坐在那裏睡着了，被詩人篤篤洛篤篤的一來，倒吃了一驚，所以他的臉色，是十分不願意的樣子。但是和詩人硬了一陣，終覺得硬不過去，只好開門讓詩人進來，他自己也只好挺了挺身子，走下樓去辦交涉去。

樓底下，是房主人一位四十來歲的風騷太太的睡房，她男人在漢口做茶葉生

意，頗有一點積貯，馬得烈走到了房東太太的跟前，房東太太纔從床上坐了起來，手裏還拿着那本詩人何馬獻給她的『伊利亞拉』已經在身底下壓得繃痕很多，像一隻油炸餛飩了。

馬得烈把口角邊的鬚鼠和眉毛同時動了一動，勉強裝着微笑，對立在他眼底下的房東太太說：

『好傢伙，你還在這裏念我們大人的這首獻詩？大人正想出去和你走走，得點新的煙世披利純哩！』

房東太太向上舉起頭來——因為她生得很矮小，而馬得烈却身材很高大，兩人並立起來，要差七八寸的樣子——喜歡得同小孩子似的叫着說：

『哈哈哈哈哈，真的嗎？——你們大人真好，要是誰嫁了你們的大人，這個人纔算有福氣哩！詩又那麼會做，外國又去過，還做過詩文專修大學的校長！啊啊，可惜，可惜我今天不能和你們出去，因為那隻小豬還沒有闖好，

午後那個鬪豬的老頭兒還要來哩！」

這位房東太太最喜歡養小豬。她的愛豬，同愛詩人一樣，侍候得非常周到，今天早晨她特地跑了十幾里路，去江灣請了一位鬪豬匠來，鬪豬匠答應她午後來鬪，所以她懊惱得很，恨這一次不能和詩人一道出去散步。

馬得烈被她那麼一說，覺得也沒有什麼話講，所以只搔了一搔頭，向窗外的陽光瞥了一眼，含糊地咕嚕着：

「阿啊，你看窗外的春光多麼可愛呀！……大人……大人說，可惜，可惜他那張匯票還沒有好拿……」

原來馬得烈和何馬，是剛回國的留學生，是一對失業的詩人。他們打聽了這一家房東女人的愛慕詩人，纔扮演了主從兩個，到此地來租房子住的。何馬已經出了許多詩集了，并且年紀也輕一點，相貌也好一點，所以就當作主人，馬得烈還在翻譯一本詩集，沒有翻好，所以只好當作僕人，在房東太太跟前，只是大人大大

人的稱何馬，好示一點威勢。一面在背後更向她吹了許多大話，說他——何大人——是一位中國頂大的詩人，他——何大人——家裏是做大官的，他——何大人——還沒有結過婚，他——何大人——最喜歡和已經生育過兒女的像聖母一樣的女性交遊，他——何大人——不久要被外國請去做詩文專修大學的校長，等等，等等。結果弄得這位商人之婦喜歡得了不得，於是他們兩人的住宿膳食，就一概由房東太太無償供給，現在連零用都可以向她去支取了。可是昨天晚上，馬得烈剛在她那裏拿了兩塊錢來，兩人去看了一晚電影，若今天再去向她要錢，實在有點難以爲情，所以他又很巧妙的說了一個謊，說何大人的匯票還沒有到期，不好去取錢用。房東太太早就看出了他的意思，向床頭的鏡箱裏一翻，就用了兩個指頭夾出了兩張中南小票來。

馬得烈笑歪了臉，把頭和身子很低很低的屈了下去，兩隻手托出在頭上，像電影裏的羅馬家奴，向主人捧呈什麼東西似的姿勢。她把票子塞在他手裏之後，

馬得烈很急速地旋轉了身，立了起來就拚命的向二層樓上跑。一邊亭銅亭銅的跑上扶梯去，一邊他嘴裏還在叫：

「邁而西，馬彈姆，邁而西，馬彈姆！」

## 一一 滴篤聲中

馬得烈從樓下的房東太太那裏騙取了兩張中南小票後，拚命的就往上層樓上跑。他嘴裏的幾句「邁而西，馬彈姆！」還沒有叫完，剛跳上扶梯的頂邊，就白彈的一響，詩人何馬却四脚翻朝了天，叫了一聲「媽吓，救命，痛煞了！」

原來馬得烈去樓下向房東太太設法支零用的時候，詩人何馬却幽脚幽手從亭子間裏摸了出來，以一隻手靠上扶梯的扶手，彎了腰，豎起耳朵，儘在扶梯頭向樓下竊聽消息。詩人聽到了他理想中的如聖母一樣的這位房東太太稱讚他的詩才的一段話，就一個人張了嘴，放鬆了臉，在私下喜笑。這中間他把什麼都忘了，

只想再做一篇『伊利亞拉』來表示他對這一位女性的敬意，却不防馬得烈會跑得如此之快，和煙世披利純一樣的快，而來門頭一衝，把他衝倒在地上的。

詩人在不注意的中間，叫了一聲大聲的『媽吓』之後，睜開眼睛來看看，只見他面前立着的馬得烈，手裏好好的捏着了兩張鈔票，在那裏向地上呆看。看見了鈔票，詩人就馬上變了臉色，笑涔涔地直躺在樓板上，降低了聲音，好像是怕被人聽見似的幽幽的問馬得烈說：

『老馬！又是兩塊麼？好極好極，你快來扶我起來，讓我們出去。』

馬得烈向前踏上了一步，在扶起這位很肥很胖的詩人來的時候，實在費了不少的氣力。可是費力不討好，剛把詩人扶起了一半的當兒，綽啦一响，詩人臉上的那副洛克式的平光眼鏡又掉下地來了。

詩人還沒有站立起身，臉上就作了一副悲悼的形容，又失聲叫了一聲『啊吓！』

兩人立穩了身體，再伏下去檢查打碎的眼鏡片的時候，詩人又放低了聲音，「啊吓，啊吓，這怎麼好？這怎麼好？」的接連着幽幽的說了好幾次。

檢起了兩分開的玻璃片和眼鏡框子，兩人走到亭子間去坐定之後，詩人又連發了幾聲似乎帶怨恨的「這怎麼好？」馬得烈伏倒了頭，儘是一言不發地默坐在牀沿上，彷彿是在悔過的樣子。詩人看了他這副樣子，也只好默默不响了。結果馬得烈坐在牀沿上看地板，詩人坐在窗底下的擺在桌前的小方凳上，看屋外的陽光，竟靜悄悄地同死了人似的默坐了幾分鐘。在這幕沈默的悲劇中間，樓底下房東太太床前的擺鐘，却堂堂的敲了兩下。

聽見了兩點鐘敲後，兩人各想說話而又不敢的儘坐在那裏嚴守沈默。詩人回過頭來，向馬得烈的邊捏着兩張鈔票支在牀沿上的右手看了一眼，就按捺不住的輕輕對馬得烈說：

「老馬，我很悲哀！」

停了一會，看看馬得烈還是悶聲不响，詩人就又用了調解似的口氣，對馬得烈說：

「老馬，兩塊玻璃都打破了，你有什麼好法子想？」

馬得烈聽了詩人這句話後，就想出了許多救急的法子來，譬如將破玻璃片用薄紙來糊好，仍復裝進框子裏去，好在打得不十分碎，或者竟用了油墨，在眼圈上畫牠兩個黑圈，就當作了眼鏡之類。然而詩人都不以為然，結果還是他自己的煙世披利純來得好，放開手來向腿上拍了一拍，輕輕對馬得烈說：

「有了，有了，老馬！我想出來了。就把框子邊上留着的玻璃片拆拆乾淨，光把沒有鏡片的框子帶上出去，豈不好麼？」

馬得烈聽了，也喜歡得什麼似的，一邊從床沿上站跳了起來，一邊連聲的說：

「妙極，妙極！」



三十分鐘之後，穿着一身破舊洋服的馬得烈和只戴着眼鏡框子而沒有玻璃片的詩人何馬，就在大世界的露天園裏闊步了。

這一天是三月將盡的一天暮春的午後，太陽晒得宜人，天上也很少雲障，大世界的遊人比往常更加了一倍。薰風一陣陣的吹來，吹得詩人興致勃發。走來走去的走了一陣，他們倆就尋到了滴篤班的臺前去坐下。詩人擱起了腿，張大了口，微微地笑着，一個斜駝的身子和一個載在短短的頸項上的歪頭，儘在合着了滴篤的拍子，向前後左右死勁的擺動。在這滴篤的聲中，他忘記了自己，忘記了旁邊也是張大了口在搖擺的馬得烈，忘記了剛纔打破而使他悲哀的鏡片，忘記了腎臟病，忘記了房東太太，忘記了大小各悲哀，總而言之，他這時候是——以他自己的言語來形容——譬如坐在奧連普斯山上，在和詩神們談心。

在這一個忘我的境界裏翱翔了不久，詩人好像又得了新的煙世披利純的突然站了起來，用了很嚴肅的態度，對旁邊的馬得烈說：

「老馬，老馬，你來！」

兩隻手支住了司的克，張着嘴，搖着身子，正聽得入神的馬得烈，被詩人那麼一叫，倒吃了一驚。呆呆向正在從人叢中擠出去的詩人的圓背看了一會，他也只好立起來，追跟出去。詩人慢慢的在前頭踱，他在後頭跟，到了門樓上高塔下的那間二層樓空房的角裏，詩人又輕輕地很神祕的回過頭來說：

「老馬，老馬，你來，到這裏來！」

馬得烈走近了他的身邊，詩人更向前後左右看了一周，看有沒有旁人在看着。他確定了四週的無人，就拉了馬得烈的手，仍復是很神祕的很嚴肅的對馬得烈說：

「老馬，老馬，請你用力向我屁股上敲牠幾下，敲得越重越好！」

馬得烈弄得莫明其妙，只是張大了眼睛，在向他呆看。他看見了詩人眼睛上的那副只有框子而沒有玻璃的眼鏡，就不由自主的浦的一聲哄笑了出來。詩人還

是很嚴肅很神祕的在擺着屁股，叫他快敲。他笑了一陣，詩人催了一陣，終究爲詩人臉上的那種嚴肅神祕的氣色所屈服，就只好舉起手來，用力向詩人的屁股上撲撲的敲了幾下。

詩人被敲之後，臉上就換了一副很急迫的形容，匆匆的又對馬得烈說：

「謝謝，老馬，你身邊有草紙沒有？我……我要出恭去。」

馬得烈向洋服袋裏摸索了一回，摸出了一張有一二行詩句寫着的原稿廢紙來給他。詩人匆忙跑下樓去大便的中間，馬得烈靠住了牆欄在看底下馬路上正在來往的車馬行人。他看一陣太陽光下的午後的街市，又想一陣詩人的現在的那種奇特的行爲，自家一個人就同瘋子似地呵呵呵呵的笑了起來。

原來詩人近來新患痔疾，當出恭之前，非要加上一種暴力，使肛門的神經麻痺一點，糞便排泄的時候，就非常之痛。等詩人大便回來，經了馬得烈的再三盤問，他纔很羞澀的把這理由講給了馬得烈聽。這時候詩人的臉色已因大便時的創

痛而變了灰白，他的聽滴篤班的興致也似乎減了。慢慢地拖着腿走了幾步，他看看西斜的日脚，就催馬得烈說：

「老馬，時候已經不早了，我們回去罷！」

馬得烈朝他看了一眼，見了他那副眼鏡框子，正想再哄笑出來的時候，又想起了他的痔瘡，和今天午後在扶梯頭朝天絆倒時的悲痛的叫聲，所以只好微笑着，裝了一副同情於他的樣子回答他說：

「好，我們回去罷！」

### 三 到街頭

一

詩人何馬和馬得烈聽了滴篤班出來，立在大世界的門口步道沿上，兩隻眼睛同鷹虎似的光着突向眼鏡圈的外面，上半身斜伏出在腰上，駝着背，灣着腰，並

立着腳，兩手捏緊拳頭，向後放在突出的屁股的兩旁，作了一個矢在弦上的形勢。彷彿是當操體操的時候，得了一個開快步跑的預令，最後的一個跑字還沒有下來的樣子，詩人的頭儘在向東向西，伸直了短短的脖子，在很急速嚴密的注視探看。因為當這將晚的時候，外灘的各公司裏，剛關上門，所以愛多亞路的大道上來往的汽車一乘乘的接連不斷。生來胆子就柔和脆弱，同兔兒爺一樣的詩人何馬，又加上以百四十斤內外的一個團團肉體，想於這汽車飛舞的中間，橫過一條大街，本來是大不容易的事情。結果我們這一位性急的詩人，放出勇氣，急急促促的運行了他那兩隻開步開不大的短腳，合着韻律的急迫原則地搖動他兩隻捏緊拳頭的手，同貓跳似的跑出去又跑回來跑出去又跑回來的跑了好幾趟。終竟是馬得烈歲數大一點，有了忍耐的修養，當何詩人在步道沿邊和大道中心之間在演那快步回還的趣劇的當中，他只突出屁股灣着腰，捏着拳頭，搖轉着眼睛，祇在保着他那持滿不發的開快步跑的預備姿勢。

資本主義的利器，四輪一角的這文明的怪物，好像在和詩人們作對，何馬與馬得烈的緊張的態度，持續了三十分鐘之後，纔能跑過到馬路的這一邊來，那時候天上的春星已經和詩人額上的汗珠一樣，一顆顆的在昏黃的空氣裏搖動了。

詩人何馬，先立住了腳，拿出手帕來揩了一揩頭，很悲哀而緩慢的對馬得烈說：

『喂，老馬，你認不認得回家去的電車路？在這一塊地方，我倒認不清那一條路是走上電車站去的。』

馬得烈茫茫然舉着頭向四周望了一望，也很悲哀似的回答說：

『我，我可也認不得。』

二詩人朝東向西的走了一陣，到後來仍復走到了原地方的時候，方纔覺悟了他們自己的不識地理，何馬就回轉頭來對馬得烈說：

『老馬，我們詩人應該要有覺悟纔好。我想，今後詩人的覺悟，是在坐黃包

「車！」

馬得烈很表同情似的答應了一個「烏衣」之後，何詩人就舉起了他那很奇怪的聲氣，加上了和讀詩時候一樣的抑揚，叫了幾聲；

「黃——汪——包車！」

詩人這樣的昂着頭唱着走着，馬路上的車夫，彷彿是以爲他在念詩，都只舉了眼睛朝他看着，沒有一個跑攏來兜他們的買賣的，倒是馬得烈聽得不耐煩了，最後就放了他那沈重宏壯同牛叫似的聲氣，「黃包車！」的大喝了一聲。

道旁的車夫和前面的詩人，經了這雷鳴似的一聲，都跳了起來。詩人在沒有玻璃的眼鏡框裏張大了眼睛，回轉身來呆立住了，車夫們也三五爭先的搶了攏來三角角子兩角洋鈔的在亂叫。

講了半天的價錢，又突破了一重包圍的難關，在車斗裏很安樂的坐定，苦力的兩隻飛腿一動之後，詩人的煙世披利純又來了。

「噢噢呵！我回來了，我的聖母！

我聽了一曲滴篤的高歌，噢噢呵！

我發了幾聲嗚呼，發了幾聲嗚呼！

.....」

正輕輕的在車斗裏搖着身體念到這裏，車子在一箇燈火輝煌的三叉路口拐了灣，啾的一陣，從黃昏的暖空氣裏，撲過了一陣油炸臭豆腐的氣味來。詩人的肚裏，同時也咕嚕嚕的響了一聲。於是饑餓的實感，就在這「日暮歸來」的詩句裏表現出來了；

「噢噢呵，我還要吃一塊臭豆腐！」

本來是輕輕念着的這一首「日暮歸來」的詩句，因為實感緊張了，到末一句，他就不由自主的放大了聲音衝口吐露了出來。高聲而又有抑揚的念完了這一句「我還要吃一塊臭豆腐」之後，他就接着改了平時講話的口調叫車夫說：



「喂，車夫，你停一停！」

并且又回轉頭來對馬得烈說：

「喂，老馬，我們買兩塊臭豆腐吃吃罷！」

這時候馬得烈也有點覺得餓了，所以就也叫停了車，向洋服袋裏摸出了兩角銀角子來交給已經下車立在那裏的何詩人。他們買了十幾塊火熱的油炸臭豆腐，兩人平分了，坐回車上，一邊被拉回家去，一邊就很舒徐的在綽拉綽拉的咀嚼。在車斗裏自由自在的側躺着身體，嘴啣着臭豆腐，眼看着花花綠綠的上海的黃昏市面，何詩人心裏却在暗想『我這「日暮歸來」的一首詩，倒變了很切實的爲人生而藝術的作品了，啊啊，我這偉大的革命詩人！我索性把末世詩人辭掉了罷，還是做革命詩人的好。』

二

二詩人日暮歸來，到了三江里的寓居之後，那位聖母似的房東太太早在電燈

下擺好了晚餐，在等候他們了。

何詩人因爲臭豆腐吃多了，晚餐的時候減了食量，只是空口把一碗紅燒羊肉吃了大半碗，因此就使馬得烈感到了不滿。但在聖母跟前，馬得烈又不敢直接的對詩人吆喝，因爲怕她看穿他們的圈套，所以只好葛羅葛羅的在喉頭響了一陣之後，對何詩人說：

「喂，老……噢噢，大人，你爲什麼吃飯的時候，老吃得那麼響？」

實在是奇怪得很，詩人當吃飯的時候，嘴裏真有一種特別的響聲發出來。這時候詩人總老是光着兩眼，目不轉睛的釘視住那碗他所愛吃的菜，一方面一筷一筷的同驟雨似的將那碗菜搬運到嘴裏去的中間，一方面他的上下對合攏來的鮎魚嘴裏就會很響亮很急速的敲鳴出一種綽拉綽拉的響聲來，同唱秦腔的時候所敲的兩條棗木一樣。詩人聽了馬得烈的這一句批評之後，一邊仍舊是目不轉睛不停敲的綽拉綽拉着，一邊却很得意的在綽拉聲中微笑着說：

「噯噯，這也是詩人的特徵的一種。老馬，你讀過法國的文學家郎不嚕蘇的「天才和吃飯」沒有？據法國郎不嚕蘇先生說，吃飯吃得響不響，就是有沒有天才的區別。」

詩人因爲只顧吃菜，並沒有看到馬得烈說話時候的同豬臉一樣的表情，所以以爲老馬又在房東太太面前在替他吹捧了，故而很得意的說出了這一箇證明來。其實郎不嚕蘇先生的那部書，他非但沒有看見過，就是聽見人家說的時候，也聽得不很清楚。馬得烈看出了詩人的這一層誤解，就又在喉頭葛羅葛羅的響了一陣，發聲第二句話說：

「喂！噯噯……大人，郎不嚕蘇，怕不是法國人罷！」

詩人聽了這一句話，更是得意了，他以爲老馬在暗地裏造出機會來使他可以在房東太太面前表示他的博學，所以就停了一停嘴裏的綽拉綽拉，笑開了那張鮎魚大口，舉起了那雙在空的眼鏡圈裏光着的眼睛對房東太太看着說：

「老馬，怎麼你又忘了，郎不嚙蘇怎麼會不是法國人呢？他非但是法國人，他并且還是福祿對兒的結拜兄弟哩！」

馬得烈眼看得那碗紅燒羊肉就快完了，喉頭的葛羅葛羅和嘴裏的警告，對詩人都不能發生効力，所以只好三口兩碗的吃完了幾碗白飯，一個人跑上樓上亭子間去發氣去了。

詩人慢慢的吃完了那碗羊肉，把他今天在黃包車上所做的那首「日暮歸來」的革命詩念給了房東太太聽後，就舒舒泰泰的摸上了樓，去打亭子間的門去。

他篤洛篤洛篤的打了半天，房門老是不開，詩人又只好在黑暗裏彎下腰去，輕輕的舉起嘴來，很幽很幽的向鑰匙眼裏送話進去說：

「老馬！老馬！你睡了麼？請你把今天用剩的那張鈔票給我！」

詩人彎着腰，默默的等了半天，房裏頭總沒有回音出來。他又性急起來了，就又在房門上輕輕的篤洛了一下。這時候大約馬得烈也忍耐不住了罷，詩人聽見房裏

頭息索索的響了一陣。詩人正在把嘴拿往鑰匙眼邊，想送幾句話進去的中間，黑暗中却不提防鑰匙眼裏鑽出了一條細長的紙捻兒出來。這細長的紙捻兒越伸越長，牠的尖尖的頭兒却巧突入了詩人的鼻孔。紙捻兒團團深入的在詩人鼻孔裏轉了兩三箇圈，詩人就接連着哈啾哈啾的打了兩三個噴嚏。詩人站立起身，從鼻孔裏抽出了那張紙捻，打開來在暗中一摸，却是那張長方小小的中南紙幣。他在暗中又笑開了口，急忙把紙幣收起，拿出手帕來向嘴上的鼻涕擦了一擦乾淨，便亭銅亭銅的走下扶梯來，打算到街頭去配今天打破的那副洛克式的平光眼鏡去。

但是俗物的眼鏡舖，似乎都在欺侮詩人。他向三江里附近的街上去問了好幾家，結果一塊大洋終於配不成兩塊平光的鏡片。詩人一箇人就私下發了氣，感情於是又緊張起來了。可是感情一動，接着烟世披利純也就來到了心頭，詩人便又拿着了新的妙想。「去印名片去！」他想，「一塊錢配不成眼鏡，我想幾百名片總可以印的。」因為詩人今天在洋車上發見了『革命詩人』的稱號，他覺得『末

世詩人」這塊招牌未免太舊了，大有更一更新的必要，況且機會湊巧，也可以以革命詩人的資格去做牠幾天詩官。所以靈機一動，他就決定把角上有『末世詩人』幾箇小字印着的名片作廢，馬上去印新的有『革命詩人』的稱號的名片去

在燈光燦爛的北四川路上走了一段。找着了一家專印名片的小舖子，詩人踏進去後，便很有詩意的把名片樣子寫給了舖子裏的人看。付了定錢，說好了四日後來取的日期，詩人就很滿足的走了出來。背了雙手，踏着燈影，又走了一陣，他正想在街上來往的人叢中找出一箇可以獻詩給她的理想的女性來的時候，忽而有一家關上排門的店舖子的一張白紙廣告，射到他的眼睛裏來了。這一張廣告上面，有幾箇方正的大字寫着說：『家有喪事，暫停營業一星期。本店主人白』詩人停住了腳，從頭至尾的念了兩遍，歪頭想了一想，就急忙跑回轉身，很快很急的跑回到了那家他印名片的店中。

喘着氣踏進了那家小舖子的門，他抓住了一個伙計，就倉皇急促的問他說：

『你們的店主人呢？店主人呢？』

伙計倒駭了一跳，就進到裏間去請他們的老板出來。詩人一見到笑迷迷地迎出來的中年老板，馬上就急得什麼似的問他說：

『你們，你們店裏在這四天之內，會不會死人的？』

老板倒被他問得奇怪起來了，就對他呆了半晌，纔縐着眉頭回問說：

『先生：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詩人長嘆了一聲，換了一換喉頭接不過來的氣，然後纔詳細詳細的把剛纔看見的因喪事停業的廣告的事情說了出來，最後他又說明着說：

『是不是？假如你們店裏在這四日之內，也要死人的話，那豈不耽誤了我的名片的日期了麼？』

店主人聽到這裏，纔明白了詩人的意思，就忽而變了笑容回答他說：

『先生；你別開玩笑啦，那裏好好的人，四天之內就都會死的呢？你放心

罷，日子總耽誤不了。」

詩人聽了老板這再三保證的話，纔茲放下了心，又很滿足的踏出了店，走上了街頭。

這一回詩人到了街頭之後，却專心致志的開始做尋找理想的女性的工作了。他看見一個女性在走的時候，不管她是聖母不是聖母，總馬上三脚兩步的趕上去，和這女性去並排走着，她若走得快，他也走得快一點，她若走得慢，他也走得慢一點，總裝出一副這女性彷彿是他的愛人的樣子來給旁邊的人看。但是不幸的詩人，回回總是失望，當他正在竭力裝着這一個旁邊並走着的女性是他的愛人的樣子來給旁人看的時候，這一個女性就會於他不注意的中間忽然消失下去。結果弄得在馬路上跟來跟去來回跑走的當中，詩人心裏只積下了幾箇悲哀和一條直立得很酸的頭頸，而理想的可以獻詩給她的女性，却一個也捉抓不着。最後他又失了望，悄悄地立在十字街頭嘆氣的時候，東邊却又來了一箇十分豔麗的二十來



歲的女性。這一回詩人因爲屢次的失望，本想不再趕上去和她並排走了，但是馮婦的慣性，也在詩人身上着了腳，他正在打算的中間，兩隻短腳却不由自主的跑了過去，又和她並了排，又裝成了那一副使旁人看起來彷彿是詩人在和他的愛人散步走路的神氣。因爲失敗的經驗多了，詩人也老練了起來，所以這一次他在注意裝作那一種神氣給旁人看的時候，眼角上也時時顧及到旁邊在和他並走的女性，免得她在不知不覺的當中逃亡消失。這女性却也奇怪，當初她的臉上雖則有一種疑懼嫌惡的表情露着，但看出了詩人的勇敢神妙的樣子以後，也就忽而變了笑容，一邊走着，一邊却悄悄的對他說：

『先生；你是上什麼地方去的？』

詩人一聽到這一種清脆的聲音，又向她的華麗的裝飾上下看了一眼，樂得嘴也閉不攏來，話也說不出了。她看了他這一副痴不像痴傻不像傻的樣子，就索性放大了喉嚨，以拿着皮口袋的右手向前面的高樓一指說：

「我們上酒樓去坐坐談談罷！」

詩人看見了她手裏捏着的很豐滿的那隻裝錢口袋，又看見了那高樓上的點得紅紅綠綠的房間，就話也不回一句，只是笑着點頭，跟了她走進店門走上樓去。

店樓上果然有許多紳士淑女在那裏喝酒猜拳，詩人和女性一道到一張空桌上坐下之後，他就感到了一層在飲食店中常有的那種熱氣。悄悄地向旁邊一看，詩人忽看見在旁邊桌上圍坐着的四位喝得酒醉醺醺的紳士面前，各擺着了一杯泡沫漲得很高的冰淇淋曹達，中間却擺着一盤很紅很熟很美觀的蕃茄在那裏。詩人正在奇怪，想當這暮春的現在，他們何以會熱得這樣，要取這些夏天纔吃的東西，那女性却很自在的和伙計商定酒菜了。

詩人喝了幾杯三鞭壯陽酒，吃了幾碗很鮮很貴的菜後，頭上身上就漲熱了起來，他的話也接二連三的多起來了。他告訴她說，他姓何，是一位革命詩人，他已經做了怎麼怎麼的幾部詩集了，并且不久就要上外國去做詩文專修大學的校長

去。他又說，今天真巧，他會和她相遇，他明天又可以做一部『伊利亞拉』來獻給她，問她願意不願意。那女性奉贈了他許多讚語，並且一定要他卽席做一首詩出來做做今晚的紀念，這時候詩人真快樂極了。她把話停了一停，隨後就又問詩人說：

『何詩人，你今晚上可以和我上大華去看跳舞麼？你若可以爲我拋去一兩個鐘頭的話，那我馬上就去叫汽車去。』

詩人當然是點頭答應的，並且樂得他那張闊長的嘴，一直的張開牽連到了耳根。她叫伙計過來，要他去打電話說：

『喂你到底下去打一箇電話，叫 Dodge Garage 的 Manager Mr. Strange 放一輛頭號的 Hupmobile 過來。』

那伙計聽了這許多外國字，念了好幾遍，終於念不出來，末了只好搖搖頭說：

『太太自家去打罷，電話在樓下賬房的邊上。』

她對伙計笑罵了一聲蠢才，就只好自己拿了皮口袋立起身來走下樓去。

詩人今晚有了這樣的奇遇，早已經是樂得不可言說的了，又加上了幾杯三鞭壯陽酒的熏蒸，更覺得詩興勃發，不能抑遏下去。乘那位女性下樓去打電話的當中，他就光着眼睛，靠着桌子，亨亨的念出了一首即席的詩來：

「曖曖，坐一隻黑潑麻皮兒，

做一首「伊利亞拉」詩，

喝一杯三鞭壯陽酒，

曖曖，我是神仙呂祖的乾兒子。」

他亨着念着，念了半天，那理想的女性終於不走上來，只有前回的那個伙計却拿了一張賬單來問他算賬了。

詩人翻白了眼睛，曖喝曖喝的喀嗽了幾聲，停了一會，把前面呆呆站着的伙計一推，就跳過了一張當路擺着的凳子，想乘勢逃下樓去。但逃不上幾步，就被

伙計拉住了後衣，叫嚷了起來。四面的客人都擠攏來了，伙計和詩人就打作了一堆，在人叢裏亂滾亂跳。這時候先前在詩人桌旁吃冰淇淋曹達的四位醉客，也站起來了。見了詩人的這一種行爲，都抱了不平，他們就拿杯子的拿杯子，拿蕃茄的拿蕃茄，一個個都看準了詩人的頭面：拍拍的將冰淇淋和蕃茄打了過去。於是冰淇淋的黃水，曹達水的泡沫，和蕃茄的紅汁，倒滿了詩人的頭面，詩人的顏面上頭髮上，淋成了一堆一堆的五顏六色的汁水，看過去像變了一張鬼臉。他眼睛已被粘得緊緊掙不開來了。當他東跌西碰，在人叢中摸來摸去的當中，這邊你也是一脚，那邊我也一腿的大家在向他的屁股上踢，結果弄得詩人只閉着眼睛，一邊跳來跳去的在逃避，一邊只在啊啣啊啣的連聲亂叫。

一九二八年三月五日



## 采石磯

文章憎命達，魑魅喜人過。（杜甫）

### (1)

自小就神經過敏的黃仲則，到了二十三歲的現在，也改不過他的孤傲多疑的性質來。他本來是一個負氣殉情的人，每逢興致激發的時候，不論講得講不得的

話，都漲紅了臉，放大了喉嚨，抑留不住的直講出來。聽話的人，若對他的話有些反抗，或是在笑容上，或是在眼光上，表示一些不贊成他的意思的時候，他便要拚命的辯駁，講到後來他那雙黑晶品的眼睛老會張得很大，好像會有火星飛出來的樣子。這時候若有人出來說幾句迎合他的話，那他必喜歡得要奮身高跳，他那雙黑而且大的眼睛裏也必有兩泓清水湧漾出來，再進一步，他的清瘦的頰上就會有感激的眼淚流下來了。

像這樣的發洩一回之後，他總有三四天守着沉默，無論何人對他說話，他總是噤口不作回答的。在這沉默期間內，他也有一個人關上了房門，在那學使衙門東北邊的壽春園西室裏兀坐的時候，也有青了臉，一個人上清源門外的深雲館懷古臺去獨步的時候，也有跑到南門外姑熟溪邊上的一家小酒館去痛飲的時候。不過在這期間內他對人雖不說話，對自家却總一個人老在幽幽的好像講論什麼似的。他一個人，在這中間，無論上什麼地方去，有時或輕輕的吟誦着詩或文句，



有時或對自家嘻笑嘻嘻，有時或望着了天空而作嘆惜，竟似忙得不得開交的樣子。但是一見着人，他那雙呆呆的大眼，舉起來看你一眼，他臉上的表情就會變得同毫無感覺的木偶一樣，人在這時候遇着他，總沒有一個不被他駭退的。

學使的朱笥河，雖則非常愛惜他，但因爲事務煩忙的緣故，所以當他沉默幽鬱的時候，也不能來爲他解悶。當這時候，學使左右上下四五十人中間，敢接近他，進到他房裏去與他談幾句話的，只有一個他的同鄉洪稚存。與他自小同學，又是同鄉的洪稚存，很了解他的性格，見他與人論辯，憤激得不堪的時候，每肯出來爲他說幾句話，所以他對稚存比自家的弟兄還要敬愛。稚存知道他的脾氣，當他沈沈起頭的一兩天，故意的不去近他的身。有時偶然他在出入的要路上遇着的時候，稚存也只裝成一副幽鬱的樣子，不過默默的對他點一點頭就過去了。待他沈沈過了一兩天，暗地裏看他好像有幾首詩做好，或者看他好像已經在市上酒肆裏醉過了一次，或在城外孤冷的山林間痛哭了一場之後，稚存或在半夜或在

清晨，方敢慢慢的走到他的房裏去，與他爭論些離騷或批評些韓昌黎李太白的雜詩，他的沈默之戒也就能因此而破了。

學使衙門裏的同事們，背後雖在叫他作黃瘋子，但當他的面，却個個怕他得很。一則因為他是學使朱公最鍾愛的上客，二則也因為他習氣太深，批評人家的文字，不顧人下得起下不起，只曉得順了自家的性格，直言亂罵的緣故。

他跟提督學政朱簡河公到太平，也有大半年了，但是除了洪稚存朱公二人而外，竟沒有一個第三個人能同他講得上半個鐘頭的話。凡與他見過一面的人，能了解他的，只說他恃才傲物，不可訂交，不能了解他的，簡直說他一點兒學問也沒有，只仗養了朱公的威勢愛發脾氣，他的聲譽和朋友，一年一年的少了下去，他的自小就有的憂鬱症，反一年一年的深起來了。

乾隆三十六年的秋也深了。長江南岸的太平府城裏，已吹到了涼冷的北風，學使衙門西面園裏的楊柳梧桐榆樹等雜樹，都帶起鵝黃的淡色來。園角上荒草叢中，在秋月皎潔的晚上，嘓嘓唧唧的候蟲的鳴聲，也覺得漸漸的幽下去了。

昨天晚上，因為月亮好得很，仲則竟犯了風露，在園裏看了一晚的月亮。在疏疏密密的樹影下走來走去的走着，看看地上同嚴霜似的月光，他忽然感觸舊情，想到了他少年時候的一次悲慘的愛情上去。

『唉！但願你能享受你家庭內的和樂！』

這樣的嘆了一聲，遠遠的向東天一望，他的眼前，忽然現出了一個十六歲的伶俐的少女來。那時候仲則正在宜興沈里讀書，他同學的陳某龔某都比他有錢，但那少女的一雙水盈盈的眼光，却只注視在瘦弱的他的身上。他過年的時候因為要回常州，將別的那一天，又到她家裏去看她，不曉是什麼緣故，這一天她只是對他暗泣而不多說話。同她癡坐了半個鐘頭，他已經走到門外了，她又叫他回

去，把一條當時流行的淡黃綢的汗巾送給了他。這一回當臨去的時候，却是他要哭了，兩人又擁抱着痛哭了一場，把他的眼淚，都揩擦在那條汗巾的上面。一直到航船要開的將晚時候，他纔把那條汗巾收藏起來，同她別去。這一回別後，他和她就再沒有談話的機會了。他第二回重到宜興的時候，他的少年的悲哀，只成了幾首律詩，流露在抄書的紙上：

大道青樓望不遮，年時繫馬醉流霞，風前帶是同心結，杯底人如解語花，下杜城邊南北路，上闌門外去來車，忽忽覺得揚州夢，檢點閑愁在鬢華。

喚起窗前尚宿醒，啼鶻催去又聲聲，丹青舊誓相如札，禪榻經時杜牧情，別後相思空一水，重來回首已三生，雲階月地依然在，細逐空香百遍行。

遮莫臨行念我頻，竹枝留滷淚痕新，多緣刺史無堅約，豈視蕭郎作路人，望裏彩雲疑冉冉，愁邊春水故粼粼，珊瑚百尺珠千斛，難換羅敷未嫁身。

從此音塵各悄然，春山如黛草如煙，淚添吳苑三更雨，恨惹郵亭一夜眠，詎

有青鳥緘別句，聊將錦瑟記流年，他時脫便微之過，百轉千回祇自憐。

後三年，他在揚州城裏看城隍會，看見一個少婦，同一年約三十左右。狀似富商的男人在街上緩步。她的容貌絕似那宜興的少女，他晚上回到了江邊的客寓裏，又做成了四首感舊的雜詩。

風亭月榭記綢繆，夢裏聽歌醉裏愁，牽袂幾曾終絮語，掩關從此入離憂，明燈錦幄珊瑚骨，細馬春山剪剪眸，最憶頻行向回首，此心如水只東流。

而今潘鬢漸成絲，記否羊車並載時，挾彈何心驚共命，撫孤底苦破交枝，如馨風柳傷思曼，別樣烟花惱牧之，莫把鷓鴣弦彈昔昔，經秋憔悴爲相思。

柘舞平康舊擅名，獨將青眼到書生，輕移錦被添晨臥，細酌金卮遣旅情，此日雙魚寄公子，當時一曲怨東平，越王祠外花初放，更向何人緩緩行。

非關惜別爲憐才，幾度紅箋手自裁，湖海有心隨穎士，風情近日逼方回，多時掩幔留香住，依舊窺人有燕來，自古同心終不解，羅浮塚樹至今哀。

他想想現在的心境，與當時一比，覺得七年前的他，正同陽春暖日下的香草一樣，轟轟烈烈，剛在發育。因為當時他新中秀才，眼前尚有無窮的希望，在那裏等他。

『到如今還是依人碌碌！』

一想到現在的這身世，他就不知不覺的悲傷起來了。這時候忽有一陣涼冷的西風，吹到了園裏。月光裏的樹影索索落落的顫動了一下，他也打了一個冷瘧，不曉得是什麼緣故，覺得毛細管，都竦豎了起來。

『似此星辰非昨夜，為誰風露立中宵？——』

於是他就稍微放大了聲音把這兩句詩吟了一遍，又走來走去的走了幾步，一則原想藉此以壯壯自家的膽，二則他也想把今夜所得的這兩句詩，湊成一首全詩。但是他的心思，亂得同水淹的蟻巢一樣，想來想去怎麼也湊不成上下的句子。園外的圍牆裏，打更的聲音和燈籠的影子過去之後，月光更潔練得怕人了。好像是

秋霜已經下來的樣子，他只覺得身上一陣一陣的寒冷了起來。想想窮冬又快到了，他筐裏只有幾件大布的棉衣，過冬若要去買一件狐皮的袍料，非要有四十兩銀子不可，並且家裏他也許久不寄錢去了，依理而論，正也該寄幾十兩銀子回去，爲老母輩添置幾件衣服，但是照目前的狀態看來，叫他能到何處去弄得這許多銀子？他一想到此，心裏又添了一層煩悶。呆呆的對西斜的月亮看了一忽，他却順口念出了幾句詩來：

『茫茫來日愁如海，寄語羲和快著鞭，』

迴環念了兩遍之後，背後的園門裏忽而走了一個人出來，輕輕的叫着說：

『好詩好詩，仲則！你到這時候還沒有睡麼？』

仲則倒駭了一跳，回轉頭來就問他說，

『雅存！你也還沒有睡麼？一直到現在在那裏幹什麼？』

『竹君要我爲他起兩封信稿，我現在剛攔下筆哩！』

「我還有兩句好詩，也念給你聽罷，似此星辰非昨夜，爲誰風露立中宵？」

「詩是好詩，可惜太衰颯了。」

「我想把他們湊成兩首律詩來，但是怎麼也做不成功。」

「還是不做成的好。」

「何以呢？」

「做成之後，豈不是就沒有興致了麼？」

「這話倒也不錯，我就不做了罷。」

「仲則，明天有一位大考據家來了，你知道麼？」

「誰呀？」

「戴東原。」

「我只聞諸葛的大名，却沒有見過這一位小孔子，你聽誰說他要來呀？」

「是北京紀老太太給竹君的信裏說出的，竹君正預備着迎接他呢！」



「周秦以上並沒有考據學，學術反而昌明，近來大名鼎鼎的考據學家很多，偽書却日見風行，我看那些考據學家都是盜名欺世的。他們今日講詩學，明日弄訓詁，再過幾天，又要來談治國平天下，九九歸原，他們的目的，總不外乎一個翰林學士的銜頭，我勸他們還是去參注酷吏傳的好，將來束帶立於朝，由禮部而吏部，或領理藩院，或拜內閣大學士的時候，倒好照樣去做。」

「你又要發癡了，你不怕旁人說你在妒嫉人家的大名的麼？」

「即使我在妒忌人家的大名，我的心地，却比他們的大言欺世，排斥異己，光明得多哩！我究竟不在陷害人家，不在卑污苟賤的迎合世人。」

「仲則！你在哭麼？」

「我在發氣。」

「氣什麼？」

「氣那些掛羊頭賣狗肉的未來的酷吏！」

「戴東原與你有什麼仇？」

「戴東原與我雖然沒有什麼仇，但我是疾惡如仇的。」

「你病剛好，又憤激得這個樣子，今晚上可是我害了你了，仲則，我們爲了這些無聊的人嘔氣也犯不着，我房裏還有一瓶紹興酒在，去喝酒去罷。」

他與洪稚存兩人，昨晚喝酒喝到鷄叫纔睡，所以今朝早晨太陽射照在他窗外的花壇上的時候，他還未曾起來。

門外又是一天清冷的好天氣。紺碧的天空，高得渺渺茫茫。窗前飛過的鳥雀的影子，也帶有些悲涼的秋意。仲則窗外的幾株梧桐樹葉，在這浩浩的白日裏，雖然無風，也蕭索地自在凋落。

一直等太陽射照到他的朝西南的窗下的時候，仲則纔醒，從被裏伸出了一隻手，撩開帳子，向窗上一望，他覺得晴光射目，竟感覺得有些眩暈。仍復放下了

帳子，閉了眼睛，在被裏睡了一忽，他的昨天晚上的亢奮狀態已經過去了，只有秋蟲的鳴聲，梧桐的疏影和雲月的光輝，成了昨夜的記憶，還印在他的今天早晨的腦裏。又開了眼睛呆呆的對帳頂看了一回，他就把昨夜追憶少年時候的情緒想了出來。想到這裏，他的創作慾已經抬頭起來了。從被裏坐起，把衣服一披，他拖了鞋就走上書棹邊上去。隨便拿起了一張棹上的破紙，和一枝墨筆他就叉手寫出了一首詩來：

絡緯啼歇疏梧烟，露華一白涼無邊，纖雲微蕩月沈海，列宿亂搖風滿天。誰人一聲歌子夜，尋聲宛轉空臺榭，聲長聲短鷄續鳴，曙色冷光相激射。

(11)

仲則寫完了最後的一句，把筆擱下，自己就搖頭反覆的吟誦了好幾遍。呆着向窗外的晴光一望，他又拿起筆來伏下身去，在詩的前面填了『秋夜』的兩字，

作了詩題。他一邊在用僕役拿來的面水洗面，一邊眼睛還不能離開剛纔寫好的詩句，微微的仍在吟着。

他洗完了面，飯也不吃，便一個人走出了學使衙門，慢慢的只向南面的龍津門走去。十月中旬的和煦的陽光，不暖不熱的灑滿在冷清的太平府城的街上。仲則在藍蒼的高天底下，出了龍津門，渡過姑熟溪，儘沿了細草黃沙的鄉間的大道，在向着東南前進。道傍有幾處小小的雜樹林，也已現出了凋落的衰容，枝頭未墜的病葉，都帶了黃蒼的濁色，盡在秋風裏微顫。樹梢上有幾隻烏鴉，好像在那裏讚美天晴的樣子，呀呀的叫了幾聲。仲則抬起頭來一看，見那幾隻烏鴉，以樹林作了中心，却在晴空裏飛舞打圈。樹下一塊草地，顏色也有些微黃了。草地的周圍，有許多縱橫潔淨的白田，因為稻已割盡，祇留了點點的稻草根株，靜靜的在享受陽光。仲則向四面一看，就不知不覺的從官道上，走入了一條衰草叢生的田塍小路裏去。走過了一塊乾淨的白田，到了那樹林的草地上，他就在樹下坐

下了。靜靜地聽了一忽鴉噪的聲音，他舉頭却見了前面的一帶秋山，劃在晴朗的天空中間。

『相看兩不厭，只有敬亭山。』

這樣的念了一句，他忽然動了登高望遠的心思。立起了身，他就又回到官道上了。走了半個鐘頭的樣子，他過了一條小橋，在橋頭樹林裏忽然發見了幾家泥牆的矮草舍。草舍前空地上，一隻在太陽裏躺着的白花犬，聽見了仲則的脚步聲，嗚嗚的叫了起來。半掩的一家草舍門口，有一個五六歲的小孩跑出來窺看他了。仲則因為將近山麓了，想問一聲上謝公山是如何走法的，所以就對那跑出來的小孩問了一聲。那小孩把小手指頭含在嘴裏，好像怕羞似的一語也不答又跑了進去。白花犬因為仲則站住不走了，所以叫得更加厲害，過了一會，草舍門裏又走出了一個頭上包青布的老農婦來。仲則作了笑容恭恭敬敬的問她說：

『老婆婆，你可知道前面的是謝公山不是？』

老婦搖搖頭說：

「前面的是龍山。」

「那麼謝公山在那裏呢？」

「不知道，龍山左面的是青山，還有三里多路啦。」

「是青山麼？那山上有墳墓沒有？」

「墳墓怎麼會沒有！」

「是的，我問錯了，我要問的，是李太白的墳。」

「噢，李太白的墳麼？就在青山的半腳。」

仲則聽了這話，喜歡得很，便告了謝，放輕脚步從一條狹小的歧路折向東南的謝公山去。謝公山原來就是青山，鄉下老婦只曉得李太白的墳，却不曉得青山一名謝公山，仲則一想，心裏覺得感激得很，恨不得想拜她一下。他的很易激動的感情，幾乎又要使他下淚了。他漸漸的前進，路也漸漸窄了起來，路兩旁的雜

樹矮林，也一處一處的多起來了。又走了半個鐘頭的樣子，他走到青山脚下了。在細草簇生的山坡斜路上，他遇見了兩個砍柴的小孩，唱着山歌，挑了兩肩短小的柴擔，鬪頭在走下山來。他立住了腳，又恭恭敬敬的問說：

「小兄弟，你們知道李太白的墳是在那裏的？」

兩小孩好像沒有聽見他的話，儘管在向前的衝來。仲則讓在路旁，一面又放聲發問了一次。他們因為儘在唱歌，沒有注意到仲則，所以仲則第一次問的時候，他們簡直不知道路上有一個人和他們鬪頭的走來，及走到了仲則的身邊，看他好像在發問的樣子，他們纔歇了歌唱，忽而向仲則驚視了一眼。聽了仲則的問話，前面的小孩把手向仲則的背後一指，好像求同意似的，回頭來向後面的小孩看着說：

「李太白？是那一個墳罷？」

後面的小孩也爭着以手指點說：

「是的，是那一個有一塊白石的墳。」

仲則回轉了頭，向他們指着的方向一看，看見幾十步路外有一堆矮林，矮林邊上果然有一穴前面有一塊白石的低墳躺在那裏。

「啊，這就是麼？」

他的這嘆聲裏，也有驚喜的意思，也有失望的意思，可以聽得出來。他走到了墳前，只看見了一個雜草生滿的荒塚。並且背後的那兩小孩的歌聲，也已漸漸的幽了下去，忽然聽不見了，山間的沉默，馬上就擴大了開來，包圍在他的左右上下。他爲這沉默一壓，看看這一堆荒塚，又想到了這荒塚底下葬着的是一個他所心愛的薄命詩人，心裏的一種悲感，竟同江潮似的湧了起來。

「啊啊，李太白，李太白！」

不知不覺的叫了一聲，他的眼淚也同他的聲音同時滾下來了。微風吹動了墓草，他的模糊的眼淚，好像看見李太白的墳墓在活起來的樣子。他向墳的周圍走



了一圈，又回到墓門前來跪下了。

他默默的在墓前草上跪坐了好久。看看四圍的山間透明的空氣，想想詩人的寂寞的生涯，又回想到自家的現在被人家虐待的境遇，眼淚只是落落續續的流淌下來。看看太陽已經低了下去，墳前的草影長起來了，他方把今天睡到了日中纔起來，洗面之後跑出衙門，一直還沒有取過食物的事情想了出來，這時候却一忽兒的覺得饑餓起來了。

(四)

他挨了餓，慢慢的朝着了斜陽。走回來的時候，短促的秋日，已經變成了蒼茫的白夜。他一面賞玩着日暮的秋郊野景，一面一句一句的儘在那裏想詩。敲開了城門，在燈火零星的街上，走回學使衙門去的時候，他的弔李太白的詩也吃完了。

「束髮讀君詩，今來展君墓。清風江上灑然來，我欲因之寄微慕。嗚呼，有才如君不免死，我固知君死非死，長星落地三千年，此是昆明劫灰耳。高冠岌岌佩陸離，縱橫學劍胸中奇，陶鑄屈宋入大雅，揮灑日月成瑰詞。當時有君無着處，卽今遺躅猶相思。醒時兀兀醉千首，應是鴻濛借君手，乾坤無事入懷抱，只有求仙與飲酒。一生低首唯宣城，墓門正對青山青。風流輝映今猶昔，更有灞橋驢背客，（賈島墓亦在側）此間地下真可觀，怪底江山總生色。江山終古月明裏，醉魄沈沈呼不起，錦袍畫舫寂無人，隱隱歌聲繞江水。殘膏賸粉灑六合，猶作人間萬餘子。與君同時杜拾遺，窆石却在瀟湘湄，我昔南行曾訪之，衝雲慘慘通九疑，卽論身後歸骨地，儼與詩境同分馳。終嫌此老太憤激，我所師者非公誰？人生百年要行樂，一日千杯苦不足，笑看樵牧語斜陽，死當埋我茲山麓。」

仲則走到學使衙門裏，只見正廳上燈燭輝煌，好像是在那裏張宴。他因爲人

已疲倦極了，所以便悄悄的回到了他住的壽春園的西室。命僕役搬了菜飯來，在燈下吃了一碗，洗完手面之後，他就想上床去睡，這時候稚存却青了臉，張了鼻孔，作了悲寂的形容，走進他的房來了。

『仲則，你今天上什麼地方去了？』

『我倦極了，我上李太白的墳前去了一次。』

『是謝公山麼？』

『是的，你的樣子何以這樣的枯寂？沒有一點兒生氣？』

『唉，仲則，我們沒有一點小名氣的人，簡直還是不出外面來的好。啊啊，

文人的卑污呀！』

『是怎麼一回事？』

『昨天晚上我不是對你說過了麼？那大考據家的事情。』

『哦，原來是戴東原到了。』

「仲則，我真佩服你昨晚上的議論。戴大家這一回出京來，拿了許多名人的薦狀，本來是想到各處來弄幾個錢的。今晚上竹君辦酒替他接風，他在席上聽了竹君誇獎我我的話，就冷笑了一臉說「華而不實」。仲則，叫我如何忍受下去呢！這樣卑鄙的文人，這樣的只知排斥異己的文人，我真想和他拚一條命。」

「竹君對他這話，也不說什麼麼？」

「竹君自家也在著『十三經文字同異』，當然是與他志同道合的了。並且在盛名的前頭，那一個能不爲所屈，啊啊，我恨不能變一個秦始皇，把這些卑鄙的僞儒 殺個乾淨。」

「僞儒另外還講些什麼？」

「他說你的詩他也見過，太少忠厚之氣，并且典故用錯的也着實不少。」

「混蛋，這樣的胡說亂道，天下難道還有真是非麼？他住在什麼地方？去

去，我也去問他個明白。」

「仲則，且忍耐着罷，現在我們是鬧他不贏的。如今世上盲人多，明眼人少，他們只有耳朵，沒有眼睛，看不出究竟誰清誰濁，只信名氣大的人，是好的，不錯的。我們且待百年後的人來判斷罷！」

「但我終覺得忍耐不住，稚存，稚存。」

「……………」

「稚存，我我……我想……想回家去了。」

「……………」

「稚存，稚存，你……你……你怎麼樣？」

「仲則，你有錢在身邊麼？」

「沒有了。」

「我也沒有了。沒有川資，怎麼回去呢？」

仲則的性格，本來是非常激烈的，對於戴東原的這辱罵自然是忍受不過去的，昨天晚上和稚存兩人默默的在房間裏走來走去走了半夜，打算回常州去，又因為沒有路費，不能回去。當半夜過了，學使衙門裏的人都睡着之後，仲則和稚存還是默默的背着了手在房裏走來走去的走。稚存看看燈下的仲則的清瘦的影子，想叫他睡了，但是看看他的水汪汪的注視着地板的那雙眼睛，和他的全身在微顫着的憤激的身體，却終說不出話來，所以稚存舉起頭來對仲則偷看了好幾眼，依舊把頭低下去了。到了天將亮的時候，他們兩人的憤激已消散了好多，稚存就對仲則說：

「仲則，我們的真價，百年後總有知者，還是保重身體要緊。戴東原不是史官，他能改變百年後的歷史麼？一時的勝利者未必是萬世的勝利者，我們還

該自重些。」

仲則聽了這話，就舉起他的一雙水汪汪的眼睛，對稚存看了一眼。呆了一忽，他纔對稚存說：

「稚存，我頭痛得很。」

這樣的講了一句，仍復默默的俯了首，走來走去走了一回，他又對稚存說：

「稚存，我怕要病了。我今天走了一天，身體已經疲倦極了，回來又被那僞儒這樣的辱罵一場，稚存，我若是死了，要你爲我復仇的呀！」

「你又要說這些話了，我們以後還是務其大者遠者，不要在那些小節上消磨我們的志氣罷！我現在覺得戴東原那樣的人，並不在我的眼中了。你且安睡罷。」

「你也去睡罷，時候已經不早了。」

仲則一個人還在房裏俯了首走來走去的走了好久，後來他覺得實在是

頭痛不過了，纔上床去睡。他從睡夢中哭醒來了好幾次。到第二天中午，稚存進他房去看他的時候，他身上發熱，兩頰緋紅，儘在那裏講譫語。稚存到他床邊伸手到他頭上去一摸，他忽然坐了起來問稚存說：

『京師諸名太史說我的詩怎麼樣？』

稚存含了眼淚勉強笑着說：

『他們都在稱讚你，說你的才在漁洋之上。』

『在漁洋之上？呵呵，呵呵。』

稚存看了他這病狀，就止不住的流下眼淚來，本想去通知學使朱笥河，但因爲怕與戴東原遇見，所以只好不去。稚存用了溼手巾把他頭腦涼了一涼，他纔睡了一忽。不上三十分鐘，他又坐起來問稚存說：

『竹君，……：竹君怎麼不來？竹君怎麼這幾天沒有到我房裏來過？難道他果真信了他的話了麼？我要回去了，我要回去了，我要回去了，誰願意住在這裏！』



稚存聽了這話，也覺得這幾天竹君對他們確有些疏遠的樣子，他心裏雖則也感到了非常的悲憤，但對仲則却只能裝着笑容說：

『竹君剛纔來過，他見你睡着在這裏，教我不要驚醒你來，就悄悄的出去了。』

『竹君來過了麼？你怎麼不講？你怎麼不教他把那大盜趕出去？』

稚存驅仲則睡着之後，自己也哭了一個爽快。夜陰侵入到仲則的房裏來的時候，稚存也在仲則的床沿上睡着了。

(六)

歲月遷移了。乾隆三十七年的新春帶了許多風霜雨雪到太平府城裏來，一直到了正月盡頭，天氣方纔晴朗，臥在學使衙門東北邊壽春園西室的病夫黃仲則，也同陰暗的天氣一樣，到了正月盡頭却一天一天的強健了起來。本來是清瘦的

他，遭了這一場傷寒重症，更清瘦得可憐。但稚存與他的友情，經了這一番患難，倒變得是一天濃厚似一天了。他們二人各對各的天分，也更互相尊敬了起來，每天晚上，各講自家的抱負，總要講到三更過後纔肯入睡，兩個靈魂，在這前後，差不多要化作一個的樣子。

二月以後，天氣忽而變暖了。仲則的病體也眼見得強壯了起來。到二月半，仲則已能起來往浮邱山下的廣福寺去燒香去了。

他的孤傲多疑的性質，經了這一番大病，並沒有什麼改變。他總覺得自從去年戴東原來了一次之後，朱竹君對他的態度，不如從前的誠懇了。有一天日長的午後，他一個人在房裏翻開舊作的詩稿來看，却又看見了去年初見朱竹君學使時候的一首『上朱笥河先生』的柏梁古體詩。他想想當時一見如舊的知遇，與現在的無聊的狀態一比，覺得人生事事，都無長局。拿起筆來他就又添寫了四首律詩到詩稿上去。

抑情無計總飛揚，忽忽行迷坐若忘，遁擬鑿坏因骨傲，吟還帶索爲愁長，聽猿詎止三聲淚，繞指真成百鍊鋼，自傲一嘔休示客，恐將冰炭置人腸。

歲歲吹簫江上城，西園桃梗託浮生，馬因識路真疲路，蟬到吞聲尚有聲，長缺依人遊未已，短衣射虎氣難平，劇憐對酒聽歌夜，絕似中年以後情。

齋肩火色負輪囷，臣壯何曾不若人，文倘有光真怪石，足如可析是勞薪，但工飲啖猶能活，尚有琴書且未貧，芳草滿江容我采，此生端合付靈均。

似綺年華指一彈，世途惟覺醉鄉寬，三生難化心成石，九死空嘗膽作丸，出郭病軀愁直視，登高短髮愧旁觀，升沈不用君平卜，已辦秋江一釣竿。

(七)

天上沒有半點浮雲，濃藍的天色受了陽光的蒸染，蒙上了一層淡紫的晴霞，千里的長江，映着幾點青螺，同逐夢似的流奔東去。長江腰際，青螺中一個最大

的采石山前，太白樓開了八面高窗，倒影在江心牛渚中間；山水，樓閣，和樓閣中的人物，都是似醉似癡的在那裏點綴陽春的烟景；這是三月上巳的午後，正是安徽提督學政朱笥河公在太白樓大會賓客的一天。翠螺山的峯前峯後，都來往着與會的高賓，或站在三台閣上，在數水平線上的來帆，或散在牛渚磯頭，在尋前朝歷史上的遺蹟。從太平府到采石山，有二十里的官路。澄江門外的沙郊，平時不見有人行的野道上，今天熱鬧得差不多路空不過五步的樣子。八府的書生，正來當途應試，聽得學使朱公的雅興，都想來看看朱公藥籠裏的人材。所以江山好處，蛾眉燃犀諸亭都爲遊人佔領去了。

黃仲則當這青黃互競的時候，也不改他常時的態度。本來是纖長清瘦的他，又加以久病之餘，穿了一件白袷春衫，立在人叢中間，好像是怕被風吹去的樣子。清癯的頰上，兩點紅暈，大約是薄醉的風情。立在他右邊的一個肥矮的少年，同他在那裏看對岸的青山的，是他的同鄉同學的洪稚存。他們兩人在采石山

上下走了一轉回到太白樓的時候，柔和肥胖的朱笏河笑問他們說：

『你們的詩做好了沒有？』

洪稚存含着了微笑搖頭說：

『我是閉門覓句的陳無已。』

萬事不肯讓人的黃仲則，就搶着笑說：

『我却做好了。』

朱笏河看了他這一種少年好勝的形狀，就笑着說：

『你若是做了這樣快，我就替你磨墨，你寫出來罷。』

黃仲則本來是和朱笏河說說笑話的，但等得朱笏河把墨磨好，橫軸攤開來的時候，他也不得不寫了。他拿起筆來，往墨池裏掃了幾掃，就模模糊糊的寫了下去：

紅霞一片海上來，照我樓上華筵開，傾觴綠酒忽復盡，樓中謫仙安在哉？謫

仙之樓樓百尺，笕河夫子文章伯，風流彷彿樓中人，千一百年來此客。是日江上彤雲開，天門淡掃雙蛾眉，江從慈母磯邊轉，潮到燃犀亭下回，青山對面客起舞，彼此青蓮一坯土。若論七尺歸蓬蒿，此樓作客山是主。若論醉月來江濱，此樓作主山作賓。長星動搖若無色，未必常作人間魂，身後蒼涼盡如此，俯仰悲歌亦徒爾！杯底空餘今古愁，眼前忽盡東南美，高會題詩最上頭，姓名未死重山邱，請將詩卷擲江水，定不與江東向流。

不多幾日，這一首太白樓會宴的名詩，就喧傳在長江兩岸的士女的口上了。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二十日午前

## 離散之前

### 一

戶外的蕭索的秋雨，愈下愈大了。檐漏的滴聲，好像送葬者的眼淚，儘在嗒嗒的滴。壁上的掛鐘在一刻前，雖已經敲了九下，但這間一樓一底的屋內的空氣，還同黎明時一樣，黝黑得悶人。時有一陣涼風吹來；後面窗外的一株梧桐樹，被風搖撼，就淅淅瀝瀝的振下一陣枝上積雨的水滴來。

本來是不大的樓下的前室裏，因為中間亂堆了幾隻木箱子，愈加覺得狹小了。正當中的一張圓桌上也縱橫排列了許多書籍，破新聞紙之類，在那裏等待主人的整理。丁零零後門的門鈴一響，一個二十七八的非常消瘦的青年，走到這亂堆着行裝的前室裏來了。跟在他後面的一個三十內外的娘姨（女傭），一面倒茶，一面對他說：

『他們在樓上整理行李。』

那青年對她含了悲寂的微笑，點了一點頭，就把一件雨衣脫下來，掛在壁上，且從木箱堆裏，拿了一張可以折疊的椅子出來，放開坐了。娘姨回到後面廚房去之後他呆呆的對那些木箱書籍看了一眼，眼睛忽而紅潤了起來，輕輕的喀了一陣，他額上漲出了一條青筋，頰上湧現出了兩處紅暈，從袋裏拿出一塊白手帕子來向嘴上揩了一揩，他又默默的坐了三五分鐘。最後他拿出一枝紙煙來吸的時候，同時便面朝着二樓上叫了兩聲：



『海如！海如！鄙！鄙！』

銅銅銅銅的中間扶梯上響了一下，兩個穿日本衣服的小孩，跑下來了。他們還沒有走下扶梯，口中就用日本語高聲叫着說：

『于伯伯！于伯伯！』

海如穿了一件玄色的作業服，慢慢跟在他的兩個小孩的後面。兩個小孩走近了姓于的青年坐着的地方，就各跳上他的腿上去坐，一個小一點的弟弟，用了不完全的日本語對姓于的說：

『爸爸和媽媽要回到很遠很遠的地方——去。』

海如也在木箱堆裏拿出一張椅子來，坐定之後，就問姓于的說：

『實夫，你究竟上北京去呢，還是回浙江？』

于實夫兩手抱着兩個小孩舉起頭來回答說：

『北京糟得這個樣子，便去也沒有什麼法子好想，我仍復決定了回浙江』

去。」

說着，他又咳了幾聲。

「季生上你那裏去了麼？」

海如又問他說。質夫搖了一搖頭，回答說：

「沒有，他說上什麼地方去的？」

「他出去的時候，我托他去找你同到此地來吃中飯的。」

「我的同病者上那裏去了？」

「斯敬是和季生一塊兒出去的。季生若不上你那裏去，大約是替斯敬去尋房

子去了罷！」

海如說到這裏，他的從日本帶來的夫人，手裏抱了一個未滿週歲的小孩，也走下了樓，參加入了他們談話的團體之中。她看見兩個大小孩都擠在質夫身上，

便厲聲的向大一點的叱着說：

「倍媿，還不走開！」

把手裏抱着的小孩交給了海如，她又對質夫說：

「剩下的日子，沒有幾日了，你也決定了麼？」

「噯噯，我已經決定了回浙江去。」

「起行的日子已經決定之後，反而是想大家更在一塊多住幾日的吶！」

「可不是麼？我們此後，總是會少離多。你們到了四川，大概是不會再出來了。我的病，經過冬天，又不知要起如何的變化。」

「你到還好，霍君的病，比你更厲害哩，曾君爲他去尋房子去了，不曉得尋得着尋不着？」

質夫和海如的夫人用了日本話在談這些話的時候，海如抱了小孩，儘瞪着兩眼，在向戶外的雨絲呆看。

「啓行的時候，要天晴纔好哩！你們比不得我，這條路長得很呀！」

質夫又對鄺夫人說。夫人眼看看戶外的雨腳，也拖了長聲說：

『啊啊！這個雨真使人不耐煩！』

後門的門鈴又響了，大家的視線，注視到從後面走到他們坐着的前室裏來的戶口去。走進來的是一個穿洋服的面色黝黑的紳士和一個背脊略駝的近視眼的穿羅罷須軋的青年。後者的面色消瘦青黃，一望而知爲病人。見他們兩個進來了，海如就問說：

『你們尋着了房子沒有？』

他們同時回答說：

『尋着了！』

『尋着了！』

原來穿洋服的是曾季生，穿羅罷須軋的是霍斯敬。霍斯敬是從家裏出來，想到日本去的，但在上海染了病，把路費用完，寄住在曾季生鄺海如的這間一樓一

底的房子裏。現在曾鄺兩人受了壓迫，不得不走了，所以寄生的霍斯敬，也就不得不另尋房子搬家。于質夫雖在另外的一個地方住，但他的住處，比曾鄺兩人的還要可憐，并且他和曾鄺處於同一境遇之下，這一次的被迫，他雖說病重，要回家去養病，實際上他和曾鄺都有說不出的悲憤在心的。

## 二

曾鄺子，都是在日本留學時候的先後的同學。三人的特性家境，雖則各不相同，然而他們的好義輕財，傾心文藝的性質，却彼此都是一樣。因為他們所受的教育，比別人深了一點，所以他們對於世故人情，全不通曉。用了虛偽卑劣的手段，在社會上占得優勝的同時代者，他們都痛疾如仇。因此，他們所發的言論，就不得不動輒受人的攻擊。一二年來，他們用了死力，振臂狂呼，想挽回頹風於萬一，然而社會上的勢利，真如草上之風，他們的拚命的奮鬥的結果，不值得有

錢有勢的人一拳打。他們的雜誌著作的發行者，起初是因他們有些可取的地方，所以請他們來，但看到了他們的去路已經塞盡，別無方法好想了，就也待他們苛刻起來。起先是供他們以零用，供他們以衣食住的，後來用了釜底抽薪的法子，把零用去了，衣食去了，現在連住的地方也生問題了。原來這一位發行業者的故鄉，大旱大水的荒了兩年，所以有一大批他的同鄉來靠他爲活，他平生是以孟嘗君自命的人，自然要把會鄺于的三人和他的同鄉的許多農工小吏，同排在食客之列，一視同仁的待遇他們。然而一個書籍發行業的收入，究竟有限，而荒年鄉民的來投者漫無涯際，所以會鄺于三人的供給，就不得不一日一日的減縮下去。他們三人受了衣食住的節縮，身體都漸漸的衰弱起來了。到了無可奈何的現在，他們只好各往各的故鄉奔。會是湖南，鄺是四川，于是浙江。

正當他們被逼迫得無可奈何想奔回故鄉去的這時候，却來了一個他們的後輩霍斯敬。斯敬的家裏，一貧如洗，這一回，他自東京回國來過暑假，半月前暑假

期滿出來再赴日本的時候，他把家裏所有的財產全部賣了，祇得了六十塊錢作東渡的旅費。一個賣不了的年老的寡母，他把她寄在親戚家裏。偏是窮苦的人運氣不好，斯敬到上海——他是于質夫的同鄉——染了感冒，變成了肺炎加答兒。他的六十塊錢的旅費，不消幾日，就用完了，曾鄺于與他同病相憐，四五日前因他在醫院裏的用費浩大，所以就請他上那間一樓一底的屋裏去同住。

然而曾鄺于三人，為自家的生命計，都決定一同離開上海，動身已經有日期了。所以依他們為活，而又無家可歸的霍斯敬，在他們啓行之前，便不得不上別處去找一間房子來養病。

### 三

曾鄺于霍四個人和鄺的夫人小孩們，在那間屋裏，吃了午膳之後，雨還是落個不住。于質夫因為天氣冷了，身上沒有夾襖夾衣，所以就走出了那間一樓一底

的屋，冒雨回到他住的那發行業者的堆棧裏來。想睡到棉被裏去取熱。這堆棧正同難民的避難所一樣，近來住滿了那發行業者的同鄉。于質夫因為怕與那許多人見面談話，所以一到堆棧，就從書堆裏幽幽手的摸上了樓，脫了雨衣，倒在被窩裏睡了。他的上床，本只爲躲在棉被裏取熱的緣故，所以雖躺在被裏，他終不能睡着，眼睛看着了屋頂，耳朵聽聽窗外的秋雨，他的心裏，儘在一陣陣的酸上來。他的思想，就飛來飛去的在空中飛舞：

『我的養在故鄉的小孩！現在你該長得大些了吧。我的寄住在岳家的女人，你不在恨我麼？啊啊，真不願意回到故鄉去！但是這樣的被人虐待，餓死在上海，可也是不值得。……』

風加緊了，灰膩的玻璃窗上橫飄了一陣雨過來，質夫對窗上看了一眼，嘆了一口氣，仍復在繼續他的默想：

『可憐的海如，你的兒子妻子如何的養呢？可憐的季生斯敬，你們連兒女妻



子都沒有，啊啊，兼有你們兩種可憐的，仍復是我自己。全家都在秋風裏，九月衣裳未剪裁。……茫茫來日愁如海，寄語義和快着鞭。……啊啊，黃仲則當時，還有一個畢秋帆，現在連半個畢秋帆也沒有了！……今日愛才非昔日，莫拋心力作詞人。……我去教書去罷，然而然而教書的時候，也要卑鄙齷齪的去結成一黨纔行。我去拉車去罷！啊啊，這一雙手，這一雙祇剩了一層皮一層骨頭的手，那裏還拉得動呢？……啞啞，……啞啞。啞啞啞啞啞……」

他咳了一陣，頭腦倒空了一空，幾秒鐘後，他聽見樓下有幾個人在說：

「樓上的那位于先生，怎麼還不走？他走了，我們也好寬敞些！」

他聽了這句話，一個人的臉上紅了起來。樓下講話的幾個發行業者的親戚，好像以為他還沒有回來，所以在那裏直吐心腹，又誰知不幸的他，却巧聽見了這幾句私語。他想作掩耳盜鈴之計，想避去這一種公然的侮辱，只好裝了自己是不在樓上的樣子。可憐他現在喉嚨頭雖則癢得非常，却不得不死勁的忍住不略出來

了。忍了幾分鐘，一次一次的喀嗽，都被他壓了下去。然而最後的一陣喀嗽，無論如何，是壓不下去了，反而同防水堤潰決了一樣，他的屢次被壓下去的喀嗽，一時發了出來。他大喀一場之後，面漲得通紅，身體也覺得倦了。張着眼睛躺了一忽，他就沈沈的沒入了睡鄉，啊啊！這一次的入睡，他若是不再醒轉來，那是何等的幸福呀！

#### 四

第二天的早晨，秋雨晴了。雨後的天空，更加藍得可愛。修整的馬路上，被夜來的雨洗淨了泥沙，雖則空中有鳴鳴的涼風吹着，地上却不飛起塵沙來。大約是午前十點鐘的光景，于質夫穿了一件夏布長衫。在馬路上走向鄺海如的地方去吃飯去。因為他住的堆棧裏，平時不煮飯，大家餓了，就弄點麥食吃吃。于質夫自小就嬌養慣的，麥食怎麼也吃不來。他的病，大半是因於這有一頓無一頓的飲

食上來的，所以他甯願跑幾里路——他坐電車的錢也沒有了——上廣演如那裏去吃飯。并且鄭與會幾日內就要走了，三人的聚首，以後也不見得再有機會，因此于質夫更想時刻不離開他們。

于質夫慢慢的走到了靜安寺近邊的鄭會同住的地方，看見後門口有一乘黃包車停着。質夫開進了後門，走上堂前去的時候，只見鄭會和鄭夫人都呆呆的立在那裏。兩個小孩也不聲不響的立在他們媽媽的邊上。質夫闖進了這一幕靜默的啞劇裏與他們招呼了一招呼，也默默的呆住了。過了幾分鐘，樓上仆通仆通的霍斯敬提了一個籐篋走了下來。他走到了四人立着的地方，把籐篋擺了一擺，灰灰頹頹的對鄭會等三人說：

『對不起，攪擾了你們許多天數，你們上船的時候，我再來送。分散之前，我們還要聚談幾回罷！』

說着把他的那雙近視眼更瞅了一瞅，回轉來問質夫說：

「你總還沒有走罷！」

質夫含含糊糊的回答說：

「我什麼時候都可以走的。大家走完了，我一個人還住在上海幹什麼？大約送他們上船之後我就回去的。」

質夫說着用臉向鄺會一指。

霍斯敬說了一聲「失敬」，就俯了首慢慢的走上後門邊的黃包車去，鄺夫人因為下了眼淚，所以不送出去，其餘的三人和小孩子都送他的車子出馬路，到看不見了方纔回來。回來之後，四人無言的坐了一忽，海如纔幽幽的對質夫說：

「一個去了。啊啊！等我們上船之後，祇剩了你從上海乘火車回家去，你不怕孤寂的麼？還是你先走的好罷，我們人數多一點，好送你上車。」

質夫很沈鬱的回答說：

「誰先走，誰送誰倒沒有什麼問題，只是我們二年來的舊門，即將等於零

了。啊啊！想起來，真好像在這裏做夢。我們初出季刊週報的時候，與現在一比，是何等的懸別！這一期季刊的稿子，趁他們還沒有付印，去拿回來罷。」

鄭海如又幽幽的回答說：

『我也在這樣的想，週報上如何的一個啓事呢？』

『還要什麼啓事，停了就算了。』

質夫憤憤的說。

海如又接續說：

『不登啓事，怕人家不曉得我們的苦楚，要說我們有頭無尾。』

質夫索性自暴自棄的說：

『人家知道我們的苦楚，有什麼用處？還再想出來弄季刊週報的復活麼？』

只有曾季生聽了這些話，却默默的不作一聲，儘在那裏摸臉上的瘰粒。

吃過午飯之後，他們又各說了許多空話，到後來大家出了眼淚纔止。這一晚質夫終究沒有回到那同牢獄似的堆棧裏去睡。

## 五

會齋動身上船的前一日，天氣陰悶，好像要下雨的樣子。在靜安寺近邊的那間一樓一底的房子裏，於午前十一時，就裝了一桌魚肉的供菜，擺在那張圓桌上，上首尸位裏，疊着幾冊叢書季刊，一細週報和日刊紙。下面點着一雙足斤的巨燭，會齋于霍的四人，喝酒各喝得微醉，在那裏展拜。海如拜將下去，叩了幾個響頭，大聲的說：

『詩神請來受饗，我們因為意志不堅，不能以生命為犧牲，所以想各逃回各的故鄉去保全身軀。但是藝術之神們喲，我們為你們而受的迫害也不少了。我們決沒有厭棄你們的心思。世人都指斥我們是不要緊的，我們只要求你們

能了解我們，能爲我們說一句話，說「他們對於藝術却是忠實的。」我們幾個意志薄弱者，明天就要勞燕東西的分散了，再會不知還是在這地球之上呢？還是在死神之國？我們的共同的工作，對我們物質上雖沒有絲毫的補益，但是精神上却把我們煅煉得同古代邪教徒那樣的堅忍了。我們今天離散之前，打算以我們自家的手把我們自家的工作來付之一炬，免得他年被不學無術的暴君來蹂躪。」

這幾句話，因爲他說的時候，非常嚴肅，弄得大家欲哭不能，欲笑不可。他們四人拜完之後，一大堆的叢書季刊週報日刊都在天井裏燒毀了。有幾片紙灰，飛上了空中，直達到屋檐上去。在火堆的四面默默站着的他們四個，只聽見霍霍的火燄在那裏響。





## 煙影

### 一

每天想回去，想回去，但一則因為咳血咳得厲害，怕一動就要發生意外；二則因為幾個稿費總不敷分配的原因，終於在上海的一間破落人家的前樓裏住下了的文樸，這一天午後，又無情無緒地在秋陽和暖，灰土低翔的康腦脫馬路上試他的孤獨的慢步。

以節季而論，這時候晚秋早已過去，閏年的十月，若在北方，早該是冰凍天寒，朔風狂雪在橫施暴力的時候，而這江南一廓，却依舊是秋光澄媚，日暖風和，就是道旁的兩排阿葛西亞，樹葉也還沒有脫盡。四面空地裏的雜草，也不過顏色有點枯黃，別緻的人家的籬落，還有幾處青色，在那裏迎送斜陽哩！

然而時間的痕跡，終於看得出來，道路兩旁的別墅前頭的白楊綠竹；漸離塵市，漸漸增加起來的隙地上的衰草斜陽；和路上來往的幾個行人身上的服飾，無一點不在表現殘秋的凋落。文樸慢慢地向西走去，轉了幾個灣，看看兩旁新築的別莊式的洋房漸漸稀少起來了，就想回轉脚步，尋出原來的路來，走回家去。

回頭轉來，從一條窄狹的，兩邊有一丈來高的竹籬夾住的小路穿過，又走上了一條斜通東西的大道上的時候，前面遠遠的忽而飛來了一乘蛋白色的新式小汽車。文樸拿出手帕來掩住口鼻，把身子打側，穩穩的站在路旁，想讓汽車過去，但是出乎他意料之外，那乘汽車，突然的在離他五六尺路的地方停住了。同時從

「車座上『噢，老文，你在這裏幹什麼？』的叫了一聲，文樸平時走路——尤其是  
在田野裏散步——的時候，總和夢遊病者一樣，眼睛凝視着前面的空處，注意力  
全部內向，被吸收在漫無聯絡的空想中間；視野裏非有印象特別深刻的對象，譬  
如很美麗的自然風景，極雅緻的建築或十分嬌艷的異性之類，斷不能喚醒他的幻  
夢的，所以這一回忽而聽到了汽車裏的呼聲，文樸倒吃了一驚，把他半日來的一  
條思索的線路打斷了。」

「噢，你也在上海麼？幾時出京的？」

文樸的清瘦的面上同時現出了驚異和欣喜的神情，含了一臉枯寂的微笑，急  
遽地問了一聲；問後他馬上搶上前去，伸出手來去捏他朋友的一隻套着皮手套的  
右手。

「你怎麼也到上海來了呢？聽說你在××，幾時到這裏的？現在住在什麼地  
方？」

文樸被他朋友一問，倒被問得臉上有點紅熱起來了。因爲他這一次在××大學教書，係受了兩三個被人收買了的學生的攻擊，同逃也似的跑到上海來的。到上海之後，他本來想馬上回北京去，但事不湊巧，年年不息的內戰，又在津浦沿線勃發了。姦淫擄掠，放火殺人，在在皆是，那些匪不像匪，兵不像兵的東西，惡毒性成，決不肯放一個老百姓，平安地行旅過路的。況平日裏講話不謹慎的文樸，若冒了烽鏑，往北進行，那這時候恐難免不爲亂兵所殺戮。本來生死的問題，由文樸眼裏看來，原也算不得一回什麼了不得的大事。但一樣的死，他却希望死在一個美人的懷裏，或者也應該於月白風清的中夜，死在波光容與的海上。被這些比禽獸還不如的中國軍人來砍殺，他以爲還不如被一條毒蛇來咬死的時候，更光榮些。因此被他的在上海的幾位窮朋友一勸，他就貓貓虎虎的住下了。現在受了他半年餘不見的老友的這一問，提醒了他目下的進退兩難的境況，且使他回想起了一個月前頭，幾個兇惡的學生趕他的情形，他心裏又覺得害羞，

又覺得難過，所以只是默默的笑著，不回答一句話。他的朋友，知道他的脾氣，所以也不等他的回話，就匆促地繼續問他說：

『你近來身體怎麼樣？怎麼半年多一點不見，就瘦得這一個樣兒？我看你的背脊也有點駝了。喂，老文，兩三年前的你的鬧酒的元氣，上那裏去了？』

文樸聽了他老友的这一番責備不像責備，慰問不像慰問的說話，心裏愈是難過，喉舌愈覺得乾硬了。舉起了一雙潮潤的眼睛，呆看着他朋友的很壯健的臉色，他只好仍舊維持着他那一臉悲涼的微笑，默默地不作一聲。他的朋友，把車門開了，讓他進去同坐，他只是搖搖頭，不肯進去。到後來他的朋友沒有方法，就只好把車攔在道旁跳下來和他走了一段，作了些懷舊之談，漸漸地引他談到他現在的經濟狀況上去。文樸起初還不肯說，經他朋友屢次三番的盤詰，他纔把『現在一時橫豎不能北上，但很想乘此機會回浙江的故里去休養休養；可是他的經濟狀況，又不許可』的話說了。他的朋友還沒有把這一段話聽完之先，就很不經

意地從褲子袋裏摸出了一個煙盒子來獻給他看：

『你看這盒子怎麼樣？』

一邊說着，一邊他就開了盒子，拿了一枝香煙出來。隨即把盒子蓋上，遞給文樸之後，他又從另外的褲腳袋裏摸出一個石油火盒來點火吸煙。文樸看了這銀質鑲金的煙盒，心裏倒也很覺得可愛，但從吐血的那一天起，因為怕咳，不十分吸煙，所以空空把盒子玩了一回，並不開起蓋子拿煙來吸，又把這盒子交還了他的朋友，他朋友對他笑了一笑，向天噴了一口青煙，輕輕地對他說：

『這煙盒你該認得吧？是密斯李送我的。現在她已經嫁了，我留在這裏，倒反加添我的懊惱，請你爲我保留幾天，等下次見面的時候，你再還我，或者簡直永久地請你保管過去也好。』

文樸手裏拿了烟盒，和他朋友一邊談話，一邊走向汽車停着的地方去。他的朋友因爲午後有一位外國小姐招他去吃茶，所以於這時候一個人坐汽車出來的。

外國小姐的住宅，去此地也不遠了。到了汽車旁邊，他朋友又強要文樸和他一塊兒去，文樸執意不肯，他的朋友也就上車向前開了。開了兩步他朋友又止住了車，回頭來叫文樸說：

『烟盒的夾層裏，還有幾張票子在那裏，請你先用——』

話還沒有說完，他的汽車却突突的向前飛奔開走了。文樸呆呆的向西站住了腳，只見夕陽影裏起了一層透明灰白的飛塵，汽車的響聲漸漸地幽了下去，汽車的影子也漸漸地小下去了。

## (二)

文樸的朋友，本來是英國倫敦大學的畢業生，回國以後，就在北京××銀行當會計主任。朋友的父親，也是民國以來，許多總長中間的一個。在北京的時候，文樸常和他上胡同裏去玩，因此二人的交情，一時也很親密。不過文樸自出

京上××城以來，半年多和他還沒有通過一封信，這一次忽漫相逢，在夕陽將晚的途中，又在人事常遷的海上，照理文樸應該是十分的喜悅，至少也應該和他在這十里洋場裏大喝大鬧的玩幾天的，但是既貧且病的文樸，目下實在沒有這樣的興致了。

文樸慢慢地走近寓所的時候，短促的冬日，已將墜下山去了，西邊的天上，散滿了紅霞。他寓所附近的街巷裏，也滿擠着了些從學校裏回家的小孩和許多從××書局裏散出來的賣智識的工人。天空中起了寒風，從他的脚下，吹起了些泊拉丹奴斯的敗葉和幾陣灰土來，文樸的心裏，不知不覺的感着了一種日暮的悲哀，就在街上的寒風裏站住了。過了一會，看見對面油酒店裏上了電燈，他也就輕輕地摸上他租在那裏的那間前樓來，想倒在牀上，安息一下，可是四面散放在那裏的許多破舊的書籍，和遠處不知何處飛來的一陣嘈雜的市聲，使他不住地回憶到少年時候的他故里的景像上去。把懷中的鐵錶拿出來一看，去六點鐘尚有三



刻多鐘，又於無意之中，把他朋友留給他的銀盒打開來看時，夾層裏，果然有五十餘元的紙幣插在裏頭。他的平穩的腦裏忽而波動起來了。不待第二次的思索，他就從牀上站了起來，換了幾件衣服，匆促下樓，一雇車就跑上滬甯火車站去趕乘杭州的夜快車去。

### 三

在刻版的時間裏夜快車到了杭州，又照刻版的樣子下了客店，第二天的旁午，文樸的清影，便在倒溯錢塘江而上的小汽船上逍遙了。

富春江的山水，實在是天下無雙的妙景。要是中國人能夠稍爲有點氣魄，不是年年爭賊互殺，那麼恐怕瑞士一國的買賣，要被這杭州一帶的居民奪盡。大家只知道西湖的風景好，殊不知去杭州幾十里，逆流而上的錢塘江富春江上的風光，纔是天下的絕景哩！嚴子陵的所以不出來做官的原因，一半雖因爲他的夫人

比陰麗華還要美些，然而一大半也許因為這富春江的山水，夠使他看不起富貴神仙的緣故。

一江秋水，依舊是澄盪澈底？兩岸的秋山，依舊在嫵娜迎人。蒼江幾曲，就有幾簇葦叢，幾灣村落，在那裏點綴。你坐在輪船艙裏，只須抬一抬頭，關面就有江岸烏柏樹的紅葉和去天不遠的青山向你招呼。

到上海之後，吐血吐了一個多月，豪氣消磨殆盡，連伸一個懶腰都怕背脊骨脫損的文樸，忽而身入了這個比圖畫還優美的境地，也覺得胸前有點生氣回復轉來了。

他斜靠着欄杆，舉頭看看靜肅的長空，又放眼看看四面山上的濃淡的摺痕，更向清清的江水裏，吐了幾口帶血的濃痰，就覺得當年初從外國回來的時候的興致，又勃然發作了。但是這一種童心的來復，也不過是暫時的現象，到了船將要近他的故里的時候，他的心境，又忽而灰頹了起來。他想起了幾百年來的傳習緊

圍着的他的家庭，想起了年老好管閑事的他的母親，想起了鄉親的種種麻煩的糾葛，就不覺打了幾個寒噤，把頭接連向左右搖了好幾次。

小汽船停了幾處，江上的風景，也換了幾回，他的在遠地的時候，總日夜在想念，而身體一到，就要使他生出恐怖和厭惡出來的故鄉近在目前了。汽笛叫了一聲，轉過山嘴，就看得見許多縱橫錯落緊疊着的黑瓦白牆的房屋，沿江岸圍聚在那裏。計算起來，這城裏大約也有三四千家人家的光景。靠江岸一帶，樣子和二三十年前一樣，無論那一塊石頭，那一間小屋，文樸都還認得。雖則是正午已過，然而這小縣城裏，彷彿也有幾家遲起的人家，有幾處午飯的炊烟，還在晴空裏繚繞。

文樸臉上，仍復是含了悲涼的微笑，在慢慢的跟着了下船的許多人，走上碼頭，走回家去。文樸的家，本來就離船碼頭不遠，他走到了家，從後門開了進去，只有他的一位被舊式婚姻所害，和他的哥哥永不同居的嫂嫂，坐在廚房前的

偏旁起坐室裏做針線。

『啊，三叔，你回來了麼？』

她見了文樸，就這樣帶着驚喜的叫了起來。文樸對她只是笑笑，略點了一點頭，輕咳了幾聲，他纔開始問嫂嫂說：『我娘呢？』

『上新屋去監工去了。』她一邊答應，一邊就站起來，往廚下去燒茶和點心去。文樸坐着的這間起坐室，本來就在廚房前頭，只隔了一道有門的薄板壁，所以他嫂嫂雖在起火燒茶，同時也可和文樸接談。文樸從嫂嫂的口中，聽得了許多家裏的新造房屋等近事，一邊也將他自己這幾個月的生活，和病狀慢慢的報告了出來。

『北京的三嬸好麼？』

這係指去年剛搬出去住在北京的文樸的女人說的，她們妯娌兩個，從去年不見以後，相隔也差不多有一年了。文樸聽了他嫂嫂的這一問，忽而驚震了一下。

因爲他自從××大學被逐，逃到上海之後，足有兩個多月，還沒有接到他女人的一封信過。他想到了在北京的一家的開銷，和許久沒有錢匯回去的事情，面上竟現出了一層慘澹的表情來。幸而他嫂嫂在廚下，看不出他的面色，所以停了一會，他纔把國內戰爭劇烈，信息不通的事情說了。

半天的興奮，使文樸於喝了幾口茶，吃了一點點心之後，感到了疲倦，就想上樓去睡去。那樓房本來是他和他女人還住在家裏的時候的臥室。結婚也在這一間房裏結的。他成年的飄流在外頭，他的女人活守着空閨，白天侍候他的母親，晚上一個人在燈下抱了小孩洒淚的痕跡。在灰黑的牆壁上，坍塌的器具上，和龐大的木牀上，處處都可以看得出來。文樸看看這些舊日經他女人用過的器具，和壁上還掛在那裏的一張她的照相，心裏就突然的酸了起來。他癱坐在牀沿上，儘在呆看着前面的玻璃窗外的午後的陽光，把睡魔也驅走了。他覺得和他那可憐的女人，是永也不能再見，而這一間空房，彷彿是她死後還沒有人進來過的樣子。一

層冷寞的情懷和一種沉悶的雰圍氣，重重的壓上他的心來了。

(四)

文樸在那間臥房裏呆呆的坐在那裏出神，不曉得經了好久，他纔聽見樓下彷彿是他母親回來的樣子，嫂嫂在告訴她說：

『三叔回來了，睡在樓上。』

文樸聽了，倒把心定了一定，嘆了一口氣，就從他的淒切的回憶世界裏醒過來。上面裝着他特有的那種悲涼的笑容，他就向樓下叫了一聲『娘！』這時候他纔知道冬天的一日已經向晚，房內有點黝黑起來了。

走下了樓，洗了手臉，還沒有坐下，他母親就問他這一回有沒有錢帶回來。

他聽了又笑了一笑對她說：

『錢倒是有的，可是還存在銀行裏。』

「那麼可以去取的呀！」

「這錢麼，只有人家好取，而我自家是取不動的，哈哈……」

「文樸強裝的笑了半面，看看他母親的神氣不對，就沉默了下去。

晚飯的時候，文樸和他的母親，在洋燈下對酌。他替母親斟上了幾杯酒之後，她的脾氣又發了。

「樸吓樸，你自家想想看，我年紀也老了……你在外邊掙錢掙得很多，我那裏看見你有一個錢拿回來過？……你自己也要做父母的，倘使你培植了一個兒女，到了掙錢的時候把你丟開，你心裏好過不好過？……你爸爸死的時候……你還只是軟頭貓那麼的一隻！……你這一種情節這一種情節大約總不在那裏回想想看的吧！……」

文樸還只是含了微笑，一聲也不響，低了頭，拚命的在喝酒，一邊看見他母親的酒杯乾了，他就替她斟上，她一邊喝，一邊講的話更加多起來了：

「樸吓樸，我還有幾年好活？人有幾個六十歲？……你……你有對你老婆的百分之心的對待我，怕老天爺還要保佑你多掙幾個錢哩！……」

文樸這時候酒也已經有點醉了，臉上的笑容，漸漸的收斂了起來，臉色也有點青起來了。他額上的一條青筋漲了出來，兩邊臉上連着太陽窩的幾條筋，儘在那裏抽動。他母親還在繼續她的數說：

「樸吓樸，你的兒子，可以不必要他去讀書的，……我在痛你吓，我怕你將來把兒子培植大了之後，也和我一樣的吃苦吓！……你的女人……」

文樸聽見她提到了他的女人來，心裏也無端的起了一種悲感，彷彿在和他對酌的，並不是他的母親，她所數說的，也並不是他自己的事情。他只覺得面前有一個人在那裏說，世上有怎樣怎樣的一個男人和怎樣怎樣的一個女人，在那裏受怎樣怎樣的生離之苦。將這一對男女受苦的情形，確鑿的在心眼上刻畫了一回，他忽而哇的一聲哭了出來，被自家的哭聲驚醒了醉夢，他便舉目看了他母親一



眼。從珠簾似的眼淚裏看過去，他只見了許多從淚珠裏反映出來的燈火，和一張小小的，縐紋很多的母親的歪了的臉。他覺得他的老母，好像也受了酒的燻蒸，在那裏哭泣。從坐位裏站了起來，輕輕走上他母親的身邊，他把一隻手按在她的肩上，一隻手拍着她的背，含了淚聲，繼續地勸慰她說：

『娘！好啦，……好啦，飯……飯冷了，……您吃飯，……您……您吃飯吧！……』

這時候他們屋外的狹巷裏，正有一個更夫走過，在擊柝聲裏，文樸聽見銅鑼鏗鏗的敲了兩下。

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六日。

# 原书空白页

## 遲桂花

××兄：突然間接着我這一封信，你或者會驚異起來，或者你簡直會想不出這發信的翁某是什麼人。但仔細一想，你也不在做官，而你的境遇，也未見得比我的好幾多倍，所以將我忘了的這一回事，或者是還不至於的，因為這除非是要貴人或境遇很好的人，纔做得出來的事情。前兩禮拜爲了採辦結婚的衣服家具之類，纔下山去。有好久不上城裏去了，偶爾去城裏一看，真是像丁令威的化鶴歸來，觸眼新奇，宛如隔世重生的人。在一家書舖門口走過，一抬頭就看

見了幾冊關於你的傳記評論之類的書。再踏進去一閱，纔知道你的著作竟積成了八九冊之多了。將所有的你的和關於你的書全買將回來一讀，彷彿是又接見了十餘年不見的你那副音容笑語的樣子。我忍不住了，一遍兩遍的儘在翻讀，愈讀愈想和你通一次信，見一次面。但因這許多年數的不看報，不識世務，不親筆硯的緣故，終於下了好幾次決心，而仍不敢把這心願來實現。現在好了，關於我的一切結婚的事情的準備，也已經料理到了十之七八，而我那年老的娘，又在打算着於明天一侵早就進城去，早就上牀去躺下了。我那可憐的寡妹，也因爲白天操勞過了度，這時候似乎也已經墜入了夢鄉，所以我可以靜靜兒的來練這久未寫作的筆，實現我這已經懷念了有半個多月的心願了。

提筆寫將下來，到了這裏，我真不知將如何的從頭寫起。和你相別以後，不通聞問的年數，隔得這麼的多，讀了你的著作以後，心裏頭觸起的感覺情緒，又這麼的複雜，現在當這一刻的中間，洶湧盤旋在我腦裏想和你談談的

話，的確，不止像一部二十四史那麼的繁而且亂，簡直是同將要爆發的火山內層那麼的熱而且烈，急遽尋不出一個頭來。

我們自從房州海岸別來，到現在總也約莫有十多年光景了罷！我還記得那一天晴冬的早晨，你一個人立在寒風裏送我上車回東京去的情形。你那篇南遷的主人公，寫的是不是我？我自從那一年後，竟爲這胸腔的惡病所壓倒，與你再見一次面和通一封信的機會也沒有，就此回國了。學校當然是中途退了學，連生存的希望都沒有了的時候，那裏還顧得到將來的立身出世？那裏還顧得到身外的學藝修能？到這時候爲止的我的少年豪氣，我的絕大雄心，是你所曉得的。同級同鄉的同學，只有你和我往來得最親密。在同一公寓裏同住得最長久的，也只有你一個人。時常勸我少用些功，多保養身體，預備將來爲國家爲人類致大用的，也就是你。每於風和日朗的晴天，拉我上多摩川上井之頭公園及武藏野等近郊去散步閒遊的，除你以外，更沒有別的人了。那幾年高等學校時

代的愉快的生活，我現在只教一閉上眼，還歷歷透視得出來，看了你的許多初期的作品，這記憶更加新鮮了，我的所以愈讀你的作品，愈想和你通一次信者，原因也就在這些過去的往事的追懷。這些都是你和我兩人所共有的過去，我寫也沒有寫得你那麼好，就是不寫你總也還記得的，所以我不想再說。我打算詳細向你來作一個報告的，就是從那年冬天回故鄉以後的十幾年光景的山居養病的生活情形。

那一年冬天咯了血，和你一道上房州去避寒，在不意之中，又遇見了那個肺病少女——是真砂子罷？連她的名字我都忘了——無端惹起了那一場害人害己的戀愛事件，你送我回東京之後，住了一個多禮拜，我就回國來了。我們的老家在離城市有二十來里地的翁家山上，你是曉得的。回家住下，我自己對我的病，倒也沒什麼驚奇駭異的地方，可是我痰裏的血絲，臉上的蒼白，和身體的瘦削，卻把我那已經守了好幾年寡的老母急壞了，因為我那短命的父親，也

是患這同樣的病而死亡的。於是她就四處的去求神拜佛，採藥求醫，急得連粗茶淡飯都無心食用，頭上的白髮，也似乎一天一天的加多起來了。我哩！戀愛已經失敗了，學業也已輟了，對於此生，原已沒有多大的野心，所以就落得去由她擺布，積極地雖盡不得孝，便消極地盡了我的順。初回家的一年中間，我簡直門外也不出一步，各色各樣的奇形的草藥，和各色各樣的異味的單方，差不多都嘗了一個遍。但是怪得很，連我自己都滿以為沒有希望的這致命的病症，一到了回國後所經過的第二個春天，竟似乎有神助似地，忽然減經了，夜熱也不再發，盜汗也居然止住，痰裏的血絲早就沒有了，我的娘的喜歡，當然是不必說，就是在家裏替我煮藥縫衣，代我操作一切的我那位妹妹，也同春天的天候一樣，時時展開了她的愁眉，露出了她那副特有的真真是討人歡喜的笑容。到了初夏，我藥也已經不服，有興致的時候，居然也能夠和她們一道上山前山後去採採茶，摘摘菜，幫她們去服一點小小的勞役了。是在這一年的——

回家後第三年的——秋天，在我們家裏，同時發生了兩件似喜而又可悲，說悲卻也可喜的悲喜劇。第一，就是我那妹妹的出嫁，第二，就是我在城裏的那家婚約的解除。妹妹那年十九歲了，男家是只隔一支山嶺的一家鄉下的富家。他們來說親的時候，原是因為我們祖上是世代讀書的，總算是來和詩禮人家攀婚的意思。定親已經定過了四五年了，起初我娘卻嫌妹妹年紀太小，不肯馬上准他們來迎娶，後來就因為我的病，一擱就又擱起了兩三年。到了這一回，我的病總算已經恢復，而妹妹卻早到了該結婚的年齡了，男家來一說，我娘也就應允了他們，也算完了她自己的一件心事。至於我的這家親事呢，卻是我父親在死的前一年為我定下的，女家是城裏的一家相當有名的舊家。那時候我的年紀雖還很小，而我們家裏的不動產卻著實還有一點可觀。并且我又是一個長子，將來家裏要培植我讀書出世是無疑的，所以那一家舊家居然也應允了我的婚事。以現在的眼光看來，這門親事，當然是我們去竭力高攀的，因為杭



州人家的習俗，是吃粥的人家的女兒，非要去嫁吃飯的人家不可的。還有鄉下姑娘，嫁往城裏，倒是常事，城裏的千金小姐，卻不大會下嫁到鄉下來的，所以當時的這個婚約，起初在根本上就有點兒不對。後來經我父親的一死，我們家裏，喪葬費用，就用去了不少。嗣後年復一年，母子三人，只吃着家裏的死飯。親族戚屬，少不得又要對我們孤兒寡婦，時時加以一點剝削。母親又忠厚無用，在出賣田地山場的時候，也不曉得市價的高低，大抵是任憑族人在從中鉤搭。就因這種種關係的結果，到我考取了官費，上日本去留學的那一年，我們這一家世代讀書的翁家山上的舊家，已經只剩得一點僅能維持衣食的住屋山場和幾塊荒田了。當我初次出國的時候，承蒙他們不棄，我那未來的親家，還送了我些贖儀路肴。後來於冬假暑假回國的期間，也曾央原媒來催過完姻，可是接着就是我那致命的病症的發生，與我的學校的中輟，於是兩三年中，他們和我們的中間，便自然而然的斷絕了交往。到了這一年的秋晚，當我那妹妹嫁

後不久的時候，女家忽而又央了原媒來對母親說：『你們的大少爺，有病在身，婚娶的事情，當然是不大相宜的，而他家的小姐，也已經下了絕大的決心，立志終身不嫁了，所以這一個婚約，還是解除了的好。』說着就打開包裹，將我們傳紅時候交去的金玉如意，紅綠帖子等，拿了出來，退還了母親。我那忠厚老弱的娘，人雖則無用，但面子卻是死要的，一聽了媒人的這一番說話，目瞪口呆，立時就滾下了幾顆眼淚來。幸虧我在旁邊，做好做歹的對娘勸慰了好久，她纔含着眼淚，將女家的回禮及八字全帖等檢出，交還了原媒。媒人去後，她又上山後我父親的墳邊去大哭了一場，直到傍晚，我和同族鄰人等一道去拉她回來，她在路上，還流着滿臉的眼淚鼻涕，在很傷心地嗚咽。這一齣賴婚的怪劇，在我只有高興，本來是並沒有什麼大不了的，可是由頭腦很奮的她看來，卻似乎是翁家世代的顏面家聲，都被他們剝盡了。自此以後，一直下來，將近十年，我和她母子二人，就日日的寡言少笑，相對焚燼，直到前年

的冬天，我那妹夫死去，寡妹回來為止，兩人所過的，都是些在煉獄裏似的沉悶的日子。

說起我那寡妹，她真也是前世不修。人雖則很大，身體雖則很強壯，但她的天性，卻永遠是一個天真活潑的小孩子。嫁過去那一年，來回郎的時候，她還是笑嘻嘻地如同上城裏去了一趟回來了的样子，但雙滿月之後，到年下邊回來的時候，從來不曉得悲泣的她，竟對我母親吊起眼淚來了。她們夫家的公公雖則還好，但婆婆的繁言客齷，小姑的刻薄尖酸，和男人的放蕩兇暴，使她一天到晚過不到一刻安閒自在的生活。工作操勞本係是她在家的時候所慣習的，倒並不以為苦，所最難受的，卻是多用一枝火柴，也要受婆婆責備的那一種儉約到不可思議的生活狀態。還有兩位小姑，左一句尖話，右一句毒語，彷彿從前我娘的不准他們早來迎娶，致使她們的哥哥染上了遊蕩的惡習，在外面養起了女人，這一件事情，完全是我妹妹的罪惡。結婚之後，新郎的惡習，仍

舊改不過來，反而是在城裏他那舊情人家裏過的日子多，在新房裏過的日子少，這一筆賬，當然又要寫在我妹妹的身上。婆婆說她不會侍奉男人，小姑們說她不會勸不會騙。有時候公公看得難受，替她申辯一聲，婆婆就尖着喉嚨，要罵上公公的臉去：『你這老東西！臉要不要，臉要不要，你這扒灰老！』因我那妹夫，過的是這一種不自然的生活，所以前年夏天，就染了急病死掉了，於是我那妹妹又多了一個尅夫的罪名。妹妹年輕守寡，公公少不得總要對她客氣一點，婆婆在這裏就算抓住了扒灰的證據，三日一場吵，五日一場鬧，還是小事，有幾次在半夜裏，兩老夫婦還會大哭大罵的喧鬧起來。我妹妹於有一回被罵被逼得特別厲害的爭吵之後，就很堅決地搬回到了家裏來住了。自從她回來之後，我娘非但得到了一箇很大的幫手，就是我們家裏的沈悶的空氣，也緩和了許多。

這就是和你別後，十幾年來，我在家裏所過的生活的大概。平時非但不上

城裏去走走，當風雪盈途的冬季，我和我娘簡直有好幾箇月不出門外的時候。我妹妹回來之後，生活又約略變過了。多年不做的焙茶專業，去年也竟出產了一二百斤。我的身體，經了十幾年的靜養，似乎也有一點把握了，從今年起我并且在山上的晏公祠裏參加了一箇訓蒙的小學，居然也做了一位小學教師。但人生是動不得的，稍稍一動，就如滾石下山，變化便要接連不斷的簇生出來。我因爲在教教書，而家裏頭又勉強地幹起了一點事業，今年夏季，居然又有人來同我議婚了。新娘是近隣鄉村裏的一位老處女，今年二十七歲，家裏雖稱不得富有，可也是小康之家。這位新娘，因爲從小就讀了些書，曾在城裏進過學堂，相貌也還過得去——好幾年前，我曾經在一處市場上看見她過一眼的——故而高不湊，低不就，等閒便度過了她的錦樣的青春。我在教書的學校裏的那位名譽校長——也是我們的同族——本來和她是舊親，所以這位校長，就在中間做了個傳紅線的冰人，我獨居已經慣了，并且身體也不見得分外強健，

若一結婚，難保得舊病的不會復發，故而對這門親事當初是斷然拒絕了的。可是我那年老的母親，卻仍是雄心未死，還在想我結一頭親，生下幾個玉樹芝蘭來，好重振重振我們的這已經墜落了很久的家聲，於是這親事就又同當年生病的時候服草藥一樣，勉強地被壓上我的身上來了。我哩，本來也已經入了中年了，百事原都看得很穿，又加以這十幾年的疏散和無爲，覺得在這世上任你什麼也沒甚大不了的事情，落得隨隨便便的過去，橫豎是來日也無多了，只教我母親喜歡的話，那就是我稍稍犧牲一點意見也使得。於是這婚議，就在很短的時間裏，成熟得妥妥帖帖，現在連迎娶的日期也已經揀好了，是舊歷九月十二。

是因爲這一次的結婚，我纔進城裏去買東西，纔發見了多年不見的你這老友的存在，所以結婚之日，我想請你來我這裏吃喜酒，大家來談談過去的事情。你的生活，從你的日記和著作中看來，本來也是同雲遊的僧道一樣的，讓

出一點工夫來，上這一區僻靜的鄉間來住幾日，或者也是你所喜歡的事情。你來，你一定來，我們又可以回顧一回顧一去而不復返的少年時代。

我娘的房間裏，有起響動來了，大約天總就快亮了罷。這一封信，整整地費了我一夜的時間和心血，通宵不睡，是我回國以後十幾年來不曾有過的經驗，你單只看取了我的這一點熱忱，我想你也不好意思不來。

啊，鷄在叫了，我不想再寫下去了，還是讓我們見面之後，再來談罷！

一九三二年九月

翁則生上

剛在北平住了箇把月，重回到上海的翌日，和我進出的一家書舖裏，就送了這一封掛號加郵託轉交的厚信來。我接到了這信，捏在手裏，起初還以為是一位我認識的作家，寄了稿子來託我代售的，但翻轉信背一看，卻是杭州翁家山的翁某某所發，我立時就想起了那位好學不倦，面容嫵媚，多年不相聞問的舊同學老翁。他的名字叫翁矩，則生是他的小名。人生得矮小娟秀，皮色也很白淨，因而

看起來總覺得比他的實際年齡要小五六歲。在我們的一班裏，算他的年紀最小，操體操的時候，總是他立在最後的，但實際上他也只不過比我小了兩歲。那一年寒假之後，和他同去房州避寒，他的左肺炎，已經被結核菌損蝕得很厲害了。住不上幾天，一位也住在那近邊養肺病的日本少女，很熱烈地和他要好了起來，結果是那位肺病少女的因興奮而病劇，他就同失了舵的野船似地遷回到了中國。以後一直十多年，我雖則在大學裏畢了業，但關於他的消息，卻一向還不曾聽見有人說起過。拆開了這封長信，上書室去坐下，從頭至尾細細讀完之後，我呆視着遠處，茫茫然如失了神的樣子，腦子裏也觸起了許多感慨與回思。我遠遠的看出了他的那種柔和的笑容，聽見了他的沈靜而又清澈的聲氣。直到天將暗下去的時候，我一動也不動，還坐在那裏冥想，而樓下的家人卻來催吃飯晚了，在吃晚飯的中間，我就和家裏的人談起了這位老同學。將那封長信的內容約略說了一遍，家裏的人，就勸我落得上杭州去旅行一趟，像這樣的秋高氣爽的時節，白白



地消磨在煤煙灰土很深的上海，實在有點可惜，有此機會，落得去吃他的喜酒。

第二天仍舊是一天晴和爽朗的好天氣，午後二點鐘的時候，我已經到了杭州城站，在雇車上翁家山去了。但這一天，似乎是上海各洋行與機關的放假的日子，從上海來杭州旅行的人，特別的多。城站前面停在那裏候客的黃包車，都被火車上下來的旅客雇走了，不得已，我就只好上一家附近的酒店去吃午飯。在吃酒的當中，問了問堂倌以去翁家山的路徑，他便很詳細地指示我說：

『你只教坐黃包車到旗下的陳列所，搭公共汽車到四眼井下來走上去好了。

你又沒有行李，天氣又這麼的好，坐黃包車直去是不上算的。』

得到了這一箇指教，我就從容起來了，慢慢的喝完了半斤酒，吃了兩大碗飯，從酒店出來，便坐車到了旗下。恰好是三點前後的光景，湖六段的汽車剛載滿了客人，要開出去。我到了四眼井下車，從山下稻田中間的一條石板路走進滿覺隴去

的時候，太陽已經平西到了三五十度斜角度的樣子，是牛羊下來，行人歸舍的時候了。在滿覺隴的狹路中間，果然遇見了許多中學校的遠足歸來的男女學生的隊伍。上水樂洞口去坐下喝了一碗清茶，又拉住了一位農夫，問了聲翁則生的名字，他就曉得很詳細地告訴我說：

『是山上第二排的朝南的一家，他們那間樓房頂高，你一上去就可以看得見的。則生要討新娘子了，這幾天他們正在忙着收拾。這時候則生怕還在晏公祠的學堂裏哩。』

謝過了他的好意，付過了茶錢，我就順着上煙霞洞去的石級，一步一步的走上了山去。漸走漸高，人聲人影是沒有了，在將暮的晴天之下，我只看見了許多樹影。在半山亭裏立住歇了一歇，回頭向南東一望，看得見的，只是些青蔥的山，和如雲的樹，在這些綠樹叢中，又是些這兒幾點，那兒一簇的屋瓦與白牆。

『啊啊，怪不得他的病會得好起來了，原來翁家山是在這樣的一箇好地方。』

煙霞洞我兒時也會來過的，但當這樣清爽的秋天，於這一箇西夕陽東上月的時刻，獨立在山中的空亭裏，來仔細賞玩景色的機會，卻還不會有過。我看見了東天的已經滿過半弓的月亮，心裏正在羨慕翁則生他們老家的處地的幽深，而從背後又吹來了一陣微風，裏面竟含滿着一種說不出的撩人的桂花香氣。

『啊……』

我又驚異了起來：

『原來這兒到這時候還有桂花？我在以桂花著名的瀟覺隴裏，倒不會看到，反而在這一塊冷僻的山裏面來聞吸濃香，這可真也是奇事了。』

這樣的一個人獨自在心中驚異着，聞吸着，賞玩着，我不知在那空亭裏立了多少時候，突然從脚下樹叢深處，卻幽幽的有晚鐘聲傳過來了，東噲，東噲地這鐘聲實在真來得緩慢而淒清，我聽得耐不住了，拔起腳根，一口氣就走上了山頂，走到了那箇山下農夫曾經教過我的煙霞洞西面翁則生家的近旁。約莫離他家還有半

箭路遠時候，我一面喘着氣，一面就放大了喉嚨向門裏面叫了起來：

「喂，老翁！老翁！則生！翁則生！」

聽見了我的呼聲，從兩扇關在那裏的腰門裏開出來答應的，卻不是被我所喚的翁則生自己，而是我從來也沒有見過面的，比翁則生略高三五分的樣子，身體強健，兩頰微紅，看起來約莫有二十四五的一位女性。

她開出了門，一眼看見了我，就立住腳驚疑似地略呆了一呆。同時我看見她臉上卻漲起了一層紅暈，一雙大眼睛眨了幾眨，深深地吞了一口氣，她似乎已經鎮靜下去了，便很腴腆地對我一笑。在這一臉柔和的笑容裏，我立時就看到了翁則生的面相與神氣，當然她是則生的妹妹無疑了，走上了一步，我就也笑着問她說：

『則生不在家麼？你是他的妹妹不是？』

聽了我這一句問話，她臉上又紅了一紅，柔和地笑着，半俯了頭，她方纔輕輕地

回答我說：

『是的，大哥還沒有回來，你大約是上海來的客人罷？吃中飯的時候，大哥還在說哩！』

這沈靜清澈的聲氣，也和翁則生的一色而沒有兩樣。

『是的，我是從上海來的。』

我接着說：

『我因為想使則生驚駭一下，所以電報也不打一箇來通知，接到他的信後，馬上就動身來了。不過你們大哥的好日也太逼近了，實在可也沒有寫一封信來通知的時間餘裕。』

『你請進來罷，坐坐吃碗茶。我馬上去叫了他來，怕他聽到了你來真要驚喜得像瘋了一樣哩。』

走上臺階，我還沒有進門，從客堂後面的側門裏，卻走出了一位頭髮雪白，面貌清

耀，大約有六十內外的老太太來。她的柔和的笑容，也是和她的女兒兒子的笑容一樣。似乎已經聽見了我們在門口所交換過的談話了，她一開口就對我說：

『是郁先生麼？爲什麼不寫一封快信來通知？則生中上還在說，說你若要來，他打算進城上車站去接你去的。請坐，請坐，晏公祠只有十幾步路，讓我去叫他來罷，怕他真要高興得像什麼似的哩。』

說完了，她就朝向了女兒，吩咐她上廚下去燒碗茶來，她自己卻踏着很平穩的腳步，走出大門，下臺階去通知則生去了。

『你們老太太倒還健得很。』

『是的，她老人家倒還好。你請坐罷，我馬上起了茶來。』

她上廚下去起茶的中間，我一個人，在客堂裏倒得了一箇細細觀察周圍的機會。則生他們的住屋，是一間三開間而有後軒後廂房的樓房。前面階沿外走落臺階，是一塊可以造廳造廂樓的大空地。走過這塊數丈見方的空地，再下兩級臺

階，便是村道了。越村道而下，再低數尺，又是一排人家的房子。但這一排房子，因為都是平屋，所以擋不殺翁則生他們家裏的眺望。立在翁則生家的空地裏，前山後山的山景，是依舊歷歷可見的。屋前屋後，一段一段的山坡上，都長着些不大知名的雜樹，三株兩株夾在這些雜樹中間，樹葉短狹，葉與細枝之間，滿撒着鋸末似的黃點的，卻是木犀花樹。前一刻在半山空亭裏聞到的香氣，源頭原來就係出在這一塊地方的。太陽似乎已下了山，澄明的光裏，已經看不見日輪的金箭，而山腳下的樹梢頭，也早有一帶晚煙籠上了。山上的空氣，真靜得可憐，老遠老遠的山腳下的村裏，小兒在呼喚的聲音，也清晰地聽得出來。我在空地裏立了一會，背着手又踱回到了翁家的客廳，向四壁掛在那裏的書畫一看，卻使我想起了翁則生信裏所說的事實。琳琅滿目，掛在那裏的東西，果然是件件精緻，不像是鄉下人家的俗惡的客廳。尤其使我看得有趣的，是陳蒙寫的一堂歸去來辭的屏條，墨色的鮮豔，字跡的秀腴，有點像董香光而更覺柔媚，翁家的世代

書香，只須上這客廳裏來一看就可以知道了。我立在那裏看字畫還沒有看得周全，忽而背後門外老遠的就飛來了幾聲叫聲：

『老郁！老郁！你來得真快！』

翁則生從小學校裏跑回來了，平時總很沉靜的他，這時候似乎也感到了一點興奮。一走進客堂，他握住了我的兩手，儘在喘氣，有好幾秒鐘說不出話來。等落在後面的他娘走到的時候，二人纔各放聲大笑了起來，這時候他妹妹也已經將茶燒好，在一個朱漆盤裏放着三碗搬出來擺上桌子來了。

『你看，則生這小孩，他一聽見我說你到了，就同猴子似的跳回來了。』她娘笑着對我說。

『老翁！說你生病生病，我看你倒仍舊不見得衰老得怎麼樣，兩人比較起來怕還是我老得多哩！』

我笑說着，將臉朝向了她的妹妹，去徵她的同意，她笑着不說話，只在守視着我



們的歡喜笑樂的樣子。則生把頭一扭，向他娘指了一指，就接着對我說：

『因為我們的娘在這裏，所以我不敢老下去吓。并且媳婦兒也還不會娶到，

一老就得做老光棍了，那還了得？』

經他這麼一說，四個人重又大笑起來了，他娘的老眼裏幾乎笑出了眼淚。則生笑了一會，就重新想起了似的替他妹妹介紹說：

『這是我的妹妹，她的事情，你大約是曉得的罷？我在那信裏是寫得很詳細的。』

『我們可不必你來介紹了，我上這兒來，頭一個見到的就是她。』

『噢，你們倒是有緣啊！蓮，你猜這位郁先生的年紀，比我大呢，還是比我小？』

他妹妹聽了這一句話，面色又漲紅了，正在囁嚅困惑的中間，她娘卻止住了笑，問我說：

『郁先生，大約是和則生上下年紀罷？』

『那裏的語，我要比他大得多哩。』

『娘，你看還是我老呢還是他老？』

則生又把這問題轉向了他的母親。他娘仔細看了我一眼，就對他笑罵般的說：

『自然阜郁先生來得老成穩重，誰更像你那樣的不脫小孩子脾氣呢！』

說着，她就走近了桌邊，舉起茶碗來請我喝茶。我接過來喝了一口，在茶裏又聞到了一種實在是令人欲醉的桂花香氣。掀開了茶碗蓋，我俯首向碗裏一看，果然在綠瑩瑩的茶水裏散點着有一粒一粒的金黃的花瓣。則生以爲我在看茶葉，自己拿起了一碗喝了一口，他就對我說：

『這茶葉是我們自己製的，你說怎麼樣？』

『我並不在看茶葉，我只覺這觸鼻的桂花香氣，實在可愛得很。』

『桂花嗎？這茶葉裏的還是第一次開的早桂，現在在開的遲桂花，纔有味

哩！因為開得遲，所以日子也經得久。」

「是的是的，我一路上走來，在以桂花著名的滿覺隴裏，倒聞不着桂花的香氣。看看兩旁的樹上，都只剩了一簇一簇的淡綠的桂花托子了，可是到了這裏，卻同做夢似地，所聞吸的儘是這種濃豔的氣味。老翁，你大約是已經聞慣了，不覺得什麼罷？我……我……」

說到了這裏，我自家也忍不住笑了起來。則生儘管在追問我「你怎麼樣？你怎麼樣？」到了最後，我也只好說了。

「我。我開了，似乎耍起性慾衝動的樣子。」

則生聽了，馬上就大笑了起來，他的娘和妹妹雖則並沒有明確地了解我們的說話的內容，但也曉得我們是在說笑話，母女倆便含着微笑，上廚下去預備晚飯去了。

我們兩人在客廳上談談笑笑，竟忘記了點燈，一道銀樣的月光，從門裏晒進

來了。則生看見了月亮，就站起來想去拿煤油燈，我卻止住了他，說：

『在月光底下清談，豈不是很好麼？你還記不記得起 那一年在井之頭公園裏的一夜遊行？』

所謂那一年者，就是翁則生患肺病的那一年秋天。他因爲用功過度，變成了神經衰弱症。有一天他課也不去上，竟獨自一個在公寓裏發了一天的瘋。到了傍晚，他飯也不吃，從公寓裏跑出去了。我接到了公寓主人的注意，下學回來，就遠遠的在守視着他，看他走出了公寓，也就追蹤着他，遠遠地跟他一道到了井之頭公園。從東京到井之頭公園去的高架電車，本來是有前後的兩乘，所以在電車上，我和他並不遇着。直到下車出車站之後，我假裝無意中和他衝見了似的同他招呼了。他紅着雙頰，問我這時候上這野外來幹什麼。我說是來看月亮的，記得那一晚正是和這天一樣地有月亮的晚上。兩人笑了一笑，就一道的在井之頭公園的樹林裏走到了夜半方纔回來。後來聽他的自白，他是在那一天晚上想到井之頭公園

去自殺的，但因為遇見了我，談了半夜，胸中的煩悶，有一半消散了，所以就同我一道又轉了回來。『無限胸中煩悶事，一宵清話又成空！』他自白的時候，還念出了這兩句詩來，藉作解嘲。以後他就因傷風而發生了肺炎，肺炎愈後，就一直的爲結核菌所壓倒了。

談了許多懷舊談後，話頭一轉，我就提到了他的這一回的喜事。

『這一回的喜事麼？我在那信裏也曾和你說過，』談話的內容，一從空想追懷轉向了現實，他的聲氣就低了下去，又回復了他舊日的沈靜的態度。

『在我是無可無不可的，對這事情最起勁的，倒是我的那位年老的娘。這一回的一切準備麻煩，都是她老人家在替我忙的。這半個月中間，她差不多日日跑城裏。現在是已經弄得完完全全，什麼都預備好了，明朝一早，就要來搭燈彩，下午是女家送嫁裝來，後天就是正日。可是老郁，有一件事情，我

覺得很難受，就是蓮兒——這是我妹妹的小名——近來，似乎是很不高興的樣子，她話雖則不說，但因為她是很天真的緣故，所以在態度上表情上處處我都看得出來。你是初同她見面，所以並不覺得什麼，平時她着實要活潑哩，簡直活潑得同現代的那些共產女郎一樣，不過她的活潑是天性的純真，而那些現代女郎，卻是學來的時髦。……按說哩，這心緒的惡劣，也是應該的，她雖則是一個純真的小孩子，但人非木石，究竟總有有一點感情，看到了我們這裏的婚事熱鬧，無論如何，總免不得要想起她自己的身世淒涼的。並且還有一個最重要的動機，彷彿是她在覺得自己以後的寄身無處。這兒雖是娘家，但她卻是已經出過嫁的女兒了，哥哥討了嫂嫂，她還有什麼權利再寄食在娘家呢？所以我當這婚事在談起的當初，就一次兩次的對她說過了，不管牠怎樣，她總是我的妹妹，除非她要再嫁，則沒有話說，要是不然的話，那她是一輩子有和我同居，和我對分財產的權利的，請她千萬不要自

己感到難過。這一層意思，她原也明白，我的性情，她是曉得的，可是不曉得怎麼，她近來似乎總有點不大安閑的樣子。你來得正好，順便也可以勸勸她。并且明天發嫁裝結燈彩之類的事情，怕她看了又要想到自己的身世，我想明朝一早就叫她陪你出去玩去，省得她在家裏一個人在暗中受苦。」

「那好極了，我明天就陪她出去玩一天回來。」

「那可不對，假使是你陪她出去玩的話，那是形跡更露，愈加要使她難堪了。非要裝作是你帶她去作陪不行。彷彿是你想出去玩，但我卻沒有工夫陪你，所以只好勉強請她和你一道出去。要這樣，她纔安易。」

「好，好，就這麼辦，明天我要她陪我去逛五雲山去。」

正談到了這裏，他的那位老母從客室後面的那扇側門裏走出來了，看到了我們的坐在微明灰闇的客室裏談天，她又笑了起來說：

「十幾年不見的一段總賬，你們難道想在這幾刻工夫裏算牠清來麼？有什麼

話談得那麼起勁，連燈都忘了點一點？則生，你這孩子真像是瘋了，快立起來，把那盞保險燈點上。」

說着她又跑回到了廚下，去拿了一盒火柴出來。則生爬上桌子，在點那盞懸在客室正中的保險燈的時候，她就問我吃晚飯之先，要不要喝酒。則生一邊在點燈，一邊就從肩背上叫他娘說：

「娘，你以爲他也是肺癆病鬼麼？郁先生是以喝酒出名的。」

「那麼你快下來去開鑪去罷，今天挑來的那兩罐酒，不曉得好不好，請郁先生嘗嘗看。」

他娘聽了他的話後，也就昂起了頭，一面在看他點燈，一面在催他下來去開酒去。

「幸而是酒，請郁先生先嘗一嘗新，倒還不要緊，要是新娘子，那可使得。」

他笑說着從桌子上跳了下來，他娘眼睛望着了我，嘴唇卻朝着他啐了一聲說：



「你看這孩子，說話老是這樣不正經的！」

「因為他要做新郎官了，所以在高興。」

我也笑着對他娘說了一聲，旋轉身就一個人踱出了門外，想看一看這翁家山的秋夜的月明，屋內且讓他們母子倆去開酒去。

月光下的翁家山，又不相同了。從樹枝裏篩下來的千條萬條的銀綫，像是電影裏的白天的外景。不知躲在什麼地方的許多秋蟲的鳴唱，驟聽之下，滿以為在下急雨。白天的熱度，日落之後，忽然收斂了，於是草木很多的這深山頂上，也就起了一層白茫茫的透明霧障。山上電燈線似乎還沒有接上，遠近一家一家看得見的幾點煤油燈光，彷彿是大海灣裏的漁燈野火。一種空山秋夜的沈默的感覺，處處在高壓着人，使人肅然會起一種畏敬之思。我獨立在庭前的月光裏看不上幾分鐘，心裏就有點寒竦竦的怕了起來，回身再走回客室，酒茶杯筷，都已熱汽蒸騰的擺好在那裏候客了。

四個人當吃晚飯的中間，則生又說了許多笑話。因爲在前回聽取了一番他所告訴我的衷情之後，我於舉酒杯的瞬間，偷眼向他妹妹望望，覺得在她的柔和的笑臉上，的確似乎是有着一種說不出的悲寂的表情流露在那裏的樣子。這一餐晚飯，吃盡了許多時間，我因爲白天走路走得不少，而談話之後又感到了一點興奮，肚子有點餓了，所以酒和菜，竟吃得比平時要多一倍。到了最後將快吃完的當兒，我就向則生提出說：

「老翁，五雲山我倒還沒有去玩過，明天你可不可以陪我一一道去玩一趟？」則生仍復以他的那種滑稽的口吻回答我說：

「到了結婚的前一日，新郎官那裏走得開呢，還是改天再去罷，等新娘子來了之後，讓新郎新婦抬了你去燒香，也還不遲。」

我卻仍復主張着說，明天非去不行。則生就說：

「那麼替你去叫一頂轎子來，你坐了轎子去，橫豎是明天轎夫會來的。」

『不行不行，遊山玩水，我是喜歡走的。』

『你認得路麼？』

『你們這一種鄉下的僻路，我那裏會認得呢？』

『那就怎麼辦呢？……………』

則生抓着頭皮，臉上露出了一臉爲難的神氣。停了一二分鐘，他就舉目向他的妹妹說：

『蓮！你怎麼樣？你是一位女豪傑，走路又能走，地理又熟悉，你替我陪了郁先生去怎麼樣？』

他妹妹也笑了起來，舉起眼睛來向她娘看了一眼。接着她娘就說：

『好的，蓮，還是你陪了郁先生去罷，明天你大哥是走不開的。』

我一看她臉上的表情，似乎已經有了答應的意思了，所以又追問了她一聲說：

『五雲山可着實不近哩，你走得動的麼？回頭走到半路，要我來背，那可辦

不到。」

她聽了這話，就真同從心坎裏笑出來的一樣笑着說：

『別說是五雲山，就是老東嶽，我們也一天要往返兩次哩。』

從她的紅紅的雙頰，挺突的胸脯，和肥圓的肩臂看來，這句話也決不是她誇的大口。吃完晚飯，又談了一陣閑天，我們因為明天各有忙碌的操作在前，所以一早就分頭到房裏去睡了。

山中的清曉，又是一種特別的情景。我因為昨天夜裏多喝了一點酒，上牀去一睡，就同大石頭掉下海裏似的一直就酣睡到了天明。窗外面吱吱唧唧的鳥聲喧噪得厲害，我滿以為還是夜半，月明將野鳥驚醒了，但睜開眼掀開帳子來一望，窗內窗外已飽浸着晴天爽朗的清晨光線，窗子上面的一角，卻已經有一縷朝陽的紅箭射到了。急忙滾出了被窩，穿起衣服，跑下樓去一看，她們母子三人，也已梳洗得妥妥服服，說是已經在做了箇把鐘頭的事情之後，平常她們總是於五點鐘

前後起牀的。這一種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山中住民的生活秩序，又使我對她們感到了無窮的敬意。四人一道吃過了早餐，我和則生的妹妹，就整了一整行裝，預備出發。臨行之際，他娘又叫我等一下子，她很迅速地跑上樓上去取了一枝黑漆手杖下來，說，這是則生生病的時候用過的，走山路的時候，用牠來撐扶撐扶，氣力要省得多。我謝過了她的好意，就讓則生的妹妹上前帶路，走出了她們的大門。

早晨的空氣，實在澄鮮得可愛。太陽已經昇高了，但牠的領域，還只限於屋檐，樹梢，山頂等突出的地方。山路兩旁的細草上，露水還沒有乾，而一味清涼觸鼻的綠色草氣，和入在桂花香味之中，聞了好像是宿夢也能搖醒的樣子。起初還在翁家山村內走着，則生的妹妹，對村中的同姓，三步一招呼，五步一立談的應接得忙不暇給。走盡了這村子的最後一家，沿了入谷的一條石板路走上下山面的時候，遇見的人也沒有了，前面的眺望，也轉換了一箇樣子。朝我們去的方向

看去，原又是岡巒的起伏和別墅的縱橫，但稍一住腳，掉頭向東面一望，一片同呵了一口氣的鏡子似的湖光，卻躺在眼下了。遠遠從兩山之間的谷頂望去，并且還看得出一角城裏的人家，隱約藏躲在尚未消盡的湖霧當中。

我們的路先朝西北，後又向西南，先下了山坡，後又上了山背，因為今天有一天的時間，可以供我們消磨，所以一離了村境，我就走得特別的慢，每這裏看看，那裏看看的看個不住。若看見了一件稍可注意的東西，那不管牠是風景裏的一點一堆，一山一水，或植物界的一草一木與動物界的一鳥一蟲，我總要拉住了牠，尋根究底的問得牠仔仔細細。說也奇怪，小時候只在村裏的小學校裏念過四年書的牠，——這是她自己對我說的——對於我所問的東西，卻沒有一樣不曉得的。關於湖上的山水古蹟，廟宇樓臺哩，那還不要去管牠，大約是生長在西湖附近的人，個個都能夠說出一箇大概來的，所以她的知道得那麼詳細，倒還在情理之中，但我覺得最奇怪的，卻是她的關於這西湖附近的區域之內的種種動植物的

知識。無論是如何小的一隻鳥一箇蟲，一株草一條樹，她非但各能把牠們的名字叫出來，并且連幾時孵化，幾時他遷，幾時鳴叫，幾時脫殼，或幾時開花，幾時結實，花的顏色如何，果的味道如何等，都說得非常有趣而詳盡，使我覺得彷彿是在讀一部活的樺候脫的賽兒鵬自然史 (G. White's Natural History and Antiquities of Selborne)。而樺候脫的書，卻決沒有敘述得她那麼樸實自然而富於刺激，因為聽聽她那種舒徐清澈的語氣，看看她那一雙天生成像飽使過耐吻脂胭脂般的紅脣，更加上以她所特有的那一臉微笑，在知的分子之外還不得不添一種情的成分上去，於書的趣味之上更要兼一層人的風韻在裏頭。我們慢慢的談着天，走着路，不上一個鐘頭的光景，我竟恍恍惚惚，像又回復了青春時代似的完全爲她迷倒了。

她的身體，也真發育得太完全，穿的雖是一件鄉下裁縫做的不大合式的大綢夾袍，但在我的前面一步一步的走去，非但她的肥突的後部，緊密的腰部，和斜

圓的脛部的曲線，看得要簇生異想，就是她的兩隻圓而且軟的肩膊，多看一歇，也要使我貪鄙起來。立在她的前面和她講話哩，則那一雙水潑潑的大眼，那一個隆整的尖鼻，那一張紅白相間的橢圓嫩臉，和因走路走得氣急，一呼一吸漲落得特別快的那個高突的胸脯，又要使我惱殺。還有她那一頭不會剪去的黑髮哩，梳的雖然是一個自在的懶結，但一映到了她那個圓而且白的額上，和短而且腴的頸際，看起來，又格外的動人。總之，我在昨天晚上，不會在她身上發見的康健和自然的美點，今天因這一回的遊山，完全被我觀察到了。此外我又在她的談話之中，證實了翁則生也和我曾經講到過的她的生性的活潑與天真。譬如我問她今年幾歲了？她說，二十八歲。我說這真看不出，我起初還以為你只有二十三、四歲，她說，女人不生產是不大會老的。我又問她，對於則生這一回的結婚，你有點什麼感觸？她說，另外也沒有什麼，不過以後長住在娘家，似乎有點對不起大哥和大嫂。像這一類的純粹真率的談話，我另外還聽取了許多許多，她的樸素的天



性，真真如翁則生之所說，是一個永久的小孩子的天性。

爬上了龍井獅子峯下的一處平坦的山頂，我於聽了一段她所講的如何的栽培茶葉，如何的摘取焙烘，與那時候的山家生活的如何緊張而有趣的故事之後，便在路上的一塊大岩石上坐下了。遙對着在晴天下太陽光裏躺着的杭州城市，和近水遙山，我的雙眼只凝視着蒼空的一角，有半晌不曾說話。一邊在我的腦裏，卻只在回想着德國的一位名延生 (Jensen) 的作家所著的一部小說野紫薇愛立喀 (Die Braune Erika)。這小說後來又有一位英國的作家哈特生 (Hodson) 摹仿了，寫了一部綠陰 (Green Mansions)。兩部小說裏所描寫的，都是一個極可愛的生長在原野裏的天真的女性，而女主人公的結果後來都是不大好的？我沈默着痴想了好久，她卻從我背後用了她那隻肥軟的右手很自然地搭上了我的肩膀。

『你一聲也不響的在那裏想什麼？』

我就伸上手去把她的那隻肥手捏住了，一邊就扭轉了頭微笑着看入了她的那雙大

眼，因為她是坐在我的背後的。我捏住了她的手又默默對她注視了一分鐘，但她的眼裏臉上卻絲毫也沒有羞懼與窘的痕跡出現。她的微笑，還依舊同平時一點兒也沒有什麼的笑容一樣。看了我這一種奇怪的形狀，她過了一歇，反又很自然的問我說：

「你究竟在那裏想什麼？」

倒是我被她問得難爲情起來了，立時覺得兩頰就潮熱了起來。先放開了那隻被我捏住在那兒的她的手，然後乾咯了兩聲，最後我就鼓動了勇氣，發了一聲同被絞出來似的答語：

「我……我在這兒想你！」

「是在想我的將來如何的和他們同住麼？」

她的這句反問，又是非常的率真而自然，滿以爲我是在爲她設想的樣子。我只好沈默着把頭點了幾點，而眼睛裏卻酸溜溜的覺得有點熱起來了。

「啊，我自己倒並沒有想得什麼傷心，爲什麼，你，你卻反而爲我流起眼淚來了呢？」

她像吃了一驚似的立了起來問我，同時我也立起來了，且在將身體起立的行動當中，乘機拭去了我的眼淚。我的心地開朗了，慾情也淨化了，重復向南慢慢走上嶺去的時候，我就把剛纔我所想的心事，盡情告訴了她。我將那兩部小說的內容講給了她聽，我將我自己的邪心說了出來，我對於我剛纔所觸動的那一種自己的心情，更下了一個嚴正的批判，末後，便這樣的對她說：

『對於一個潔白得同白紙似的天真小孩，而加以玷污，是不可赦免的罪惡。我剛纔的一念邪心，幾乎要使我犯下這個大罪了。幸虧是你的那顆純潔的心，那顆同高山上的深雪似的心，卻救我出了這一個險。不過我雖則犯罪的形跡沒有，但我的心，卻是已經犯過罪的。所以你要罰我的話，就是處我以死刑，我也毫無悔恨。你若以爲我是那樣卑鄙，而將來永沒有改善的希望』

話，那今天晚上回去之後，向你大哥哥母親，將我的這一種行爲宣布了也可以。不過你若以爲這是我的一時糊塗，將來是永也不會再犯的話，那請你相信我的誓言，以後請你當我作你大哥一樣那麼的看待，你若有急有難，有不了的事情，我總情願以死來代替着你。」

當我在對她作這些懺悔的時候，兩人起初是慢慢在走的，後來又在路旁坐下了。說到了最後的一節，倒是她反同小孩子似的發着抖，捏住了我的兩手，倒入了我的懷裏，嗚嗚咽咽的哭了起來。我等她哭了一陣之後，就拿出了一塊手帕來替她揩乾了眼淚，將我的嘴唇輕輕地擱到了她的頭上。兩人佯抱着沈默了好久，我又把頭俯了下去，問她，我所說的這段話的意思，究竟明白了沒有。她眼看着了地上，把頭點了幾點。我又追問了她一聲：

『那麼你承認我以後做你的哥哥了不是？』

她又俯視着把頭點了幾點，我撒開了雙手，又伸出去把她的頭捧了起來，使她的

臉正對着我。對我凝視了一會，她的那雙淚珠還沒有收盡的水汪汪的眼睛，卻笑起來了。我乘勢把她一拉，就同她攙着手並立了起來。

「好，我們是已經決定了，我們將永久地結作最親愛最純潔的兄妹。時候已經不早了，讓我們快一點走，趕上五雲山去吃午飯去。」

我這樣說着，攙着她向前走，她也恢復了早晨剛出發的時候的元氣，和我並排着走向了前面。

兩人沈默着向前走了幾十步之後，我側眼向她一看，同奇蹟似地忽而在她的臉上看出了一層一點兒憂慮也沒有的滿含着未來的希望和信任的聖潔的光耀來。這一種光耀，卻是我在這一剎刻以前的她的臉上從沒有看見過的。我愈看愈覺得對她生起敬愛的心思來了，所以不知不覺，在走路的當中竟接連着看了她好幾眼。本來只是笑嘻嘻地在注視着前面太陽光裏的五雲山的白牆頭的她，因為我的脚步的遲亂，似乎也感覺到了我的注意力的分散了，將頭一側，她的雙眼，卻和我的

視線接成了兩條軌道。她又笑起來了，同時也放慢了腳步。再向我看了一眼，她纔靦腆地開始問我說：

『那我以後叫你什麼呢？』

『你叫則生叫什麼，就叫我也叫什麼好了。』

『那麼——大哥！』

大哥的兩字，是很急速的緊連着叫出來的，聽到了我的一聲高聲的『啊！』的應聲之後，她就漲紅了臉，撒開了手，大笑着跑上前面去了。一面跑，一面她又回轉頭來，『大哥！』『大哥！』的接連叫了我好幾聲。等我一面叫她別跑，一面我自己也跑着追上了她背後的時候，我們的去路已經變成了一條很窄的石嶺，而五雲山的山頂，看過去也似乎是很近了。仍復了平時的脚步，兩人分着前後，在那條窄嶺上緩步的當中，我纔覺得真真是成了她的哥哥的樣子，滿含着慈愛，很正經地吩咐她說：

『走得小心，這一條嶺多麼險啊！』

走到了五雲山的財神殿裏，太陽剛當正午，廟裏的人已經在那裏吃中飯了。我們因爲在太陽底下的半天行路，口已經乾渴得像旱天的樹木一樣，所以一進客堂去坐下，就教他們先起茶來，然後再開飯給我們吃。洗了一個手臉，喝了兩三碗清茶，靜坐了十幾分鐘，兩人的疲勞興奮，都已平復了過去，這時候饑餓卻抬起頭來了，於是就又催他們快點開飯。這一餐只我和她兩人對食的五雲山上的中餐，對於我正敵得過英國詩人所幻想着的亞力山大王的高宴，若講到心境的滿足，和諧，與食慾的高潮充進，那恐怕亞力山大王還遠不及當時的我。

吃過午飯，管廟的和尚又領我們上前後左右去走了一圈。這五雲山，實在是高，立在廟中閣上，開窗向東北一望，湖上的羣山，都像是青色的土堆了。本來西湖的山水的妙處，就在於牠的比舞臺上的布景又真實偉大一點，而比各處的名山大川又同盆景似地整齊渺小一點這地方。而五雲山的氣概，卻又完全不同了。

以其山之高與境的僻，一般脚力不健的遊人是不會到的，就在這一點上，五雲山已略備着名山的資格了，更何況前面遠處，蜿蜒盤曲在青山綠野之間的，是一條歷史上也着實有名的錢塘江水呢？所以若把西湖的山水，比作一隻鎖在鐵籠子裏的白熊來看，那這五雲山峯與錢塘江水，便是一隻深山的野鹿。籠裏的白熊，是只能滿足滿足膽怯無力者的冒險雄心的，至於深山的野鹿，雖沒有高原的獅虎那麼雄壯，但一股自由奔放之情，卻可以從牠那裏攝取得來。

我們在五雲山的南面，又看了一會錢塘江上的帆影與青山，就想動身上我們的歸路了，可是舉起頭來一望，太陽還在中天，只西偏了沒有幾分。從此地回去，路上若沒有耽擱，是不消兩個二頭，就能到翁家山上的；本來是打算出來把一天光陰消磨過去的我們，回去得這樣的早，豈不是辜負了這大好的時間了麼？所以走到了五雲山西南角的一條狹路邊上的時候，我就又立了下來，拉着了她的手親親熱熱地問了她一聲：



「蓮，你還走得動走不動？」

「起碼三十里路總還可以走的。」

她說這句話的神氣，是富有着自信和決斷，一點也不帶些誇張賣弄的風情，眞眞是自然到了極點，所以使我看了不得不伸上手去，向她的下巴底下撥了一撥。她怕癢，縮着頭頸笑起來了，我也笑開了大口，對她說：

「讓我們索性上雲棲去罷！這一條是去雲棲的便道，大約走下去，總也沒有多少路的，你若是走不動的話，我可以背你。」

兩人笑着說着，似乎只轉瞬之間，已經把那條狹窄的下山便道走盡了大半了。山下面儘是些綠玻璃似的翠竹，西斜的太陽晒到了這條塢裏，一種又清新又寂靜的淡綠色的光同清水一樣，滿浸在這附近的空氣裏在流動。我們到了雲棲寺裏坐下，剛喝完了一碗茶，忽而前面的大殿上，有嘈雜的人聲起來了，接着就走進了兩位穿着分外寬大的黑布和尚衣的老僧來。知客僧使指着他們誇耀似地對我們

說：

「這兩位高僧，是我們方丈的師兄，年紀都快八十歲了，是從城裏某公館裏回來的。」

城裏的某巨公，的確是一位倭佛的先鋒，他的名字，我本係也聽見過的，但我以為同和尚來談這些俗天，也不大相稱，所以就話頭扯了開去，問和尚大殿上的嘈雜的人聲，是爲什麼而起的。知客僧輕鄙似地笑了一笑說：

「還不是城裏的轎夫在敲酒錢？轎錢是公館裏付了來的，這些窮人心實在太兇。」

這一個伶俐世俗的知客僧的說話，我實在聽得有點厭起來了，所以就要求他說：「你領我們上寺前寺後去走走罷？」

我們看過了『御碑』及許多石刻之後，穿出大殿，那幾個轎夫還在咕嚕着沒有起身，我一半也覺得走路走得太多了，一半也想給那個知客僧以一點顏色看看，所

以就走了上去對轎夫說：

「我給你們兩塊錢一個人，你們抬我們兩人回翁家山去好不好？」

轎夫們喜歡極了，同打過嗎啡針後的鴉片嗜好者一樣，立時將態度一變，變得有說有笑了。

知客僧又陪我們到了寺外的修竹叢中，我看了竹上的或刻或寫在那裏的名字詩句之類，心裏倒有點奇怪起來，就問他這是什麼意思。於是他也同轎夫他們一樣，笑迷迷地對我說了一大串話。我聽了他的解釋，倒也覺得非常有趣，所以就拿出了五圓紙幣，遞給了他，說：

「我們也來買兩枝竹放放生罷！」

說着我就向立在我旁邊的她看了一眼，她卻正同小孩子得到了新玩意兒還不敢去撫摸的一樣，微笑着靠近了我的身邊輕輕地問我：

「兩枝竹上，寫什麼名字好？」

『當然是一枝上寫你的，一枝上寫我的。』

她笑着搖搖頭說：

『不好，不好，寫名字也不好，兩個人分開了寫也不好。』

『那麼寫什麼呢？』

『只教把今天的事情寫上去就對。』

我靜立着想了一會，恰好那知客僧向寺裏去拿的油墨和筆也已經拿到了。我揀取了兩株並排着的大竹，提起筆來，就各寫上了『郁翁兄妹放生之竹』的八個字。將年月日寫完之後，我擱下了筆，回頭來問她這八個字怎麼樣，她真像是心花怒放似的笑着，不說話而儘在點頭。在綠竹之下的這一種她的無邪的憨態，又使我深深地，深深地受到了一個感動。

坐上轎子，向西向南的在竹蔭之下走了六七里坂道，出梵村，到閘口西首，從九溪口折入九溪十八澗的山坳，登楊梅嶺，到南高峯下的翁家山的時候，太陽

已經懸在北高峯與天竺山的兩峯之間了。她們的屋裏，早已掛上了滿堂的燈彩，上面的一對紅燭，也已經點盡了一半的樣子。嫁裝似乎已經在新房裏擺好，客廳上看熱鬧的人，也早已散了。我們轎子一到，則生和他的娘，就笑着迎了出來，我付過轎錢，一踱進門檻，他娘就問我說：

『早晨拿出去的那枝手杖呢？』

我被她一問，方纔想起，便只笑着搖搖頭對她慢聲的說：

『那一枝手杖麼——做了我的祭禮了。』

『做了你的祭禮？什麼祭禮？』

則生驚疑似地問我。

『我們在獅子峯下，拜過天地，我已經和你妹妹結成了兄妹了。那一枝手杖，大約是忘記在那塊大岩石的旁邊的。』

正在這個時候，先下轎而上樓去換了衣服下來的他的妹妹，也嬉笑着，走到了我

們的旁邊。則生聽了我的話後，也就笑着對他的妹妹說：

「蓮，你們真好！我們倒還沒有拜堂，而你和老郁，卻已經在獅子峯拜過天地了，并且還把我的一枝手杖忘掉，作了你們的祭禮。娘！你說這事情應怎

麼罰罰他們？」

經他這一說，說得大家都笑了起來，我也情願自己認罰，就認定後日饌房，算作是我一個人的東道。

這一晚翁家請了媒人，及四五個近族的人來吃酒，我和新郎官，在下面奉陪。做媒人的那位中老鄉紳，身體雖則並不十分肥胖，但相貌態度，卻也是很裕富的樣子。我和他兩人乾杯，竟乾滿了十八九杯。因酒有點微醉，而日裏的路，也走得很多，所以這一晚睡得比前一晚還要沉熟。

九月十二的那一天結婚正日，大家整整忙了一天。婚禮雖係新舊合參的儀式，但因兩家都不喜歡舖張，所以百事也還比較簡單。午後五時，新娘轎到，行

過禮後，那位好好先生的媒人硬要拖我出來，代表來賓，說幾句話。我推辭不得，就先把我與則生在日本念書時候的交情說了一說，末了我就想起了則生同我說的遲桂花的好處，因而就抄了他的一段話來恭祝他們：

『則生前天對我說，桂花開得愈遲愈好，因為開得遲，所以經得日子久，現在兩位的結婚，比較起平常的結婚年齡來，似乎是覺得大一點了，但結婚結得遲，日子也一定經得久。明年遲桂花開的時候，我一定還要上翁家山來。』

我豫先在這兒計算，大約明年來的時候，在這兩株遲桂花的中間，總已經有一枝早桂花發出來了。我們大家且等着，等到明年這個時候，再一同來吃他們的早桂的喜酒。

說完之後，大家就坐擁來吃喜酒。猜拳，鬧鬧房，一直鬧到了半夜，各人方纔散去。當這一日的中間，我時時刻刻在注意着偷看則生的妹妹的臉色，可是則生所說而我也曾看到過的那一種悲寂的表情，在這一日當中卻終日沒有在她的臉上

流露過一絲痕跡。這一日，她笑的時候，真是樂得難耐似的完全是很自然的樣子。因了她的這一種心情的反射的結果，我當然可以不必說，就是則生和她的母親，在這一日裏，也似乎是愉快到了極點。

因為兩家都喜歡簡單成事的緣故，所以三朝回郎等繁褥的禮節，都在十三那一天白天行完了，晚上饌房，總算是我的東道。則生雖則很希望我在他家裏多住幾日，可以和他及他的妹妹談談笑笑，但我一則因為還有一篇稿子沒有做成，想另外上一個更僻靜點的地方去做文章，二則我覺得我這一次吃喜酒的目的也已經達到了，所以在饌房的翌日，就離開翁家山去乘早上的特別快車趕回上海。

送我到車站的，是翁則生和他的妹妹兩個人。等開車的信號鐘將打，而火車的機關頭上在吐白煙的時候，我又從車窗裏伸出了兩手，一隻捏着了則生，一隻捏着他的妹妹，很重很重的捏了一回。汽笛鳴後，火車微動了，他們兄妹倆又隨車前走了許多步，我也俯出了頭，叫他們說：



『則生！蓮！再見，再見！但願得我們都是遲桂花！』

火車開出了老遠老遠，月台上送客的人都回去了，我還看見他們兄妹倆直立在東面月台篷外的太陽光裏，在向我揮手。

一九三二年十月在杭州寫。

讀者注意！這小說中的人物事蹟，當然都是虛擬的，請大家不要誤會。

作者附註

原书空白页

## 過去

空中起了涼風，樹葉噉噉的同鴉片似的飛掉下來，雖然是南方的一個小港市裏，然而也很能夠使人感到冬晚的悲哀的一天晚上，我和她，在臨海的一間高樓上吃晚飯。

這一天的早晨，天氣很好，中午的時候，只穿得住一件夾衫，但到了午後三四點鐘，忽而由北面飛來了幾片灰色的層雲，把太陽遮住，接着就括起風來了。

這時候我爲療養呼吸器病的緣故，只在南方的各港市裏流寓。十月中旬，由

北方南下，十一月初到了C省城。却巧遇着了C省的政變，東路在打仗，省城也不穩，所以就遷到H港去住了幾天。後來又因為H港的生活費太昂貴，便又坐了汽船，一直的到了這M港市。

說起這M港，大約是大家所知道的，是中國人應許外國人來互市的最初的地方的一個，所以這港市的建築，還帶着些當時的時代性，很有一點中古的遺意。前面左右是碧油油的海灣，港市中，也有一條小山，三面濱海的通衢裏，建築着許多顏色很沈鬱的洋房。商務已經不如從前的盛了，然而富室和賭場很多，所以處處有庭園，處處有別墅。沿港的街上，有兩列很大的榕樹排列在那裏。在榕樹下的長椅上休息着的，無論中國人外國人，都帶有些舒服的態度。正因為商務不盛的原因，這些南歐的流人，寄寓在此地的，也沒有那一種殖民地的商人的緊張橫暴的樣子。一種衰頹的美感，一種使人可以安居下去，於不知不覺的中間消沈下去的美感，在這港市的無論那一角地方，都感覺得出來。我到此港不久，心裏

頭就暗暗地決定『以後不再遷徙了，以後就在此地住下去罷。』誰知住不上幾天，却又偏偏遇見了她。

實在是出乎意想以外的奇遇，一天細雨濛濛的日暮，我從西面小山上的一家小旅館內走下山來。想到市上去吃晚飯去。經過行人很少的那條P街的時候，臨街的一間小洋房的棚門口，忽而從裏面慢慢的走出了一個女人來。她身上穿着灰色的雨衣，上面張着洋傘，所以她的臉我看見。大約是在棚門內，她已經看見我了——因為這一天我並不帶傘——所以我在她前頭走了幾步，她忽而問我：

『前面走的是不是李先生？李白時先生！』

我一聽了她叫我的聲音，彷彿是很熟，但記不起是那一個人了，同觸了電氣似的急忙回轉頭來一看，只見見了襯映在黑洋傘上的一張灰白的小臉。已經是夜色朦朧的時候了，我看不清她的顏面全部的組織，不過她的兩隻大眼睛，却閃爍得厲害，并且不知從何處來的，和一陣冷風似的一種電力，把我的精神搖動了一

下。

「你……？」我半吞半吐地問她。

「大約認不清了罷！上海民德里的那一年新年，李先生可還記得？」

「噢！唉！你是老三麼？你何以會到這裏來的？這真奇怪！這真奇怪極了！」

說話的中間，我不知不覺的轉過身來逼進了一步，并且伸出手來把她那隻帶輕皮手套的左手握住了。

「你上什麼地方去？幾時來此地的？」她問。

「我打算到市上去吃晚飯去，來了好幾天了，你呢？你上什麼地方去？」

她經我一問，一時間回答不出來，只把嘴顎往前面一指，我想起了在上海的時候的她的那種怪脾氣，所以就也不再追問，和她一路的向前邊慢慢地走去。兩人並着默走了幾分鐘，她纔幽幽的告訴我說：

「我是上一位朋友家去打牌去的，真想不到此地會和你相見。李先生，這兩三年的分離，把你的容貌變得極老了，你看我怎麼樣？也完全變過了罷？」

「你倒沒有什麼，唉，老三，我吓，我真可憐，這兩三年來……」

「這兩三年來的你的消息，我也知道一點。有的時候，在報紙上也看見過一回你的行踪。不過李先生，你怎麼會到此地來的呢？這真太奇怪了。」

「那麼你呢？你何以會到此地來的呢？」

「前生注定是吃苦的人，譬如一條水草，浮來浮去，總生不着根，我的到此地來，說奇怪也是奇怪，說應該也是應該的。李先生，住在民德里樓上的那一位胖子，你可還記得？」

「噢，……是那一位南洋商人不是？」

「哈，你的記性真好！」

「他現在怎麼樣了？」

「是他和我一道來此地呀！」

「噢！這也是奇怪。」

「還有更奇怪的事情哩！」

「什麼？」

「他已經死了！」

「這……這麼說起來，你現在只剩了一個人了啦？」

「可不是麼！」

「唉！」

兩人又默默地走了一段，走到去大市街不遠的三叉路口了。她問我住在什麼地方，打算明天午後來看我。我說還是我去訪她，她却很急促的警告我說：

「那可不成，那可不成，你不能上我那裏去。」

出了P街以後，街上的燈火，已經很多，并且行人也繁雜起來了，所以兩個



人沒有握一握手，笑一臉的機會。到了分別的時候，她只約略點了一點頭，就向南面的一條長街上跑了進去。

經了這一回奇遇的挑撥，我的平穩得同山中的靜水湖似的心裏，又起了些波紋。回想起來，已經是三年前的舊事了，那時候她的年紀還沒有二十歲，住在上海民德里我在寄寓着的對門的一間洋房裏。這一間洋房裏，除了她一家的三四個年輕女子以外，還有二樓上的一家華僑的家族在住。當時我也不曉得誰是房東，誰是房客，更不曉得她們幾個姊妹的生計是如何維持的。只有一次，是我和她們的老二認識以後，約有兩個月的時候，我在她們的廂房裏打牌，忽而來了一位穿着很闊綽的中老紳士，她們爲我介紹，說這一位是她們的大姊夫。老大見他來了，果然就拋棄了我們，到對面的廂房裏去和他攀談去了，於是老四就坐下來替了她的缺。聽她們說，她們都是江西人，而大姊夫的故鄉却是湖北。他和她們大姊的結合，是當他在九江當行長的時候。

我當時剛從鄉下出來，在一家報館裏當編輯。民德里的房子，是報館總經理友人陳君的住宅。當時因為我上海情形不熟，不能另外去租房子住，所以就寄住在陳君的家裏。陳家和他們對門而居，時常往來，因此我也於無意之中，和她們中間最活潑的老二認識了。

聽陳家的底下人說：『她們的老大，彷彿是那一位銀行經理的小，她們一家四口的生活費，和她們一位弟弟的學費，都由這位銀行經理負擔的。』

她們姊妹四個，都生得很美，尤其活潑可愛的，是她們的老二。大約因為生得太美的原因，自老二以下，她們姊妹三個，全已到了結婚的年齡，而仍找不到一個適當的配偶者。

我一邊在回想這些過去的事情，一邊已經走到了長街的中心，最熱鬧的那一家百貨商店的門口了。在這一個黃昏細雨裏，只有這一段街上的行人，還沒有減少。兩旁店家的燈火，照耀得很明亮，反照出了些離人的孤獨的情懷。向東走盡

了這條街，朝南一轉，右手矗立着一家名叫望海的大酒樓。這一家的三四層樓上，一間一間的小室很多，開窗看去，看得見海裏的帆檣，是我到M港後，去得次數最多的一家酒館。

我慢慢的走到樓上坐下，叫好了酒菜，點着煙捲。朝電燈光呆看的時候，民德里的事情，又重新開展在我的眼前。

她們姊妹中間，當時我最愛的是老二。老大已經有了主顧，對她當然更不能生出什麼邪念來，老三有點陰鬱，不像一個年輕的少女，老四年紀和我相差太遠——她當時只有十六歲——自然不能發生互相的情感，所以當時我所熱心崇拜的，只有老二。

她們的臉形，都是長方，眼睛都是很大，鼻樑都是很高，皮色都是很細白，以外貌來看，本來都是一樣的可愛的。可是各人的性格，却相差得很遠。老大和靄，老二活潑，老三陰鬱，老四——說不出什麼，因為當時我並沒有對老四注過

意。

老二的活潑，在她的行動，言語，嬉笑上，處處都在表現。凡當時在民德里住的年紀在二十七八上下的男子，和老二見過一面的人，總沒一個不受她的播弄的。

她的身材雖則不高，然而也夠得上我們一般男子的肩頭，若穿着高底鞋的時候，走路簡直比西洋女子要快一倍。說話不顧什麼忌諱，比我們男子的同學中間的日常言語還要直率。若有可笑的事情，被她看見，或在談話的時候，聽到一句笑話，不管在她面前的是生人不是生人，她總是露出她的兩列可愛的白細牙齒，灣腰捧肚，笑個不了，有時候竟會把身體側倒，撲倚上你的身來。陳家有幾次請客，我因為受她的這一種態度的壓迫受不了，每有中途逃席，逃上報館去的事情，因此我在民德里住不上半年，陳家的大小上下，却為我取了一個別號，叫我作老二的鷄娘。因為老二像一隻雄鷄，有什麼可笑的事情發生的時候，總要我做

她的倚柱，撲上身來笑個痛快。并且平時她總拿我來開玩笑，在衆人的面前，老喜歡把我的不靈敏的動作和說錯的言語重述出來作哄笑的資料。不過說也奇怪，她像這樣的玩弄我，輕視我，我當時不但沒有恨她的心思，并且還時以爲榮耀，快樂。我當一個人在默想的時候，每把這些瑣事回想出來，心裏倒反非常感激她，愛慕她。後來甚至於打牌的時候，她要什麼牌，我就非打什麼牌給她不可。萬一我有違反她命令的時候，她竟毫不客氣地舉起她那隻肥嫩的手，拍拍的打上我的臉來。而我呢，受了她的痛責之後，心裏反感到一種不可名狀的滿足，有時候因爲想受她這一種施與的原因，故意地違反她的命令，要她來打，或用了她那一隻尖長的皮鞋腳來踢我的腰部。若打得不夠踢得不夠，我就故意的說：「不痛！不夠！再踢一下！再打一下！」她也就毫不客氣地，再舉起手或腳來踢打。我被打得兩頰緋紅，或腰部感到酸痛的時候，纔柔柔順順地服從她的命令，再來做她想我做的事情。像這樣的時候，倒是老大或老三每在旁邊嚇止她，教她不要

太過分了，而我這被打責的，反而要很誠懇的央告她們，不要出來干涉。

記得有一次，她要出門去和一位朋友吃午飯，我正在她們家裏坐着閑談，她要我去上她姊姊房裏把一隻新買的皮鞋拿來替她穿上。這一雙皮鞋，似乎太小了一點，我捏了她的腳替她穿了半天，才穿上了一隻。她氣得急了，就舉起手來，向我的伏在她小腹前的臉上頭上脖子上亂打起來。我替她穿好第二隻的時候，脖子上已經有幾處被她打得青腫了。到我站起來，對她微笑着，問她『穿得怎麼樣？』的時候，她說『右腳尖有點痛！』我就挺了身子，很正經地對她說，『踢兩腳罷！踢得寬一點，或者可以好些！』

說到她那雙腳，實在不由人不愛。她已經有二十多歲了，而那雙肥小的腳，還同十二三歲的小女孩的腳一樣。我也曾爲她穿過絲襪，所以她那雙肥嫩晰白，腳尖很細、後跟很厚的肉腳，時常要作我的幻想的中心。從這一雙腳，我能夠想出許多離奇的夢境來。譬如在吃飯的時候，我一見了粉白油潤的香稻米飯，就會

聯想到她那雙腳上去。『萬一這碗裏，』我想，『萬一這碗裏盛着的，是她那雙嫩腳，那麼我這樣的在這裏咀嚼，她必會感到一種奇怪的癢痛。假如她橫躺着身體，把這一雙肉腳伸出來任我咀嚼的時候，從她那兩條很曲的口唇線裏，必會發出許多真不真假不假的喊聲來。或者轉起身來，也許很命的在頭上打我一下的。……』我一想到此地飯就要多吃一碗。

像這樣活潑放達的老二，像這樣柔順蠢笨的我，這兩人中間的關係，在半年裏發生出來的這兩人中間的關係，當然可以想見得到了。況我當時，還未滿二十七歲，還沒有取親；對於將來的希望，也還很有自負心哩！

當在陳家起坐室裏說笑話的時候，我的那位友人的太太，也曾向我們說起過。『老二，李先生若做了你的男人，那他就天天可以替你穿鞋着襪，并且還可以做你的出氣洞，白天晚上，都可以受你的踢打，豈不很好麼？』老二聽到這些話，總老是笑着，對我斜視一眼說：『李先生不行，太笨，他不會伺候人。我倒

很願意受人家的踢打，只教有一位能夠命令我，教我心服的男子就好了。」在這樣的笑談之後，我心裏總滿感着憂鬱，要一個人跑上馬路去走半天，才能把胸中的鬱悶遣散。

有一天禮拜六的晚上，我和她在大馬路市政廳聽音樂出來。老大老三都跟了一位她們大姊夫的朋友看電影去了。我們走到一家酒館的門口，忽而吹來了兩陣冷風，這時候正是九十月之交的秋晚的時候，我就拉住了她的手，顫抖着說：「老二！我們上去吃一點熱的東西再回去罷！」她也笑了一笑說：「去吃點熱酒罷！」我在酒樓上吃了兩杯熱酒之後，把平時的那一種木訥怕羞的態度除掉了，向前後左右看了一眼，看見空洞的樓上，一個人也沒有，就推近了她的身邊，對她媚視着，一邊發着顫聲，一句一逗的對她說：「老二！我……我的心的心，你可能了解？我，我，我很想……很想和你長在一塊兒！」她舉起眼睛來看了我一眼，又曲了嘴唇的兩條線在口角上含着播弄人的微笑，回問我說：「長在一塊便怎麼



啦？」我大了膽，便擺過嘴去和她親了一個嘴，她竟劈面的打了我一個嘴把。樓下的伙計，聽了拍的這一聲大響聲，就急忙的跑了上來，問我們「還要什麼酒菜？」我忍着眼淚，還是微微地笑着對伙計說：「不要了，打手巾來！」等到伙計下去的時候，她仍舊是不改常態的對我說：「李先生！不要這樣，下回你若再幹這些事情，我還要打得兇哩！」我也只好把這事當作了一場笑話，很不自然地把我的感情壓住了。

凡我對她的這些感情，和這些感情所催發出來的行爲動作，旁人大約是看得很清楚的。所以老三雖則是一個很沉鬱，脾氣很特別，平時說話老是陰陽怪氣的女子，對我與老二中間的事情，有時却很出力的在爲我們拉攏。有時見了老二那一種打得我太很，或者嘲弄得我太難堪的動作，也着實爲我打過幾次抱不平，極婉曲周到地說出話來非難過老二。而我這不識好醜的笨伯，當這些時候心裏頭非但不感謝老三，還要以爲她是多事，出來干涉人家的自由行動。

在這一種情形之下，我和她們四姊妹，對門而住，來往交際了半年多。那一年的冬天，老二忽然與一個新自北京來的大學生訂婚了。

這一年舊歷新年前後的我的心境，當然是惑亂得不堪，悲痛得非常。當沉悶的時候，邀我去吃飯，邀我去打牌，有時候也和我兩人去看電影的，倒是平時我所不大喜歡，常和老二兩人叫她做陰私鬼的老三。而這一個老三，今天却突然的在這個南方的港市裏，在這一個人細雨朦朧的秋天的晚上，偶然遇見了。

想到了這裏，我手裏拿着的那枝紙煙，已經燒剩了半寸的灰燼，面前杯中倒上的酒，也已經冷了。糊裏糊塗的喝了幾口酒，吃了兩三筷菜，伙計又把一盤生翅湯送了上來。我吃完了晚飯，慢慢的冒雨走向旅館來，洗了手臉，換了衣服，躺在床上，翻來覆去，終於一夜沒有合眼。我想起了那一年的正月初二，老三和我兩人上蘇州去的一夜旅行。我想起了那一天晚上，兩人默默的在電燈下相對的情形。我想起了第二天早晨起來，她在她的帳子裏叫我過去，爲她把掉在地下的

衣服檢起來的聲氣。然而我當時終於忘不了老二，對於她的這種種好意的表示，非但沒有回報她一二，并且簡直沒有接受她的餘裕。兩個人終於白旅行了一次，感情終於沒有接近起來，那一天午後，就匆匆的依舊同兄妹似的回到上海來了。過了元宵節，我因為胸中苦悶不過，便在報館裏辭了職，和她們姊妹四人，也沒有告別，一個人連行李也不帶一件，跑上北京的冰天雪地裏去，想去把我的過去的一切忘了，把我的全部的煩悶葬了。嗣後兩三年來，東飄西泊，却還沒有在一處住過半年以上。無聊之極，也學學時髦，把我的苦悶寫出來，做點小說賣賣。然而於不知不覺的中間，終於得了呼吸器的病症。現在飄流到了這極南的一角，誰想得到再會和這老三相見於黃昏的路上的呢！啊，這世界雖說很大，實在也是很小的，兩個浪人，在這樣的天涯海角，也居然再能重見，你說奇也不奇。我想前想後，想了一夜，到天色有點微明，窗下有早起的工人經過的時候，方纔昏昏地睡着。也不知睡了幾久，在夢裏忽而聽到幾聲咯咯的扣門聲。急忙夾着被條，坐

起來一看，夜來的細雨，已經晴了，南窗裏有兩條太陽光線，灰黃黃的灑在那裏。我含糊地叫了一聲『進來！』而那扇房門却老是不往裏開。再等了幾分鐘，房門還是不向裏開，我纔覺得奇怪了，就披上衣服，走下床來。等我兩腳剛立定的時候，房門却慢慢的開了。跟着門進來的，一點兒也不錯，依舊是陰陽怪氣，含着半臉神祕的微笑的老三。

『啊，老三！你怎麼來得這樣早？』我驚喜地問她。

『還早麼？你看太陽都斜了啊！』

說着，她就慢慢地走進了房來，向我的上下看了一眼，笑了一臉，就彷彿害羞似的去窗面前站住，望向窗外去了。窗外頭夾一重走廊，遙遙望去，底下就是一家富室的庭園，太陽很柔和的灑在那些未凋落的槐花樹和雜樹的枝頭上。

她的裝束和從前不同了。一件芝蔴呢的女外套裏，露出了一條白花絲的圍巾來，上面穿的是半西式的八分短襖，裙子係黑印度緞的長套裙。一頂淡黃綢的女

帽，深蓋在額上，帽子的捲邊下，就是那一雙迷人的大眼，瞳人很黑，老在凝視着什麼似的大眼。本來是長方的臉，因為有那頂帽子深覆在眼上，所以看去彷彿是帶點圓味的樣子。兩三年的歲月，又把她那兩條從鼻角斜拖向口角去的紋路刻深了。蒼白的臉色，想是昨夜來打牌辛苦了的原因。本來是中等身材不肥不瘦的軀體，大約是我自家的身體縮矮了罷，看起來彷彿比從前高了一點。她背着我呆立在窗前。我看看她的肩背，覺得是比從前瘦了。

「老三！你站在那裏幹什麼？」我扣好了衣裳，向前捱近了一步，一邊把右手拍上她的肩去，勸她脫外套，一邊就這樣問她。她也前進了半尺，把我的右手輕輕地避脫，朝過來笑着說：

「我在這裏算賬。」

「一清早起來就算賬？什麼賬？」

「昨晚上的贏賬。」

『你贏了麼？』

『我那一回不贏？只有和你來的那回却輸了。』

『噢，你還記得那麼清？輸了多少給我？那一回？』

『險些兒輸了我的性命！』

『老三！』

『……………』

『你這脾氣還沒有改過，還愛講這些死話。』

以後她只是笑着不說話，我拿了一把椅子，請她坐了，就上西角上的水盆裏去嗽口洗臉。

一忽兒她又叫我說：

『李先生！你的脾氣，也還沒有改過，老愛吸這些紙煙。』

『老三！』

「……………」

「幸虧你還沒有改過，還能上這裏來。要是昨天遇見的是老二哩，怕她是不肯來了。」

「李先生！你還沒有忘記老二麼？」

「彷彿還有一點記得。」

「你的情義真好！」

「誰說不好來着！」

「老二真有福分！」

「她現在在什麼地方？」

「我也不知道，好久不通信了，前二三個月，聽說還在上海。」

「老大老四哩！」

「也還是那一個樣子，仍復在民德里。變化最多的，就是我吓！」

『不錯，不錯，你昨天說不要我上你那裏去，這又爲什麼來着？』

『我不是不要你去，怕人家要說閒話。你應該知道，阿陸的家裏，人是很多的。』

『是的，是的，那一位華僑姓陸罷。老三，你何以又會看中了這一位胖先生的呢？』

『像我這樣的人，那裏有看中看不中的好說，總算是做了一個怪夢。』

『這夢好麼？』

『又有什麼好不好，連我自己都莫名其妙。』

『你莫名其妙，怎麼又會和他結婚的呢？』

『什麼叫結婚呀。我不過當了一個禮物，當了一個老大和姊夫的禮物。』

『老三！』

『……………』



「他怎麼會這樣的早死的呢？」

「誰知道他，害人的。」

因為她說話的聲氣消沈下去了，我也不敢再問。等衣服換好，手臉洗畢的時候，我從衣袋裏拿出表來一看，已經是二點過了三個字了。我點上一枝煙捲，在她的對面坐下，偷眼向她一看，她那臉神祕的笑容，已經看不見一點踪影。下沈的雙眼，口角的深紋，和兩頰的蒼白，完全把她畫成了一個新寡的婦人。我知道她在追懷往事，所以不敢打斷她的思路。默默地呼吸了半刻鐘煙，她忽而站起來說：「我要去了！」她說話的時候，身體已經走到了門口。我追上去留她，她臉也不同轉來看我一眼。竟忽忽地出門去了。我又追上扶梯根前叫她等一等，她到了樓梯底下，纔把那雙黑漆漆的眼睛向我看了一眼，並且輕輕地說：「明天再來吧！」

自從這一回之後，她每天差不多總抽空上我那裏來。兩人的感情，也漸漸的

融洽起來了。可是無論如何，到了我想再逼進一步的時候，她總馬上設法逃避，或築起城堡來防我。到我遇見她之後，約莫將十幾天的時候，我的頭腦心思，完全被她攪亂了。聽說有呼吸器病的人，慾情最容易奮興，這大約是真的。那時候我實在再也不能忍耐了，所以那一天的午後，我怎麼也不放她回去，一定要她和我同去吃晚飯。

那一天早晨，天氣很好。午後她來的時候，却熱得厲害。到了三四點鐘，天上起了雲障，太陽下山之後，空中括起風來了。她彷彿也受了這天氣變化的影響，看她只是在一陣陣的消沈下去，她說了幾次要去，我拚命的強留着她，末了她似乎也覺得無可奈何，就俯伏了頭，儘坐在那裏默想。

太陽下山了，房角落裏，陰影爬了出來。南窗外看見的暮天半角，還帶着些微紫色。同舊棉花似的一塊灰黑的浮雲，靜靜地壓到了窗前。風聲烏烏的從玻璃窗裏傳透過來，兩人默坐在這將黑未黑的世界裏，覺得我們以外的人類萬有，都

已經死滅盡了。在這個沈默的，向晚的，鬧鬧的悲哀海裏，不知沉浸了幾久，忽而電燈像雷擊似的放光亮了。我站起了身，拿了一件我的黑呢舊斗篷，從後邊替她披上；再伏下身去，用了兩手，向她的胛下一抱，想乘勢從她的右側，把頭靠向她的頰上去的，她却同夢中醒來似的幕地站了起來，用力把我一推。我生怕她要再跑出門，跑回家去，所以馬上就跑上房門口去攔住。她看了我這一種混亂的態度，却笑起來了。雖則兀立在燈下的姿勢還是嚴不可犯的樣子。然而她的眼睛在笑了，臉上的筋肉的緊張也鬆懈了，口角上也有笑容了。因此我就大了膽，再走近她的身邊，用一隻手夾斗篷的圍抱住她，輕輕的在她耳邊說：

『老三！你怕麼？你怕我麼？我以後不敢了，不再敢了，我們一道上外面去吃晚飯去吧！』

她雖是不響，一面身體却很柔順地由我圍抱着。我挽她出了房門，就放開了她的手。由她走在前頭，走下扶梯，走出到街上去。

我們兩人，在日暮的街道上走，繞遠了道，避開那條P街，一直到那條M港最熱鬧的長街的中心止，不敢並着步講一句話。街上的燈火，全都燦爛地在放寒冷的光，天風還是烏烏的吹着，街路樹的葉子，息索息索很零亂的散落下來，我們兩人走了半天，纔走到望海酒樓的三樓上一間濱海的小室裏坐下。

坐下來一看，她的頭髮已經爲涼風吹亂。瘦削的雙頰，尤顯得蒼白，她要把斗篷脫下來，我勸她不必，並且教伙計馬上倒了一杯白蘭地來給她喝。她把熱茶和白蘭地喝了，又用手巾在頭上臉上擦了一擦，靜坐了幾分鐘，才把常態恢復，那一臉神祕的笑和炯炯的兩道眼光，又在寒冷的空氣裏散放起電力來了。

「今天真有點冷啊！」我開口對她說。

「你也覺得冷的麼？」

「怎麼我會不覺得冷的呢？」

「我以爲你是比天氣還要冷些。」

「老三！」

「……………」

「那一年在蘇州的晚上，比今天怎麼樣？」

「我想問你來着！」

「老三！那是我的不好，是我，我的不好。」

「……………」

她儘是沉默着不響，所以我也不能多說。在吃飯的中間，我只是獻着媚，低着聲，訴說當時在民德里的時候的情形。她到吃完飯的時候止，總共不遲說了十幾句話，我想把她的記憶喚起，把當時她對我的舊情復燃起來，然而看看她臉上的表情，却終於是不會爲我所動。到末了我被她弄得沒法了，就半用暴力，半用含淚的央告，一定要求她不要回去，接着就同拖也似的把她夾上了望海酒樓間壁的一家外國旅館的樓上。

夜深了，外面的風還在蕭騷地吹着。五十枝的電光，到了後半夜加起亮來，反照得我心裏異常的寂寞。室內的空氣，也增加了寒冷，她還是穿了衣服，隔着一條被，朝裏床躺在那裏。我撲過去了幾次，總被她推翻了下來，到最後的一次她却哭起來了。一邊哭，一邊又斷斷續續的說：

『李先生！我們的……我們的事情，早已……早已經結束了。那一年，要是那一年……你能……你能夠像現在一樣的愛我，那我……我也……不會……不會吃這一種苦的。我……我……你曉得……我……我……這兩三年來……』

說到這裏，她抽咽得更加厲害，把被窩蒙上頭去，索性任情哭了一個痛快。我想想她的身世，想想她日下的狀態，想想過去她對我的情節，更想想我自家的淪落的半生，也被她的哀泣所感動，雖則滴不下眼淚來，但心裏也儘在酸一陣痛一陣的難過。她哭了半點多鐘，我在床上默坐了半點多鐘，覺得她的眼淚，已經

把我的邪念洗清，心裏頭什麼也不想。又靜坐了幾分鐘，我聽聽她的哭聲，也已經停止，就又伏過身去，誠誠懇懇地對她說：

『老三！今天晚上，又是我不好，我對你不起，我把你的真意誤會了。我們的時期，的確已經過去了。我今晚上對你的要求，的確是卑劣得很。請你饒了我，噢，請你饒了我，我以後永也不再幹這一種卑劣的事情了，噢，請你饒了我！請你把你的頭伸出來，朝轉來，對我說一聲，說一聲饒了我吧！讓我們把過去的一切忘了，請你把今晚上的我的這一種卑劣的情事忘了。噢，

老三！』

我斜伏在她的枕頭邊上，含淚的把這些話說完之後，她的頭還是儘朝着裏床，身子一動也不肯動。我靜候了好久，她纔把頭朝轉來，舉起一雙淚眼，好像是在憐惜我又好像是在怨恨我地看了我一眼。得到了她這淚眼的一瞥，我心裏也不曉怎麼的起了一種比死刑囚遇赦的時候還要感激的心思。她仍復把頭朝了轉

去，我也在她的被外頭躺下了。躺下之後，兩人雖然都沒有睡着，然而我的心裏却很舒暢的默默的直躺到了天明。

早晨起來，約略梳洗了一番，她又同平時一樣的和我不笑了，而我哩，臉上雖在笑着，心裏頭却儘是一滴苦淚一滴苦淚的在往喉頭鼻裏咽送。

兩人從旅館出來，東方只有幾點紅雲罩着，夜來的風勢，把一碧的長天掃盡了。太陽已出了海，淡薄的陽光曬着的幾條冷靜的街上，除了些被風吹墮的樹葉和幾堆灰土之外，也比平時潔淨得多。轉過了長街送她到了上她自家的門口，將要分別的時候，我只緊握了她一雙冰冷的手，輕輕地對她說：

『老三！請你自家珍重一點，我們以後見面的機會，恐怕很少了。』我說出了這句話之後，心裏不曉怎麼的忽兒絞割了起來，兩隻眼睛裏同霧天似的起了一層蒙障。她彷彿也深深地朝我看了一眼，就很急促地抽了她的兩手，飛跑的奔向屋後去了。



這一天的晚上，海上有一灣眉毛似的新月照着，我和許多言語不通的南省人雜處在一艙裏吸煙。艙外的風聲浪聲很大，大家只在電燈下計算着這海船航行的速度，和到日港的時刻。

一九二七年一月十日在上海。

原书空白页

## 在寒風裏

上

「老東家——你母親——年紀也老了，這一回七月裏你父親做七十歲陰壽的時候，他們要寫下分單來分定你們弟兄的產業。帖子早已發出，大娘舅，二娘舅，陳家橋的外公，范家村的大先生，阿四老頭，都在各幫各親人的忙，先在下棋佈局，爲他們自己接近的人出力。你的四位哥哥，也在日日

請酒探親，送禮，拜客。和尚，我是曉得你對這些事情都不願意參預的，可是五嫂同她的小孩們，將來教她們吃什麼呢？她們娘家又沒有什麼人，族裏的房長家長，又都對你是不滿意的，只有我這一個老不死，雖在看不過他們的黑心，雖在日日替你和五嫂抱不平，但一個老長工，在分家的席上，那裏有一句話分。所以無論如何，你接到這一封信後，總要馬上回來，來趕七月十二日那一天陰壽之期。他們那一羣豺狼，當了你的面，或者也會客氣一點。五嫂是曉得你的脾氣，知道你不耐煩聽到這些話的，所以教我信也不必去發。但眼見得死了的老東家最痛愛的你這一房，將來要弄得飯都吃不成，那我也對不起死了的老東家你的父親，這一封信是我私下教東門外的測字先生寫的，怕你沒回來的路費，我把舊年年底積下來的五塊錢封在裏頭，接到這一封信之後，請你千萬馬上就回來。』

這是我們祖父手裏用下來的老僕長生寫給我的那封原信的大意。但我的接到

這信，是剛在長江北岸揚州城外的一個山寺裏住下的時候，已在七月十二那一天父親的陰壽之期之後了。

自己在這兩三年中，輾轉流離，老是居無定所。尤其是今年入春以後，因為社會的及個人的種種關係，失去了職業，失去了朋友親戚還不算稀奇，簡直連自己的名姓，自己的生命都有失去的危險，所以今年上半年中遷徙流寓的地方比往常更其不定，因而和老家的一段藕絲似的關係也幾乎斷絕了。

長生的那封用黃書紙寫的厚信封面上，寫着的地址原是我在半年以前住過一個多月的上海鄉下的一處地方。其後至松江，至蘇州，至青島，又回到上海，到無錫，到鎮江，到揚州。直到陰歷的八月盡頭方在揚州鄉下的那山寺裏住下，打算靜息一息之後，再作雲遊的計劃的，而秋風涼冷，樹葉已蕭蕭索索地在飛掉下來，江北的天氣，早就變成了殘秋的景象了，可憐忠直的長生的那封書札，也像是有活的義勇的精神保持着的樣子，為追趕我這沒出息的小主人的原因，也竟自

南而北，自北而南，不知走盡了幾千里路，這一回又自上海一程一程的隨車北上，直到距離他發信之日有兩個多月的時間之後，方纔到了我的手裏。信封面上的一張一張的附箋，和因轉遞的時日太久而在信封上自然發生的一條一條的縐痕，都像是那位老僕的吶吶吐說不清的半似愛惜半似責難的言語，我於接到他那封厚信的時候，真的感到了一種不可以命名的怯懼，有好一晌不敢把牠拆打開來閱讀牠的內容。

對信封面呆視了半天，心裏自然而然的湧起了許多失悔告罪之情，又朦朦朧朧地想起了些故鄉的日常生活，和長生平時的言動舉止的神情之後，胆子一大，我纔把信拆開了。在一行一行讀下去的中間，我的雙眼雖則釘住在那幾張粗而且黃的信紙之上，然而腦裏却正同在替信中的言語畫上濃厚的背景去的一樣，儘在展開歷來長生對我們一族的關係的各幅縮寫圖來。

長生雖然是和我們不同姓的一個外鄉人，但我們家裏六十年來的悲歡大事，

總沒有一次他是不在場的。他的跟他父親上我們屋裏來做看牛的牧童的時候，我父親還剛在鄉塾裏念書，我的祖父祖母還健在着哩。其後我們的祖父死了，祖母於爲他那獨養兒子娶媳婦——就是我們的母親——之先，就把她手下的一個使婢配給了他，他們倆口兒仍復和我們在一道住着。後來父親娶了我們母親，我們弟兄就一個一個的生下來了，而可憐的長生，在結婚多年之後，於生頭一個女兒的時候，他的愛妻却在產後染了重病，和他就成了死別。他把女兒抱回到了自己的鄉裏去後，又仍復在我們家裏做工。一年一年的過去，他看見了我們弟兄五人的長成，看見了我們父親祖母的死去，又看見了我們弟兄的娶婦生兒，而他還是和從前一樣的在我們家裏做工。現在第三代都已經長成了，他的女兒也已經嫁給了我們附近的一家農家的一位獨身者做媳婦，生下了外孫了，他也仍舊還在我們家裏做工。

他生性是笨得很的，連幾句極簡單的話都述說不清，因此他也不大歡喜說

話，而說出一句話來的時候，總是毒得不得了，堅決得不得了。他的高粗的身體和強大的氣力，却與此相反，是什麼人見了也要生怕懼之心的，所以平時他雖則總是默默不響，由你們去說笑話嘲弄他，但等他的毒性一發作，那就不問輕重，不管三七二十一，無論什麼重大的物事如搗臼磨石之類，他都會抓着擎起，合頭蓋腦的打上你的身來。可是於這樣的毒脾氣發了之後，等彌天的大禍闖出了之後，不多一忽，他就會同三歲的小孩子一樣，流着眼淚，合掌拜倒在你的面前，求你的寬恕，乞你的饒赦，直到你破顏一笑，仍復和他和解了的時候為止。像這樣愚笨無靈的他，大家見了他那種彷彿是吃了一驚似的表情，大約總要猜想他是一個完全沒有神經，沒有感情的人了，可是事實上却又不然。

他於那位愛妻死了的時候，一時大家都以為他是要為發瘋而死了。他的兩眼是呆呆向前面的空處在直視的，無論坐着立着的時候，從旁邊看將起來，總好像他是在注視着什麼的樣子，你只須靜守着他五分鐘的時間，他在這五分鐘之



內，臉上會一時變喜，一時變憂的變好幾回。並且在這中間，不管牠旁邊有沒有人在，他會一個人和人家談話似的高聲獨語起來。有時候簡直會同小孩子似的一聲高哭出來。眼淚流滿了兩頰，流上了他的那兩簇捲曲黃黑的鬍子，他也不想去擦一擦，所以亮晶晶的淚滴，老是同珍珠似的掛在他的鬍子角上的。有時候在黑夜裏，他這樣的獨語一陣，高哭一陣之後，就會從床上跳起身來，輕輕開了大門，一個人跑出去，去跑十幾里路，上北鄉我們的那座祖墳山邊上他那愛妻的墓上去坐到天明。像這樣狀態，總繼續了半年的樣子，後來在寒冬十二月的晚上，他冒了風雪，這樣的去坐了一宵，回來就得了一場大病。大病之後，他的思念愛妻之情，似乎也淡薄下去了。可是直到今日，你若提起一聲夏姑——這是他愛妻的名字——他就會坐下來夏姑長夏姑短的和你說許許多多的廢話。

第二次的他的發瘋，是當我父親死的那一年。大約因我父親之死，又觸動了他的對愛妻悲悼之情了罷，他於我父親死後，哭了叫了幾天還不足，竟獨自一個

人上墳山脚下的那座三開間大的空莊屋裏去住了兩個多月。

在最近的——雖說是最近，但也已經是六七年前的事情了——我們祖母死的時候，照理他是又該發瘋的，但或者是因為看見死的場面已經看慣了的原因罷，他的那一種瘋症竟沒有發作。不過在替祖母送葬的那一天他悲悲切切地在路上哭送了好幾里路。

在這些生死大難之間，或者是可以說感情易動的，倒還不足以證實他的感情纖弱來，最可怪的，是當每年的冬天，我們不得不賣田地房屋過年的時候，他也總要同瘋了似的亂罵亂嚷，或者竟自朝至晚一句話也不講的死守着沈默地過幾天日子。

因為他這種種不近人情的結果，所以在我們鄉裏竟流行開了一個他的綽號，『長生顛子』這四個字，在我們鄰近的各鄉裏，差不多是無人不識的。可是這四個字的含義，也並不是完全係譏笑他的意思。有一半還是指他的那種對東家盡心竭

力的好處在講，有一半却是形容他的那種怪脾氣和他的那一副可笑的面容了，這一半當然是對他的譏笑。

說到他的面容，也實在太醜陋了。一張扁平的臉，上面只看得出兩個大小不同的空洞，下面只看得出幾簇黃曲的毛。兩個空洞，就是他的眼睛，同圓窗似的。他這兩隻眼睛，左右眼的大小是不同的。右眼比左眼要大三分之一，圓圓的一個眶裏，只見有黑眼珠在那裏放光，眼白是很少的，不過在外圍邊上有狹狹的一線而已。他的黃鬍子也生得很奇怪，平常的人總不過在唇上唇下，或者會生兩排長鬍，而他的鬍子却不然。正當嘴唇之上，他是沒有鬍子的，嘴唇角上有洋人似的兩簇，此外在頰骨下，一直連到喉頭，這兒一叢，那兒一簇的不曉得有幾多堆，活像是玉蜀黍頭上生在那裏的鬚毛。他的皮色是黑裏帶紫的，面皮上一個個的毛孔很大很深，近一點看起來，幾乎要疑他是一張麻臉。鼻頭是扁平的朝天鼻，那張嘴又老是吃了一驚似的張開在那裏的。因為他的面相是這樣，所以我們鄉下若

打算騙兩三歲的小孩要他恐怖的時候，只教說一聲『長生顛子來了』就對，小孩們聽見了『長生顛子』這四個字，在哭的就會止住不哭，不哭的或者會因恐怖而哭起來。可是這四個字也並不是專在這壞的方面用的，有時候鄉下的幫傭者對人家的太出力的長工有所非難不滿的時候，就會說『你又不是長生顛子，要這樣的幫你們東家幹什麼？』

我在把長生的來信一行一行地讀下去的中間，腦裏儘在展開以長生爲中心的各種悲喜的畫幅來。不識是什麼原因，對於長生的所以要寫那封信給我的主要動機，就是關於我們弟兄析產的事情等，我却並不願多費一點思索。後來讀到了最後一張，捏到了重重包在黃書紙裏的那張中國銀行的五元舊鈔票的時候，不曉怎麼，我却忽而覺得心裏有點痛起來了。無知的長生，他竟把這從節衣節食中積起來的五塊錢寄給我了。並且也不開一張匯票，也不作一封掛號或保險信寄。萬一封原信失去，或者中途被拆的時候，那你又怎麼辦呢？我想起了這一層，又

想起了四位哥哥的對於經濟得失的精明的計算，並且舉起眼睛來看看寺檐頭風雲慘澹的山外的天空，茫然自失，竟不知不覺的呆坐到了天黑。等寺裏的小和尚送上燈來，叫我去吃晚飯的時候，我的這一種似甘又苦的傷感情懷，還沒有完全脫盡。

那一晚上當然是一晚沒有睡着。我心裏顛顛倒倒，想了許多事情。

自從離開故鄉以來，到現在已經有十六七年了。這中間雖然也回去過幾次，雖也時常回家去小住，然而故鄉的這一個觀念和我現在的生活却怎麼也生不出關係來。當然老家的田園舊業，也還有一點剩在那裏。然而弟兄五人，個個都出來或念書或經商，用的錢是公衆的，賺的錢是私己的，到了現在再說分家析產，還有點什麼意義呢？并且像我這樣的一個沒出息的兒子，到如今化的家裏的錢也已經不少了。末了難道還想去多爭一畝田多奪一間屋來養老麼？弟兄的爭產，是最可羞的一件事情，況且我由家庭方面，族人方面，和養在家裏的兒女方面說起

來，都是一個不能治產的沒有戶主資格的人，那裏還有面目再去和鄉人見面呢，一想到這裏，我覺得長生的這一封信的不能及時送到，倒是上帝有靈，彷彿是故意使我避過一場爲難的大事似的。想來想去，想到了半夜，我就挑燈起來，寫了一封回信，打算等天亮之後就跑到城裏去寄出。

『讀了長生的來信，使我悲痛得很。我不幸，不能做官發財，只曉得使家用裏的金錢，到現在也還沒有養活老婆兒子的能力。分家的席上，不管他們有沒有分給我，我也決沒有面目來多一句嘴的。幸喜長生的來信到此地已經是在分家的期後，倒使我免去了一種爲難的處置。無論如何，我想分剩下來，你們幾口的吃住問題總可以不擔心思的，有得分就分一點，沒得分也罷了，你們可以到墳莊去安身，以祭田作食料的。我現在住在揚州鄉下，一時不能回來，長生老了，若沒有人要他去靠老，可以教他和我們同住。孤伶丁一個人，到現在老了，教他上那裏去存身呢？我現在身體還好，請你們也要

保重，因為窮人的財產就是身體。』……

這是我那封回信的大意，當然是寫給我留養在家中的女人的。回信發後，這一件事情也就忘記了。並且天氣也接連着晴了幾天，我倒得了一個遊逛的機會，凡天雷門廣儲門以北，及出西北門二三十里地的境內，各名勝的殘蹟，都被我搜訪到了。

## 下

寒空裏刮了幾日北風，本來是荒涼的揚州城外，又很急速的變了一副面相。黃沙彌望的山野之間，連太陽晒着的時候都不能使人看出一點帶生氣的東西來。早晨從山脚下走過向城裏運搬產物去的騾兒項下的那些破碎的鐵鈴，又塔蘭塔蘭地響得異常的淒寂，聽起來真彷彿是在大漠窮荒，一個人無聊賴地伏臥在穹廬帳底，在度謫居的歲月似的。尤其是當燈火青燐的晚上，在睡不着的中間，倚枕靜

聽着北風吹動寺檐的時候，我的喜歡熱鬧的心，總要渴念着大都會之夜的快樂不已。我對這一時已同入葬在古墓堆裏似的平靜的生活，又生起厭倦之心來了。正在這一個時候，我又接到了一封從故鄉寄來的回信。

信上說得很簡單，大旨是在告訴我這一回分家的結果。我的女人和小孩，已搬上坟莊去住了，田地分得了一點，此外就是一筆現款，係由這一次的出賣市房所得的，每房各分得了八百元。這八百元款現在還存在城裏的聚康莊內，問我不要。母親和二房同住，仍在河口村的老屋裏住着。末了更告訴我說，若在外邊沒有事情，回家去一趟看看老母也是要緊的，她老人家究竟年紀老了，近來時常在患病。

接到了這一封信，我不待第二次的思索，就將山寺裏的生活作了一個結束。第二天早晨一早，就辭別了方丈，走下山來。從福運門外搭汽車趕到江邊，還是中午的時候，過江來吃了一點點心，坐快車到上海北站，正是滿街燈火，夜市方



酣的黃昏八九點之交。我雇了一乘汽車，當夜就上各處去訪問了幾位直到現在還對我保持着友誼的朋友，告訴他們以這幾個月寂寥的生活，並且告訴他們以再想上上海附近來居住的意思。朋友中間的一位，就爲我介紹了一間在虹橋路附近的鄉下的小屋，說這本來是他的一位有錢的親戚，造起來作養病之所的，但等這小屋造好，病人已經入了病院，不久便死去了。他們家裏的人到現在還在相信這小屋的不利，所以沒有人去居住。假若我不嫌寂寞，那無論什麼時候，都可以搬進去住的，我聽了他的說明，就一心決定了去住這一間不利的小屋，因而告訴他在這兩三天內，想回故鄉去看看老母，等看了老母回來馬上就打算搬入這一間鄉下的閑房去住，請他在這中間，就將一切的交涉爲我代辦辦好。此外又談了許多不關緊要的閑天，并上兩三家舞場去看了一回熱鬧，到了後半夜纔和他們分手，在北站的一家旅館內去借了一宵宿。

兩天之後，我又在回故鄉去的途上了。可是奇怪得很，這一回的回鄉，胸中

一點兒感想也沒有。連在往年當回鄉去的途中老要感到的那一種『我是落魄了回來了』的感傷之情都起不起來。

當午前十一點的時候，船依舊同平日一樣似的在河口村靠了岸。我一個人也飄然從有太陽晒着的野道上，走回到那間朝南開着大門的老屋裏去。因為是將近中午的緣故，路上也很少有認識的人遇見。我舉起了很輕的脚步，嘴裏還尖着嘴唇在吹着口笛，徐徐緩慢，同剛離開家裏上近村去了一次回來的人似的在走回家去。走到圍在房屋外圍的竹籬笆前，一切景象，還都同十幾年前的樣子一樣。庭前的幾顆大樹，屋後的一排修竹，黑而且廣的那一圈風火圍牆，大門上的那一塊南極呈祥的青石門楣，都還同十幾年前的樣子一點兒也沒有分別。直到我走盡了外圍隙地，走進了大門之後，我的脚步便不知不覺地停住了。大廳上一個人影也沒有。本來是掛在廳前四壁的那些字畫對聯屏條之類，都不知上那裏去了。從前在廳上擺設着的許多紅木器具，兩扇高大的大理石圍屏，以及錫製的燭臺掛燈

之類，都也失了蹤影，連天井角裏的兩隻金魚大缸都不知去向了。空空的五開間的這一間廳屋，只剩了幾根大柱和一堆一眼看將起來原看不大清爽的板凳小木箱之類的東西堆在西首上面的廳角落裏。大門口，天井裏，同正廳的檐下原有太陽光晒在那裏的，但一種莫名其妙的冷氣突然間侵襲上了我的全身。這一種衰敗的樣子，這一幅沒落的景象，實在太使我驚異了。我呆立了一陣，從廳後還是沒有什麼人出來，再舉起眼睛來看了看四周，我真想背轉身子就舉起脚步來跑走了。但當我的視線再落到西首廳角落裏的時候，一個紅木製的同小櫃似的匣子背形，却從亂雜的一堆粗木器的中間吸住了我的注意，從這匣子的朝裏一面的面上波形鑲在那裏的裝飾看起來，一望就可以斷定牠是從前係掛釘在這廳堂後樓上的那個精緻的祖宗堂無疑。我還記得少年的時候，從小學校放假回來，如何的愛偷走上慈樓去看這雕刻得很精緻的祖宗堂過。我更想起當時又如何的想把這小小的祖宗堂拿下來佔爲己有，想將我所愛的幾個陶器的福祿壽星人物供到裏頭去過。現在

看見了這祖宗堂的被亂雜堆置在一個地方，我的想把牠佔爲已有的心思一時又起來了，不過感到的感覺和年少的時候却有點不同。那時候只覺得牠是好玩得很，不過想把牠拿來作一個上等的玩具，這時候我心裏感到的感覺却簡單地說不出來，總覺得這樣的被亂堆在那裏還是讓我拿了去的好。

我一個人呆立在那裏看看想想，不知立了多少時候，忽而聽見背後有跑得很快的脚步聲響了。回轉頭來一看，我又吃了一驚。兩年多不見的姪兒阿發，竟穿上了小操衣，拿着了小書包從小學裏放學回來了。他見了我，一時也同驚極了一樣，忽而站住了脚，張大了兩眼和那張小嘴，對我呆呆注視了一會。等我笑着叫他『阿發，你娘哩！』的時候，他纔作了笑臉，跳近了我的身邊叫我說：

『五叔，五叔，你什麼時候回來的？……娘在廚下燒飯罷？爸爸和哥哥等都上外婆家去了。』

我撫着他的頭，和他一道想走進廚下去的中間，忽兒聽見東廂房樓板上童童

的一聲，彷彿是有一塊大石倒下在樓板上的樣子。我舉起頭來向有聲響的方面一看，正想問他的時候，他却輕輕的笑着告訴我說：

『娜娜（祖母）在叫人哩！因為我們在廚下的時候多，聽不出她的叫聲，所以把那個大秤錘給了她，教她要叫人的時候，就那麼的從床上把鐵錘推下來的。』

他的話還沒有說完，東北角的廳裏果然二嫂嫂出來了。突然看見了我和阿發，她也似乎吃了一驚，就大聲笑着說：

『啊，小叔，你是什麼時候回來的？五嬸正教長生送了一簍冬筍來，他還在廚下坐着哩，你還沒有回到莊屋裏去過麼？』

『是剛剛從輪船上來的。娘哩？還睡在那裏麼？』

『這一向又睡了好幾天了，你却先上廚下去洗個面喝口茶罷，我上一上去就來。』

說着她就走上了東夾衖裏的扶梯，我就和阿發一道走進到了廚下。

長生背朝着外面，駝了背坐在灶前頭那張竹榻上吸煙，聽見了我和阿發的腳步聲，他就立了起來。看見了我，猛然間他也驚呆住了。

『噢，和和……，五五……，你你……』

可憐急得他叫也叫不出來，我和阿發，看了他那一種驚惶着急的樣子，不覺都哈哈哈哈哈的笑起來了，原來我的乳名叫作和尚，小的時候，他原是和尚和尚的叫我叫慣的，現在因為長年的不見，并且我也長大了，所以他看見我的時候，不知道叫我作什麼的好。我笑了一陣，他的驚惶的樣子也安定了下去，阿發也笑着跑到灶下去弄火去了，我纔開始問他：

『你仍和我們住在一道麼？莊屋裏的情形怎麼樣？』

他搖了搖頭，作了一副很認真的樣子，對我呆視着輕輕的問說：

『和和……五，五先生，我那信你接到了麼？你……你的來信，我也聽見說

了，我很多謝你，可是我那女兒，也在叫我去同她們住。」

說到這裏，二嫂嫂已從前面走了進來，我就把長生撇下，舉起眼睛來看她。我在她的微笑的臉上，却發見了一道隱伏在眉間的憂意。

「老人家的脾氣，近來真越變得古怪了。」

她微笑搖搖頭說。

「娘怎麼樣，病總不十分厲害吧？」

我問她。

「病倒沒有什麼，可是她那種脾氣，長生吓，你總也知道的罷？」

說着她就轉向了長生，彷彿是在徵他的同意。我這回跑了千把里路，目的是想來看看這一位老母的病狀的，經嫂嫂那麼的一說，心裏倒也想起了從前我每次回來她老人家每次總要和我意見衝突弄得我不得不懊惱而走的種種事情，一瞬間我却失悔了，深悔我這一回的飄然又回到了故鄉來。但再回頭一想，覺得她老人

家究竟是年紀大了，像這樣在外面流離的我，如此的更和她能夠見得幾回的面。所以一挺起身，我就想跑出前廳來上樓去看看她的病容。但走到了廳門邊上，嫂嫂又叫我回去說：

『小叔，你是明白的人，她老人家脾氣向來是不好的，你現在還是不去看她罷，等吃了飯後，她高興一點的時候再去不遲。』

被嫂嫂這麼的一阻，我却更想急急乎去見見她老的面了，於是就不管三七二十一，跑出廳前，跑上了廂樓。

廂樓上的窗門似乎因為風多都關閉在那裏，所以房裏面光線異常的不足。我上樓之後，就開口親親熱熱地叫了一聲『娘！』但好久沒有回音。等我的目光習慣了暗處的光線，舉日向床上看去的時候，我纔看出了床上的帳子係有半邊鈎掛起在那裏的，我們的那位老母却背朝着了外床，打側睡在棉被窩裏。看了她半天的沒有回音，我以為她又睡着在那裏了，所以不敢再去驚動，就默默的在床前站



立了好一會。看看她是聲息也沒有，一時似乎是不會醒轉來的樣子，我就打算輕輕走下樓來了。但剛一舉脚，床上我以為是睡着的她却忽而發了粗暴的喉音說：

『你也曉得回來的麼？』

我驚異極了，正好像是臨頭被潑了一身冷水。

『你回來是想來分幾箇錢去用用的罷？我的兒女要都是像你一樣，那我怕要死了爛在床上也沒有人來收拾哩！哼，你們真能幹，你那媳婦兒有她的毒計，你又有你的方法。今天我是還沒有死哩，你又想來拆了我的老骨頭去當柴燒了麼？我的這一點金器，可是輪不到你們倆的，老實先同你們說了罷？』

我聽了她的這一番突如其來的毒罵，真的知覺也都失去，弄得全身的血液都似乎凝結住了。身上發了抖，上顎骨與下顎骨中間格格地發出了一種互擊的聲音。眼睛也看不出什麼東西來了，黑暗裏只瞥見有許多金星火花。在眼前迸發飛轉，耳朵裏也只是嗡嗡地在作怪鳴，我這樣驚呆住兀立了不曉得有多少時候，忽

而聽見嫂嫂的聲音在耳朵邊上叫說：

『小叔，小叔，你上下面去吃飯去罷！娘也要喝酒了啊。』

我昏得連出去的路都辨不清了，所以在黑暗裏竟跌翻了幾張小凳，纔走出了廂樓的房門，聽見了我跌翻了凳子的聲音之後，床裏面又叫出來說：

『這兒的飯是不准你來吃的，這兒是老二的屋裏，不是老屋了。』

我一跑下樓梯，走到了廳屋的中間，看見長生還抬起了頭，駝着了背，很擔憂似的在向廂房樓上看着。一見了他的這一副樣子，我的知覺感情就都恢復了，一時勉強忍住得好久的眼淚，竟撲漱漱滾下了好幾顆來。我頭也不回顧一眼，就跑出了廳門，跑上了門前的隙地，想仍復跑上船埠頭去，等下午那一班向杭州出發的船去。但走上村道的時候，長生却含着了淚聲，在後面叫我說：

『和和……和……，五先生，你等一等……』

我聽了他的叫聲，就也不知不覺的放慢了脚步，等他走近了我的背後，只差

一兩步路的時候，我就一邊走着一邊強壓住了自己啜泣的鼻音對他說：

『長生，你回去罷，莊屋裏我是不去了。我今晚上還要上上海去。』

在說話的中間他却已經追上了我的身邊，用了他的那隻大手，向我肩上一拉，他又吶吶的說：

『你，你去吃了飯去。他們的飯不吃，你可以上我女兒那裏去吃的。等吃了飯我就送你上船好了。』

我聽了他這一番話，心裏更是難堪了，便舉起袖子來擦了一擦眼淚，一句話也不說，由他拉着，跟他轉了一箇方向，和他走上了他女兒的家中。

等中飯吃好，手臉洗過，吸了一枝煙後，我的氣也平了，感情也回復了常態。因為吃飯的時候，他告訴了我許多分家當時的又可氣又可笑的話，我纔想起了剛纔在廳上看見的那箇祖宗神堂。我問了他些關於北鄉莊屋裏的事情，又問他可不可以抽出兩三日工夫來，和我同上上海去一趟。他起初以為我在和他開玩

笑，後來等我想把那箇大家不要的祖宗堂搬去的話說出之後，他就跳起來說：

『那當然可以，我當然可以替你背了上上海去的。』

等他先上老屋去將那箇神堂搬了過來，看看搭船的時間也快到了，我們就托他女兒先上藥店裏去帶了一個口信給北鄉的莊屋，說明我們兩人的將上上海。

那一天晚上的滬杭夜車到北站的時候，我和他兩個孤伶仃的清影，直被擠到了最後纔走出鐵柵門來，因為他背上背着了那紅木的神堂，走路不大方便，而他自己又彷彿是在背着活的人在背上似的，生怕被人擠了，致這神堂要受一點委屈。

第二天的午前，我先在上海將本來是寄存在各處的行李舖蓋書架桌椅等件搬了一搬攏來，此外又買了許多食用的物品及零碎雜件等包作了一大包。午後纔去找着了那位替我介紹的朋友，一同遷入了虹橋路附近的那間小屋。

等洗掃乾淨，什器等件擺置停當之後，匆促的冬日，已經低近了樹梢，小屋

周圍的草原及樹林中間，早已有渺茫的夜霧濛濛在擴張開來了。這時候我那朋友，早已回去了上海，雖然是很小，但也有三小間寬的這一間野屋裏只剩了我和長生的兩箇。我因為他在午後忙得也夠了，所以叫他且在檐下的籐椅子上躺息一下吸幾口烟，我自己就點上了洋燭，點上了煤油爐子，到後面的一間灶屋裏去準備夜膳。

等我把一罐牛肉和一罐蘆筍熱好，正在取刀切開麵包來的時候，從黑暗的那間朝南的起坐室裏却烏烏的傳了一陣啜泣的聲音過來。我拿了洋燭及麵包等類，走進到這間起坐室的時候，那裏知道我滿以為躺坐在檐下籐椅上吸烟的長生，竟跪坐在那祖宗神堂的面前地上，兩手抱着了頭儘在那裏一邊嚕嚕嚕嚕動着了嘴似在禱告。我看了這一種單純的迷信，心裏竟也爲他所打動了，在旁邊呆看了一忽，把洋燭和麵包之類向桌上一擺，我就走近了他的身邊伏下去扶他起來叫他說：

「長生，起來吃飯罷！」

他聽了我這一聲叫，似乎更覺得悲傷了，就放大了聲音高哭了起來，我坐倒在椅上，慢慢的慰撫了半天，他纔從地上立起，與我相對坐著，一邊哭一邊還繼續的說：

『和尚，我實在對老東家不起。我……我我實在對老東家不起。……要你……要你這樣去燒飯給我吃。……你那幾位兄嫂，……他們……他們真是黑心。……田地……田地山場他們都奪的奪爭的爭搶了去了……只……只……只剩了一個坟莊……和這一個神堂給你們。……我……我……我想起老東家在日，你們哥兒幾有的是穿有的是吃……住的是……是那間大廳堂，……到現在你……你只一個人住上這們小……小的草屋裏來，……還要……還要自己去燒飯……我……真對老東家不起……』

對這些斷續的苦語，我一邊在捏着麵包含在嘴裏一邊就也解釋給他聽說：

「住這樣的草舍也並不算壞，自己燒飯也是很有趣的。這幾年也是我自己運氣不好，找不到一定的事情，所以弄得大家都苦。若時運好一點起來，那一切馬上就可以變過的。兄嫂們也怪他們不得，他們孩子又多，現在時勢也真艱難。并且我一個人在外面用錢也的確用了太多了。」

說着我又記起了日間買來的那瓶威士忌酒，就開了瓶塞勸他喝了一杯，教他好振振精神，暖火一點。

這一餐主僕二人的最初的晚餐，整整吃了有四五個鐘頭。我在這中間把罐頭一回一回的熱了好幾次。直到兩人喝了各有些微醉，話到傷心，又相對哭了一陣之後，方纔罷休。

第二天天末又起了寒風，我們睡到了八點多鐘起來，屋前屋後還滿映着濃霜，洗完了手臉，煮了兩大杯咖啡喝後，長生說要回去了，我就從箱子裏取出了一件已經破舊的黑呢斗篷來，教他披上穿了回去。他起初還一定不肯穿著，後來

甯等我自己也拿了一件大氅來穿上之後，他纔將那件舊斗篷搭上了肩頭。

關好了門窗，和他兩人走出來走上了虹橋路的大道，同刀也似的北風吹得更猛了，長生到這裏纔把斗篷扯開，包緊了他那已經是衰老得不堪的身體。搭公共汽車到了徐家匯車站，正好去杭州的快車也就快到了。我替他買好了車票，送他上月台之後，他就催我快點回到那小屋裏去，免得有盜賊之類的壞東西破屋進去偷竊。我和他說了許多瑣碎的話後，回身就想走了，他又跑近了前來，將我那件大氅的皮領扯起，前後替我圍得好好，勉強裝成了一臉苦笑對我說：

『你快回去罷！』

我走開了幾步，將出站台的時候，又回過來看了一眼，看見他還是身體朝着了我俯頭在擦眼睛。我渾疑了一會，忽兒想起了衣服袋裏還攔在那裏的他給我的那封厚信，就又跑了過去，將信從袋裏摸了出來，把用黃書紙包好的那張五圓紙幣遞給他說：



『長生！這是你寄給我的。現在你總也曉得，我並不缺少錢用，你帶了回去罷！』

他將攔在眼睛上的那隻手放了下來，推住了我捏着紙幣的那隻右手，訥訥的說：

『我，我……昨天你給我的我還有在這兒哪！』

抬頭向他臉上瞥了一眼，我看見有兩行淚蹟在他那黃黑的鼻拗裏放光，並且嘴角上他的那兩簇有珠滴的黃鬍子也微微地在寒風裏顫動。我忍耐不住了，喉嚨頭塞起了一塊火熱的東西來，眼睛裏也突然感到了一陣酸熱。將那包厚紙包向他的手裏一擲，輕輕推了他一下，我一側轉身就放開大步急走出了車站。『長生，請你自己尊重！』我一邊閉上了眼睛在那裏急走，一邊在心裏却在默默的祝禱他的康健。

一九二九年一月作●

## 春風沈醉的晚上

### (一)

在滬上閒居了半年，因為失業的結果，我的寓所遷移了三處。最初我住在靜安寺路南的一間同鳥籠似的永也沒有太陽晒着的自由的監房裏。這些自由的監房的住民，除了幾箇同強盜小竊一樣的兇惡裁縫之外，都是些可憐的無名文士，我當時所以送了那地方一箇 Yellow Grub Street 的稱號。在這 Grub Street 裏住

了一個月，房租忽漲了價，我就不得不拖了幾本破書，搬上跑馬廳附近一家相識的棧房裏去。後來在這棧房裏又受了種種逼迫，不得不搬了，我便在外白渡橋北岸的鄧脫路中間，日新里對面的貧民窟裏，尋了一間小小的房間，遷移了過去。

鄧脫路的這幾排房子，從地上量到屋頂，只有一丈幾尺高。我住的樓上的那間房間，更是矮小得不堪。若站在樓板上升一升懶腰，兩隻手就要把灰黑的屋頂穿通的。從前面的衙裏踱進了那房子的門，便是房主的住房。在破布洋鐵罐玻璃瓶舊鐵器堆滿的中間，側着身子走進兩步，就有一張中間有幾根橫擋跌落的梯子靠牆擺在那裏。用了這張梯子往上面的黑黝黝的一個二尺寬的洞裏一接，即能走上樓去。黑沈沈的這層樓上，本來只有貓額那樣大，房主人却把牠隔成了兩間小房，外面一間是一個N煙公司的工女住在那裏。我所租的是梯子口頭的那間小房，因為外間的住者要從我的房裏出入，所以我的每月的房租要比外間的便宜幾角小洋。

我的房主，是一個五十來歲的彎腰老人。他的臉上的青黃色裏，映射着一層闇黑的油光。兩隻眼睛是一隻大一隻小，顴骨很高，額上頰上的幾條縐紋裏滿砌着煤灰，好像每天早晨洗也洗不掉的樣子。他每日於八九點鐘的時候起來，咳嗽一陣，便挑了一雙竹籃出去，到午後的三四點鐘總仍舊是挑了一雙空籃回來的，有時挑了滿擔回來的時候，他的竹籃裏便是那些破布破鐵器玻璃瓶之類。像這樣的晚上，他必要去買些酒來喝喝，一個人坐在床沿上瞎罵出許多不可捉摸的話來。

我與間壁的同寓者的第一次相遇，是在搬來的那天午後。春天的急景已經快晚了的五點鐘的時候，我點了一枝蠟燭，在那裏安放幾本剛從棧房裏搬過來的破書。先把牠們疊成了兩方堆，一堆小些，一堆大些，然後把兩個二尺長的裝畫的畫架覆在大大一點的那堆書上。因為我的器具都賣完了，這一堆書和畫架白天要當寫字臺，晚上可當床睡的。擺好了畫架的板，我就朝着了這張由書疊成的桌

子，坐在小一點的那堆書上吸煙，我的背係朝着梯子的接口的。我一邊吸煙，一邊在那裏呆看放在桌上的蠟燭火，忽而聽見梯子口上起了響動。回頭一看，我只見了一個自家的擴大的投射影子，此外什麼也辨不出來，但我的聽覺分明告訴我：『有人上來了。』我向暗中凝視了幾秒種，一個圓形灰白的面貌，半截纖細的女人的身體，方纔映到我的眼簾上來。一見了她的容貌我就知道她是我的間壁的同居者了。因為我來找房子的時候，那房主的老人便告訴我說，這屋裏除了他一個人外，樓上祇住着一個工女。我一則喜歡房價的便宜，二則喜歡這屋裏沒有別的女人小孩，所以立刻就租定了的。等她走上了梯子，我纔站起來對她點了點頭說；

『對不起，我是今朝纔搬來的，以後要請你照應。』

她聽了我這話，也並不同答，放了一雙漆黑的大眼，對我深深的看了一眼，就走上她的門口去開了鎖，進房去了。我與她不過這樣的見了一面，不曉是什麼

原因，我只覺得她是一個可憐的女子。她的高高的鼻樑，灰白長圓的面貌，清瘦不高的身體，好像都是表明她是可憐的特徵，但是當時正爲了生活問題在那裏操心的我，也無暇去憐惜這還未曾失業的女工，過了幾分鐘我又動也不動的坐在那一小堆書上看蠟燭光了。

在這貧民窟裏過了一個多禮拜，她每天早晨七點鐘去上工和午後六點多鐘下工回來，總只見我呆呆的對着了蠟燭或油燈坐在那堆書上。大約她的好奇心被我那癡不癡呆不呆的態度挑動了罷，有一天她下了工走上樓來的時候，我依舊和第一天一樣的站起來讓她過去。她走到了我的身邊忽而停住了腳。看了我一眼，吞吞吐吐好像怕什麼似的問我說：

『你天天在這裏看的是什麼書？』

（她操的是柔和的蘇州音，聽了這一種聲音以後的感覺，是怎麼也寫不出來的，所以我祇能把她的言語譯成普通的白話。）

我聽了她的話，反而臉上漲紅了。因為我天天呆坐在那裏，面前雖則有幾本外國書擺着，其實我的腦筋昏亂得很，就是一行一句也看不進去。有時候我祇想了想像在書的上一行與下一行中間的空白裏，填些奇異的模型進去。有時候我祇把書裏邊的插畫翻開來看看，就了那些插畫演繹些不近人情的幻想出來。我那時候的身體因為失眠與營養不良的結果，實際上已經成了病的狀態了。況且又因為我的唯一的財產的一件綿袍子已經破得不堪，白天不能走出外面去散步和房裏全沒有光線進來，不論白天晚上，都要點着油燈或蠟燭的緣故，非但我的全部健康不如常人，就是我的眼睛和腳力，也局部的非常萎縮了。在這樣狀態下的我，聽了她這一問，如何能夠不紅起臉來呢？所以我只是含含糊糊的回答說：

「我並不在看書，不過什麼也不做呆坐在這裏，樣子一定不好看，所以把這幾本書擺放着的。」

她聽了這話，又深深的看了我一眼，作了一種不了解的形容，依舊的走到她



的房裏去了。

那幾天裏，若說我完全什麼事情也不去找什麼事情也不會幹，却是假的。有時候，我的腦筋稍微清新一點下來，也會譯過幾首英法的小詩，和幾篇不滿四千字德國的短篇小說，於晚上大家睡熟的時候，不聲不響的出去投郵，在寄投給各新開的書局。因為當時我的各方面就職的希望，早已經完全斷絕了，只有這一方面，還能靠了我的枯燥的腦筋，想想法子看。萬一中了他們編輯先生的意，把我譯的東西登了出來，也不難得着幾塊錢的酬報。所以我自遷移到鄧脫路以後，當她第一次同我講話的時候，這樣的譯稿已經發出了三四次了。

(11)

在亂昏昏的上海租界裏住着，四季的變遷和日子的過去是不容易覺得的。我搬到了鄧脫路的貧民窟之後，只覺得身上穿在那裏的那件破綿袍子一天一天的重

了起來，熱了起來，所以我心裏想：

『大約春光也已經老透了罷！』

但是囊中很羞澀的我，也不能上什麼地方去旅行一次，日夜只是在那暗室的燈光下呆坐。有一天大約是午後了，我也是這樣的坐在那裏，間壁的同住者忽而手裏拿了兩包用紙包好的物件走了上來，我站起來讓她走的時候，她把手裏的紙包放了一包在我的書桌上說：

『這一包是葡萄漿的麵包，請你收藏着，明天好吃的。另外我還有一包香蕉買在這裏，請到我房裏來一道吃罷！』

我替她拿住了紙包，她就開了門邀我進她的房裏去。共住了這十幾天，她好像已經信用我是一個忠厚的人的樣子。我見她初見我的時候臉上流露出來的那一種疑懼的形容完全沒有了。我進了她的房裏，纔知道天還未暗，因為她的房裏有一扇朝南的窗，太陽反射的光線從這窗裏投射進來，照見了小小的一間房，由二

條板鋪成的一張床，一張黑漆的半桌，一隻板箱，和一條圓凳。床上雖則沒有帳子，但堆着有二條潔淨的青布被褥。半桌上有一隻小洋鐵箱擺在那裏，大約是她的梳頭器具，洋鐵箱上已經有許多油污的點子了。她一邊把堆在圓凳上的幾件半舊的洋布綿襖，粗布褲等收在床上，一邊就讓我坐下。我看了她那般勤待我的樣子，心裏倒不好意思起來，所以就對她說：

『我們本來住在一處，何必這樣的客氣。』

『我並不客氣，但是你每天當我回來的時候，總站起來讓我，我却覺得對不起得很。』

這樣的說着，她就將一包香蕉打開來讓我吃。她自家也拿了一隻，在床上坐下，一邊吃一邊問我說：

『你何以只住在家裏，不出去找點事情做做？』

『我原是這樣的想，但是找來找去總找不着事情。』

『你有朋友麼？』

『朋友是有的，但是到了這樣的時候，他們都不和我來往了。』

『你進過學堂麼？』

『我在外國的學堂裏曾經念過幾年書。』

『你家在什麼地方？何以不回家去？』

她問到了這裏，我忽而感覺到我自己的現狀了。因為自去年以來，我只是一日一日的萎靡下去，差不多把『我是什麼人？』『我現在所處的是怎麼一種境遇？』

『我的心裏還是悲還是喜？』這些觀念都忘掉了。經她這一問，我重新把半年來困苦的情形一層一層的想了出來。所以聽她的問話以後，我只是呆呆的看她，半晌說不出話來。她看了我這個樣子，以為我也是一個無家可歸的流浪人，臉上就立時起了一種孤寂的表情，微微的嘆着說：

『唉！你也是同我一樣的麼？』

微微的嘆了一聲之後，她就不說話了。我看她的眼圈上有些潮紅起來，所以就想了個另外的問題問她說：

『你在工廠裏做的是什麼工作？』

『是包紙煙的。』

『一天作幾個鐘頭工？』

『早晨七點鐘起，晚上六點鐘止，中上休息一個鐘頭，每天一共要作十個鐘頭的工。少作一點鐘就要扣錢的。』

『扣多少錢？』

『每月九塊錢，所以是三塊錢十天，三分大洋一個鐘頭。』

『飯錢多少？』

『四塊錢一月。』

『這樣算起來，每月一個鐘頭也不休息，除了飯錢，可省下五塊錢來。夠你

付房錢買衣服的麼？」

「那裏夠呢！并且那管理人又……啊啊！……我……我所以非常恨工廠的。你吃煙的麼？」

「吃的。」

「我勸你頂好還是不吃。就吃也不要去吃我們工廠的烟。我真恨死牠在這裏。」

我看看她那一種切齒怨恨的樣子，就不願意再說下去。把手裏捏着的半個吃剩的香蕉咬了幾口，向四邊一看，覺得她的房裏也有些灰黑了，我站起來道了謝，就走回到了我自己的房裏。她大約作工倦了的緣故，每天回來大概是馬上就入睡的，只有這一晚上，她在房裏好像是直到半夜還沒有就寢。從這一回之後，她每天回來，總和我說幾句話。我從她自家的口裏聽得，知道她姓陳，名叫二妹，是蘇州東鄉人，從小係在上海鄉下長大的。她父親也是紙煙工廠的工人，

但是去年秋天死了。她本來和她父親同住在那間房裏，每天同上工廠去的，現在却只剩了她一個人了。她父親死後的一個多月，她早晨上工廠去也一路哭了去，晚上回來也一路哭了回來的。她今年十七歲，也無兄弟姊妹，也無近親的親戚。她父親死後的葬殮等事，是他於未死之前把十五塊錢交給樓下的老人，托這老人包辦的。她說：

『樓下的老人倒是一個好人，對我從來沒有起過壞心，所以我得同父親在日一樣的去作工，不過工廠的一個姓李的管理人却壞得很，知道我父親死了，就天天的想戲弄我。』

她自家和她父親的身世，我差不多全知道了，但她母親是如何的一個人？死了呢還是活在那裏？假使還活着，住在什麼地方，等等，她却從來還沒有說及過。

天氣好像變了。幾日來我那獨有的世界，黑暗的小房裏的腐濁的空氣，同蒸籠裏的蒸氣一樣，蒸得人頭昏欲暈，我每年在春夏之交要發的神經衰弱的重症，遇了這樣的氣候，就要使我變成半狂。所以我這幾天來到了晚上，等馬路上人靜之後，也常常走出去散步去。一個人在馬路上從隘狹的深藍天空裏看看羣星，慢慢的向前行走，一邊作些漫無涯際的空想，倒是於我的身體很有利益。當這樣的無可奈何，春風沈醉的晚上，我每要在各處亂走，走到天將明的時候纔回家裏。我這樣的走倦了回去就睡，一睡直可睡到第二天的日中，有幾次竟要睡到二妹下工回來的前後方纔起來，睡眠一足，我的健康狀態也漸漸的回復起來了。平時祇能消化半磅麵包的我的胃部，自從我的深夜遊行的練習開始之後，進步得幾乎能容納麵包一磅了。這事在經濟上雖則是一大打擊，但我的腦筋，受了這些滋養，



似乎比從前稍能統一，我於遊行回來之後，就睡之前，却做成了幾篇 Allan Poe 式的短篇小說，自家看看，也不很壞。我改了幾次，抄了幾次，一一投郵寄出之後，心裏雖然起了些微細的希望，但是想想前幾回的譯稿的絕無消息，過了幾天，也便把牠們忘了。

隣住者的二妹，這幾天來，當她早晨出去上工的時候，我總在那裏酣睡。只有午後下工回來的時候，有幾次有見面的機會，但是不曉是什麼原因，我覺得她對我的態度，又回到從前初見面的時候的疑懼狀態去了。有時候她深深的看我一眼，她的黑晶晶、水汪汪的眼睛裏，似乎是滿含着責備我規勸我的意思。

我搬到這貧民窟裏住後，約莫已經有二十多天的樣子，一天午後我正點上蠟燭，在那裏看一本從舊書舖裏買來的小說的時候，二妹却急急忙忙的走上樓來對我說：

『樓下有一個送信的在那裏，要你拿了印子去拿信。』

她對我講這話的時候，她的疑懼我的態度更表示得明顯，她好像在那裏說：『呵呵！你的事件是發覺了啊！』我對她這種態度，心裏非常痛恨，所以就氣急了一點，回答她說：

『我有什麼信？不是我的！』

她聽了我這氣憤憤的回答，更像是得了勝利似的，臉上忽湧出了一種冷笑說：

『你自家去看罷！你的事情，只有你自家知道的！』

同時我聽見樓底下門口果真有一個郵差似的人在催着說：

『掛號信！』

我把信取來一看，心裏就突突的跳了幾跳，原來我前回寄去的一篇德文短篇的譯稿，已經在某雜誌上發表了，信中寄來的是五圓錢的一張匯票。我囊裏正是將空的時候，有了這五圓錢，非但月底要預付的來月的房金可以無憂，並且付過

房金以後，還可以維持幾天食料，當時這五圓錢對我的效用的擴大，是誰也不能推想得出來的。

第二天午後，我上郵局去取了錢，在太陽晒着的大街上走了一會，忽而覺得身上就淋出了許多汗來。我向我前後左右的行人一看，復向我自家的身上一看，就不知不覺的把頭低俯了下去。我頸上頭上的汗珠，更同盛雨似的，一顆一顆的鑽出來了。因為當我在深夜遊行的時候，天上並沒有太陽，并且料峭的春寒，於東方微白的殘夜，老在靜寂的街巷中留着，所以我穿的那件破綿袍子，還覺得不十分與節季違異。如今到了陽和的春日晒着的這日中，我還不能自覺，依舊穿了這件夜遊的敝袍，在大街上闊步，與前後左右的和節季同時進行的我的同類一比，我那得不自慚形穢呢？我一時竟忘了幾日後不得不付的房金，忘了囊中本來將盡的些微的積聚，便慢慢的走上了鬧路的估衣舖去。好久不在天日之下行走的我，看看街上來往的汽車人力車，車中坐着的華美的少年男女，和馬路兩邊的綢

緞鋪金銀鋪裏的豐麗的陳設，聽聽四面的同蜂衙似的嘈雜的人聲，腳步聲，車鈴聲，一時倒也覺得是身到了大羅天上的樣子。我忘記了我自家的存在，也想到我的同胞一樣的歡歌欣舞起來，我的嘴裏便不知不覺的唱起幾句久忘了的京調來了。這一時的涅槃幻境，當我想橫越過馬路，轉入鬧路去的時候，忽而被一陣鈴聲驚破了。我抬起頭來一看，我的面前正衝來了一乘無軌電車，車頭上站着的那肥胖的機器手，伏出了半身，怒目的大聲罵我說：

『豬頭三！儂（你）艾（眼）睛勿散（生）咯！跌殺時，叫旺（黃）狗（狗）抵儂（你）命噢！』

我呆呆的站住了脚，目送那無軌電車尾後捲起了一道灰塵，向北過去之後，不知是從何處發出來的感情，忽而竟禁不住哈哈哈哈哈的笑了幾聲。等得四面的人注視我的時候，我纔紅了臉慢慢的走向了鬧路裏去。

我在幾家估衣鋪裏，問了些夾衫的價錢，還了他們一個我所能出的數目，幾

個估衣舖的店員，好像是一個師父教出的樣子，都擺下了臉面，嘲弄着說：

『儂（你）尋薩咯（什麼）凱（開）心！馬（買）勿起好勿要馬（買）咯！』

一直問到五馬路邊上的一家小舖子裏，我看看夾衫是怎麼也買不成了，纔買定了一件竹布單衫，馬上就把牠換上。手裏拿了一包換下的綿袍子，默默的走回家來。一邊我心裏却在打算：

『橫豎是不夠用了，我索性來痛快的用牠一下罷。』同時我又想起了那天二妹送我的麵包香蕉等物。不等第二次的回想我就尋着了一家賣糖食的店，進去買了一塊錢巧格力香蕉糖雞蛋糕等雜食。站在那店裏，等店員在那裏替我包好來的時候，我忽而想起我有一月多不洗澡了，今天不如順便也去洗一個澡罷。

洗好了澡，拿了一包綿袍子和一包糖食，回到鄧脫路的時候，馬路兩旁的店家，已經上電燈了。街上來往的行人也很稀少，一陣從黃浦江上吹來的日暮的涼風，吹得我打了幾個冷瘧。我回到了我的房裏，把蠟燭點上，向二妹的房門一

照，知道她還沒有回來。那時候我腹中雖則饑餓得很，但我剛買來的那包糖食怎麼也不願意打開來，因為我想等二妹回來同她一道吃。我一邊拿出書來看，一邊口裏儘在咽唾液下去。等了許多時候，二妹終不回來，我的疲倦不知什麼時候出來戰勝了我，就靠在書堆上睡着了。

(四)

二妹回來的響動把我驚醒的時候，我見我面前的一枝十二混司一包的洋蠟燭已經點去了二寸的樣子，我問她是什麼時候了？她說：

『十點的汽管剛剛放過。』

『你何以今天回來得這樣遲？』

『廠裏因為銷路大了，要我們作夜工。工錢是增加的，不過人太累了。』

『那你可以不去做的。』

『但是工人不夠，不做是不行的。』

她講到這裏，忽而滾了兩粒眼淚出來，我以為她是作工作得倦了，故而動了傷感，一邊心裏雖在可憐她，但一邊看了她這同小孩似的脾氣，却也感着了些兒快樂。把糖食包打開，請她吃了幾個之後，我就勸她說：

『初作夜工的時候不慣，所以覺得困倦，作慣了以後，也沒有什麼的。』

她默默的坐在我的半高的由書疊成的桌上，吃了幾個巧格力，對我看了幾眼，好像是有話說不出來的樣子。我就催她說：

『你有什麼話說？』

她又沉默了一會，便斷斷續續的問我說：

『我……我……早想問你了，這幾天晚上，你每晚在外邊，可在與壞人作夥友麼？』

我聽了她這話，倒吃了一驚，她好像在疑我天天晚上在外面與小竊惡棍混在

一塊。她看我呆了不答，便以爲我的行爲真的被她看破了，所以就柔柔和和的連續着說：

『你何苦要吃這樣好的東西，要穿這樣好的衣服？你可知道這事情是靠不住的。萬一被人家捉了去，你還有什麼面目做人。過去的事情不必去說牠，以後我請你改過了罷。……』

我儘是張大了眼睛張大了嘴呆呆的在看她，因爲她的思想太奇突了，使我無從辯解起。她沉默了數秒鐘，又接着說：

『就以你吸的烟而論，每天若戒絕了不吸，豈不可省幾個銅子。我早就勸你不要吸烟，尤其是不要吸那我所痛恨的N工廠的烟，你總是不聽。』

她講到了這裏，又忽而落了幾滴眼淚。我知道這是她爲怨恨N工廠而滴的眼淚，但我的心裏，怎麼也不許我這樣的想，我總要把牠們當作因規勸我而洒的。我靜靜兒的想了一回，等她的神經鎮靜下去之後，就把昨天的那封掛號信的來由



說給她聽，又把今天的取錢買物的事情說了一遍，最後更將我的神經衰弱症和每晚何以必要出去散步的原因說了。她聽了我這一番辯解，就信用了我，等我說完之後，她頰上忽而起了一點紅暈，把眼睛低下去看着桌上，好像是怕羞似的說，

『噢，我錯怪你了，我錯怪你了。請你不要多心，我本來是沒有歹意的。因為你的行為太奇怪了，所以我想到了邪路裏去。你若能好好兒的用功，豈不是很好麼？你剛纔說的那——叫什麼的——東西，能夠賣五塊錢，要是每天能做一個，多麼好呢？』

我看了她這種單純的態度，心裏忽而起了一種不可思議的感情，我想把兩隻手伸出去擁抱她一回，但是我的理性却命令我說：

『你莫再作孽了！你知道你現在處的是什麼境遇！你想把這純潔的處女毒殺了麼？惡魔，惡魔，你現在是沒有愛人的資格的呀！』

我當那種感情起來的時候，曾把眼睛閉上了幾秒鐘，等聽了理性的命令以

後，我的眼睛又開了開來，我覺得我的周圍，忽而比前幾秒鐘更光明了。對她微笑的笑了一笑，我就催她說：

「夜也深了，你該去睡了罷！明天你還要上工去的呢？我從今天起，就答應你把紙煙戒下來罷！」

她聽了我這話，就站了起來，很喜歡的回到她的房裏去睡了。

她去之後，我又換上一枝洋蠟燭，靜靜兒的想了許多事情：

『我的勞動的結果，第一次得來的這五塊錢已經用去了三塊了。連我原有的一塊多錢合起來，付房錢之後，只能省下二三角小洋來，如何是好呢！』

就把這破綿袍子去當罷！但是當鋪裏恐怕不要。

這女孩子真是可憐，但我現在的境遇，可是還趕她不上，她是不想做工而工作要強迫她做，我是想找一點工作，終於找不到。

就去作筋肉的勞動罷！啊啊，但是我這一雙弱腕，怕吃不下一部黃包車的重

力。

自殺！我有勇氣，早就幹了。現在還能想到這兩個字，足證我的志氣還沒有完全消磨盡哩！

哈哈哈哈哈！今天的那無軌電車的機器手！他罵我什麼來？

黃狗，黃狗倒是一個好名詞，

.....

.....

我想瞭許多零亂斷續的思想，終究沒有一個好法子，可以救我出目下的窮狀來。聽見工廠的汽笛，好像在報十二點鐘了，我就站了起來，換上了白天脫下的那件破綿袍子，仍復吹熄了蠟燭，走出外面去散步去。

貧民窟裏的人已經睡眠靜了。對面日新里的一排臨鄧脫路的洋樓裏，還有幾家點着了紅綠的電燈，在那裏彈罷拉拉衣加。一聲二聲清脆的歌音，帶着哀調，

從靜寂的深夜的冷空氣裏傳到我的耳膜上來，這大約是俄國的飄泊的少女，在那裏賣錢的歌唱。天上罩滿了灰白的薄雲，同腐爛的屍體似的沈沈的蓋在那裏。雲層破處也能看得出一點兩點星來，但星的近處，黝黝看得出來的天色，好像有無限的哀愁蘊藏着的樣子。

(一九二三年七月十五日)

## 薄 奠

(上)

一天晴朗的春天的午後，我因為天氣太好，坐在家裏，覺得悶不過，吃過了較遲的午飯，帶了幾個零用錢，就跑出外面去逛去。北京的晴空，顏色的確與南方的蒼穹不同。在南方無論如何晴快的日子，天上總有一縷薄薄的纖雲飛着，並且天空的藍色，總帶着一道很淡很淡的白味，北京的晴空却不是如此，天色一碧

到底，你站在地上對天注視一會，身上好像能生出兩翼翹膀來，就要一揚一擺的飛上空中去的樣子。這可是單指不起風的時候而講，若一起風，則人在天空下眼睛都睜不開，更說不到晴空的顏色如何了。那一天午後，空氣非常澄清，天色真青得可憐，我在街上夾在那些快樂的北京人士中間，披了一身和暖的陽光，不知不覺，竟走到了前門外最熱鬧的一條街上。踏進了一家賣燈籠的店裏，買了幾張奇妙的小畫，重新回上大街緩步的時候，我忽而聽出了一陣中國戲園特有的那種原始的鑼鼓聲音來。我的兩隻腳就受了這聲音的牽引，自然而然的踏了進去。聽戲聽到了第三齣，外面忽而起了一陣烏烏的大風，戲園的屋頂也有些兒搖動。戲散之後，推來讓去的走出戲園，撲面就來了一陣風沙。我眼睛閉了一忽，走上大街來雇車，車夫都要我七角六角大洋，不肯按照規矩折價。那時候天雖則還沒有黑，但因爲風沙飛滿在空中，所以沈沈的大地上，已經現出了黃昏前的景象。店家的電燈，也都已上火，大街上汽車馬車洋車擠塞在一處。一種車鈴聲叫喚聲，并不

知從何處來的許多雜音，儘在那裏奏錯亂的交響樂。大約是因為夜宴的時刻逼近，車上的男子，定是去赴宴會，奇裝的女子，想來是去陪席的。

一則因為大風，二則因為正是一天中間北京人士最繁忙的時刻，所以我雇車竟雇不着，一直的走到了前門大街。爲了上舉的兩種原因，洋車夫強率昂價，原是常有的事情，我因零用錢化完，袋裏只有四五十枚銅子，不能應他們的要求，所以就下了決心，想一直走到西單牌樓再雇車回家。走下了正陽橋邊的步道，被一輛南行的汽車噴滿了一身灰土，我的決心，又動搖起來，含含糊糊的向道旁停着的一輛洋車問了一句，「噯！四十枚拉巡捕廳兒胡同拉不拉？」那車夫竟恭恭敬敬的向我點了點頭說：

「坐上罷！先生！」

坐上了車，被他向北的拉去，那麼大的風沙，竟打不上我的臉來，我知道那時候起的是南風了。我不坐洋車則已，若坐洋車的時候，總愛和洋車夫談閒話，

想以我的言語來緩和他的勞動之苦，因為平時我們走路，若有一個朋友，和我們閒談着走，覺得不費力些。我從自己的這種經驗着想，老是在實行淺薄的社會主義，一邊高踞在車上，一邊向前面和牛馬一樣在奔走的我的同胞攀談些無頭無尾的話。這一天，我本來不想開口的，但看看他的彎曲的背脊，聽聽他喋喋的急喘，終覺得心裏難受，所以輕輕的對他說：

「我倒不忙，你慢慢的走吧，你是那兒的車？」

「我是巡捕廳胡同西口兒的車。」

「你在那兒住家吓？」

「就在那南順城街的北口，巡捕廳胡同的拐角兒上。」

「老天爺不知怎麼的，每天刮這麼大的風。」

「是啊！我們拉車的也苦，你們坐車的老爺們也不快活，這樣的大風天氣，

真真是招怪吓！」



這樣的一路講，一路被他拉到我寄住的寓舍門口的時候，天已經快黑了。下車之後我數銅子給他，他却和我說起客氣話來，他一邊拿出了一條黑黝黝的手巾來擦頭上身上的汗，一邊笑着說：

「您帶着吧，我們是街坊，還拿錢麼？」

被他這樣的一說，我倒覺得難爲情了，所以雖祇應該給他四十枚銅子的，而到這時候却不得不把盡我所有的四十八枚銅子都給了他。他道了謝，拉着空車在灰黑的道上向西邊他的家裏走去，我呆呆的目送了他一程，心裏却在空想他的家庭。——他走回家去，他的女人必定遠遠的聞聲就跑出來接他。把車斗裏的銅子拿出，將車交還了車行，他回到自己屋裏來打一盆水洗手臉，吸幾口烟，就可以在洋燈下和他的妻子享受很健康的夜膳。若他有興致，大約還喝一二個銅子的白乾。喝了微醉，講些東西南北的廢話，他就可以抱了他的女人小孩，鑽進被去酣睡。這種酣睡，大約是他們勞動階級的唯一享樂。

「啊啊！……」

空想到了此地，我的傷感病又發了。

「啊啊！可憐我兩年來沒有睡過一個整整的全夜！這倒還可以說是因病所致，但是我的遠隔在三千里外的女人小孩，又爲了什麼，不能和我在一處享樂喫苦呢？難道我們是應該永遠隔離的麼！難道這也是病魔？……總之是我不好，是我沒有能力養活妻子，啊啊，你這車夫，你這向我道謝，被我憐憫的車夫，我不如你吓，我不如你！」

我在門口灰闇的空氣裏呆呆的立了一回，忽而想起了自家的身世，就不知不覺的心酸起來，紅潤的眼睛，被我所依賴的主人看見，是不大好的，因此我就復從門口走了下來，遠遠的跟那洋車走了一段。跟牠轉了灣，看那車夫進了胡同拐角上的一間破舊的矮屋，我又走上平則門大街去跑了一程，等天黑了，纔走回家來喫晚飯。

自從這一回後，我和他的洋車，竟有了緣分，接連的坐了牠好幾次。他和我，也漸漸的熟起來了。

(中)

平則門外，有一道城河。河道雖比不上朝陽門外的運河那麼寬，但春秋雨霽，綠水粼粼，也儘可以浮着錦帆，乘風南下。兩岸的垂楊古道，倒影入河水中間，也大有板渚隨堤的風味。河邊隙地，長成一片綠蕪，晚來時候，老有閒人在那裏調鷹放馬。太陽將落未落之際，站在這城河中間的渡船上，往北望去，看得出西直門的城樓，似煙似霧的，溶化成金碧的顏色，飄颻在兩岸垂楊夾着的河水高頭。春秋佳日，向晚的時候，你若一個人上城河邊上來走走，好像是在看後期印象派的風景畫，幾乎能使你忘記是身在紅塵十丈的北京城外。西山數不盡的諸峯，又如笑如眠，帶着紫蒼的暮色，靜躺在綠蔭起伏的春野西邊，你若叫牠一

聲，好像是這些遠山，都能慢慢的走上你身邊來的樣子。西直門外有幾處養鵝鴨的莊園，所以每天午後，城河裏老有一對一對的白鵝在那裏游泳。夕陽最後的殘照，從楊柳陰中透出一兩條光線來，射在這些浮動的白鵝背上時，愈能顯得這幅風景的活潑鮮靈，別饒風致。我一個人渺焉一身，寄住在人海的皇城裏，衷心鬱鬱，老感着無聊。無聊之極，不是從城的西北跑往城南，上戲園茶樓，娼寮酒館，去夾在許多快樂的同類中間，忘却我自家的存在，和他們一樣的學習醉生夢死，便獨自一個跑出平則門外，去享受這本地的風光。玉泉山的幽靜，大覺寺的深邃，並不是對我沒有魔力，不過一年有三百五十九日窮的我，斷沒有餘錢，去領略牠們的高尚的清景。五月中旬的有一天午後，我又無端感着了一種悲憤，本想上城南的快樂地方，去尋些安慰的，但袋裏連幾個車錢也沒有了，所以只好走出平則門外，去坐在楊柳陰中，盡量地呼吸呼吸西山的爽氣。我守着西天的顏色，從濃藍變成了淡紫，一忽兒，天的四圍又染得深紅了，遠遠的法國教會堂

屋頂和許多綠樹梢頭，剎那間返射了一陣赤赭的殘光，又一忽兒空氣就變得澄蒼靜肅，視野內招喚我注意的物體，什麼也沒有了。四周的物影，漸漸散亂起來，我也感着了一種日暮的悲哀，無意識地滴了幾滴眼淚，就慢慢的真是非常緩慢，好像在夢裏遊行似的，走回家來。進平則門往南一拐，就是南順城街，南順城街路東的第一條胡同便是巡捕廳胡同。我走到胡同的西口，正要進胡同的時候，忽而從角上的一間破屋裏漏出了幾聲大聲來。這聲音我覺得熟得很，少微用了一點心力，回想了一想，我馬上就記起那個身材瘦長，臉色黝黑，常拉我上南城去的車夫來。我站住靜聽了一會，聽得他好像在和人拌嘴。我坐過他許多次數的車，他的脾氣是很好的，所以聽到他在和人拌嘴，心裏倒很覺得奇怪。看他的樣子，好像有五十多歲的光景，但他自己說今年只有四十二歲。他平常非常沈默寡言，不過你和他說話的時候，他却總來回答你一句兩句。他身材本來很高，但是不曉得是因爲社會的壓迫呢，還是因爲他天生的病症，背脊却是彎着，看去好像不十分

高。他臉上浮着一種謹慎的勞動者特有的表情，我怎麼也形容不出來，他好像是在默想他的被社會虐待的存在是應該的樣子，又好像在這沈默的忍苦中間，在表示他的無限的反抗，和不斷的掙扎的樣子。總之他那一種沈默忍受的態度，使人家見了便能生出無限的感慨來。況且是和他社會的地位相去無幾，而受的虐待又比他更甚的我，平常坐他的車，和他談話的時候，總要感着一種抑鬱不平的氣，橫上心來，而這種抑鬱不平之氣，他也無處去發洩，我也無處去發洩，只好默默的悶受着，即使悶受不過，最多亦祇能向天長嘯一聲。有一天我在前門外喝醉了酒，往一家相識的人家去和衣睡了半夜，醒來的時候，已經是下弦月上昇的時刻了。我從韓家潭雇車雇到西單牌樓，在西單牌樓，換車的時候，又遇見了他。半夜酒醒，從灰白死寂，除了一乘兩乘汽車飛過，攪起一陣灰來，此外別無動靜的長街上，慢慢被拖回家來，這種悲哀的情調，已儘夠我消受的了。況又遇着了，他，一路上聽了他許多不堪再聽的話……他說這個年頭兒真教人生存不得。

他說洋價漲了一箇兩箇銅子，而煤米油鹽，都要各漲一倍。他說洋車出租的東家，真會挑剔，一根骨子彎了一點，一箇小釘不見了，就要賠許多錢。他說他一天到晚拉車，拉來的幾箇錢還不夠供洋車租主的絞榨，皮帶破了，弓子彎了的時候，更不必說了。他說他的女人不會治家，老要白化錢。他說他的大小孩今年八歲，二小孩今年三歲了。……我默默的坐在車上，看看天上慘澹的星月，經過了幾條灰黑靜寂的狹巷，細聽着他的一條條的訴說，覺得這些苦楚，都不是他一箇人的苦楚。我真想跳下車來，同他抱頭痛哭一場，但是我著在身上的的一件竹布長衫，和盤在腦裏的一堆教育的繩矩，把我的真率的情感縛住了。自從那一晚以後，我心裏就存了一種怕與他相見的思想，所以和他不見了半箇多月。這一天日暮，我自平則門走回家來，聽了他在和人吵鬧的聲音，心裏竟起了一種自責的心思，好像是不應該躲避開這箇可憐的朋友，至半月之久的樣子。我靜聽了一忽，纔知道他吵鬧的對手，是他的女人。一時心情被他的悲慘的聲音所挑動，我竟不

待回思，一脚就踏進了他住的那所破屋。他的住房，只有一間小屋，小屋的一半，却被一箇大炕占據了去。在外邊天色雖還沒有十分闇黑。但在他那矮小的屋內，却早已黑影沈沈，辨不出物體來了。他一手插在腰裏，一手指着炕上縮成一堆，坐在那裏的一箇婦人，一聲兩聲的在那裏數罵。兩箇小孩，爬在炕的裏邊，我一進去時，只見他自家一箇站着的身影，他的女人和小孩，都看不出來。後來招呼了他，向他手指着的地方看去，纔看出了一箇女人，又站了一忽，我的眼睛在黑闇裏經慣了，重復看出了他的兩箇小孩。我進去叫了他一聲，問他爲什麼要這樣的動氣，他就把手一指。指着炕沿上的那女人說：

『這臭東西把我辛辛苦苦積下來的三塊多錢，一下子就化完了。去買了這些細屍體的布來。……』

說着他用脚一跌，地上果然滾了一包白色的布出來。他一邊向我問了些寒暄話，一邊就簇緊了眉頭說：



『我的心思，她們一點兒也不曉得，我要積這幾塊錢幹什麼？我不過想自家去買一輛舊車來拉，可以免掉那車行的租錢呀！天氣熱了，我們窮人，就是光着脊肋兒，也有什麼要緊？她却要去買這些白洋布來做衣服。你說可氣不可氣啊？』

我聽了這一段話心裏雖則也爲他難受，但口上只好安慰他說：

『做衣服倒也是要緊的，積幾個錢，是很容易的事情，你但須忍耐着，三四塊錢是不難再積起來的。』

我說完了話，忽而在沈沈的靜寂中，從炕沿上聽出了幾聲暗泣的聲音來。這時候我若袋裏有錢，一定要全部拿出來給他，請他息怒。但是我身邊一摸，却摸不着一個銅銀的貨幣。呆呆的站着，心裏打算了一會，我覺得終究沒有方法好想。正在着惱的時候，我裏邊小掛袋裏唧唧響着的一個銀表的針步聲，忽而敲動了我的耳膜。我知道若在此時，當面把這銀表拿出來給他，他是一定不肯受的，

遲疑了一會，我想出了一個主意，乘他不注意的時候，悄悄的把表拿了出來。和他講着些慰勸他的話，一邊我走上前去了一步，順手把表攔在一張半破的桌上。隨後又和他交換了幾句言語，我就走出來了。我出到了門外，走進胡同，心裏感得的一種沈悶，比午後上城外去的時候更甚了。我只恨我自家太無能力，太沒有勇氣。我仰天看看，在深沈的天空裏，只看出了幾顆星來。

第二天的早晨。我剛起床，正在那裏刷牙漱口的时候，聽見門外有人打門。出去一看，就看見他拉着車站在門口。他問了我一聲好，手向車斗裏一摸，就把那個表拿出來問我說：

『先生這是你的吧！你昨天晚上掉下的吧！』

我聽了臉上紅了一紅。馬上就說：

『這不是我的，我並沒有掉表。』

他連說了幾聲奇怪，把那表的來歷說了一陣，見我堅不肯認，也就沒有方

法，收起了表，慢慢的拉着空車向東走了。

(下)

夏至以後，北京接連下了半個多月的雨，我因爲一天晚上，沒有蓋被睡覺，惹了一場很重的病，直到了二禮拜前，才得起床。起床後第三天的午後，我看久雨新霽，天氣很好，就拿了一根手杖，踏出門去。因爲這是病後第一次的出門，所以出了門就走往西邊，依舊想到我平時所愛的平則門外的河邊去閒行。走過那胡同角上的破屋的時候，我只看見門口立了一羣人，在那裏看熱鬧。屋內有人在低聲啜泣。我以爲那拉車的又在和他的女人吵鬧了，所以就走了過去，去看熱鬧，一邊我心裏却暗暗的想着：

『今天若他們再因金錢而爭吵，我却可以解決他們的問題。』

因爲那時候我家裏寄出來爲我作醫藥費的錢還沒有用完，皮包裏還有幾張五

塊錢的鈔票收藏着在哩。我踏近前去一看，破屋裏並沒有拉車的影子，只有他的女人坐在炕沿上哭，一個小一點的小孩，坐在地上他母親的腳跟前，也在陪着她哭。看了一會，我終摸不着頭腦，不曉得她爲什麼要哭。和我一塊兒站着的人，有的唧唧的在那裏嘆息，有的也拿出手巾來在擦眼淚說『可憐哪，可憐哪！』我向一個立在我旁邊的中年婦人問了一番，纔知道她的男人，前幾天在南下窪的大水裏淹死了。死了之後，她還不曉得，直到第二天的傍晚，由拉車的同伴，認出了他的像貌，纔跑回來告訴她。她和她的兩個兒子，得了此信，冒雨走上南橫街南邊的屍場去一看，就大哭了一陣，後來她自己也跳在附近的一個水池裏自盡過一次，經她兒子的呼救，附近的居民，費了許多氣力，纔把她撈救上來。過了一天，由那地方的慈善家，出了錢把她的男人埋葬完畢，且給了她三十劬麵票，八十吊銅子，方送她回來。回來之後，她白天晚上，只是哭，已經哭了好幾天了。我聽了這一番消息，看了這一場光景，心裏只是難受，同一兩個月前頭，半夜從

前門回來，坐在她男人的車上，聽他的訴說時一樣，覺得這些光景，決不是她一個人的。我忽而想起了我的可憐的女人，又想起了我的和那在地上哭的小孩一樣大的兒女，也覺得眼睛裏熱起來：癢起來了。我心裏正在難受，忽而從人叢裏擠來了一個八九歲的小孩赤足袒胸的跑了進來。他小手裏拿了幾個銅子躡手躡腳的對她說：

『媽，你瞧，這是人家給我的。』

看熱鬧的人，看了他那小臉上的嚴肅的表情，和他那小手的滑稽的樣子，有幾個笑着走了，只有兩個以手巾擦着眼淚的老婦人，還站在那裏，我看看周圍的人數少了，也就踏了進去問她說：

『你還認得我麼？』

她舉起腫紅的眼睛來，對我看了一眼，點了一點頭，仍復伏倒頭去在哀哀的哭着。我想叫她不要哭，但是看看她的情形，覺得是不可能的，所以只好默默的站

着，眼睛看見她的瘦削的雙肩一起一縮的在抽動。我這樣的靜立了三五分鐘，門外又忽而擠了許多人攏來看我。我覺得被他們看得不耐煩了，就走出了一步對他們說：

『你們看什麼熱鬧？人家死了人在這裏哭，你們有什麼好看？』

那八歲的孩子，看我心裏發了惱，就走上門口，把一扇破門關上了，喀丹一響，屋裏忽而暗了起來，他的哭着的母親，好像也爲這變化所驚動。一時止住哭聲，擎起眼來看她的孩子和離門不遠呆立着的我。我乘此機會，就勸她說：

『看養孩子要緊，你老是哭也不是道理，我若可以幫你的忙，我總沒有不爲你出力的。』

她聽了這話，一邊啜泣，一邊斷斷續續的說：

『我……我……別的都不怪，我……只……只怪他何以死了那麼快。也……也不知他……他是自家沈河的呢？還是……』

她說了這一句又哭起來了，我沒有方法，就從袋裏拿出了皮包，取了一張五塊錢的鈔票遞給她說：

「這雖然不多，你拿着用吧！」

她聽了這話，又止住了哭，啜泣着對我說：

「我……我們……是不要錢用，只……只是他……他死得……死得太可憐了。……他……他活着的時候，老……老想自己買一輛車，但是……但是這心願兒終究沒有達到。……前天我到我冥衣舖去定一輛紙糊的洋車，想燒給他，那一家掌櫃的要我六塊多錢，我沒有定下來。你……你老爺心好，請你請你老爺去買一輛好好的紙車來燒給他吧！」

說完她又哭了。我聽了這一段話，心裏愈覺得難受，呆呆的立了一忽，只好把剛纔的那張鈔票收起，一邊對她說：

「你別哭了！他是我的朋友，那紙糊的洋車，我明天一定去買了來，和你

一塊去燒到他的墳前去。」

又對兩個小孩說了幾句話，我就打開門走了出來。我從來沒有辦過喪事，所以尋來尋去，總尋不出一家冥衣舖來定那紙糊的洋車。後來直到四牌樓附近，找定了一家，付了他錢，要他趕緊爲我糊一輛車。

二天之後，那紙洋車糊好了，却巧天氣也不下雨，我早早吃了午飯，就雇了四輛洋車，同她及兩個小孩一道去上她男人的墳。車過順治門內大街的時候，因爲我前面的一乘人力車上祇載着一輛紙糊的很美麗的洋車和兩包錠子，大街上來的紅男綠女只是凝目的在我和我後面車上的那個眼睛哭得紅腫，衣服襤褸的中年婦人。我被衆人的目光鞭撻不過，心裏起了一種不可抑遏的反抗和詛咒的毒念，只想放大了喉嚨向着那些紅男綠女和汽車中的貴人狠命的叫罵着說：

『猪狗！畜生！你們看什麼？我的朋友，這可憐的拉車者，是爲你們所逼死的呀！你們還看什麼？』

一九二四年八月十四日作於北京



## 微雪的早晨

白。

這一個人，現在已經不在世上了；而他的致死的原因，一直到現在還沒有明

他的面貌很清秀，不像是一個北方人。我和他初次在教室裏見面的時候，總以為他是江浙一帶的學生；後來聽他和先生說話的口氣，纔知道他是北直隸產。在學校的宿舍裏和他同住了一個月，在圖書室裏和他見了許多次數的面，又在一天禮拜六的下午，和他同出西便門去騎了一次驢子，纔知道他是京兆的鄉下，

去京城只有十八里地的殷家集的農家之子，是在北京師範畢業之後，考入這師範大學裏來的。

一班新進學校的同學，都是趾高氣揚的青年，只有他，貌很柔和，人很謙遜，穿着一件青竹布的大褂，上課的第一天，就很勤懇的拿了一枝鉛筆和一冊筆記簿，在那裏記錄先生所說的話。

當時我初到北京，朋友很少。見了一般同學，又只是心虛膽怯，恐怕我的窮狀和淺學被他們看出，所以到學校後的一個禮拜之中，竟不敢和同學攀談一句話。但是對於他，我心裏卻很感着幾分親熱，因為他的坐位，是在我的前一排，他的一舉一動，我都默默的在那裏留心的看着，所以對於他的那一種謙恭的樣子，及和我一樣的那種沈默怕羞的態度，心裏却早起了共鳴。

是我到學校後第二個星期的一天早晨，我一早就起了床，一個人在操場裏讀英文。當我讀完了一節，靜靜地在翻閱後面的沒有教過的地方的時候，我忽而覺

得背後彷彿有人立在那裏的樣子。回頭來一看，果然看見他含了笑，也拿了一本書，立在我的背後去牆不過二尺的地方，在那裏對我看著。我回過頭來看他的時候，同時他就對我說：『您真用功啊。』我倒被他說得臉紅了，也只好笑着對他說：『您也用功得很！』

從這一回之後，我們倆就談起天來了。兩個月之後，因為和他在圖書室裏老是在一張桌上看書的原因，所以交情尤其覺得親密。有一天禮拜六，天氣特別的好！前夜下的雨，把輕塵壓住，晚秋的太陽曬得和暖可人，又加以午後一點鐘教育史，先生請假，吃了中飯之後，兩個人在閱報室裏遇見了，便不約而同的說出了一句話來：

『天氣真好極了，上那兒去散散步罷！』

我北京的地理不熟悉，所以一個人不大敢跑出去。到京住了兩月之久，在禮拜天和假日裏去過的地方，只有三殿和中央公園。那一天因為天氣太好，很想上

郊外去走走，一見了他，就臨時想定了主意，喊出了那一句話來。同時他也彷彿在那裏想上城外去跑，見了我，也自然而然的發了這一個提議，所以我們倆不待說第二句話，就走上了向校門的那條石砌的大路。走出校門之後，第二個問題就起來了，『上那裏去呢？』

在琉璃廠正中的那條大道上，朝南迎着日光走了幾步，他就笑着問我說：

『李君，你會騎騾兒不會？』

我在蘇州住中學住過四年，騾子是當然會騎的，聽了他那一句話，忽而想起了中學時代騎騾子上虎丘去的興致來，所以馬上就贊成說：

『北京也有騾子麼？讓我們去騎騎試試！』

『騾兒多得很，一出城門就有，我就怕你不会騎呀。』

『我騎倒是會騎的。』

兩人說說走走，到西便門附近的時候，已經是快兩點了。雇好了騾子，騎向

白雲觀去的路上，身上披滿了黃金的光，肺部飽吸着西山的爽氣，我們兩人覺得做皇帝也沒有這樣的快樂。

北京的氣候，一年中以這一個時期爲最好。天氣不寒不熱，大風期還沒有到來。淨碧的長空，返映着遠山的濃翠，好像是大海波平時的景像。況且這一天午後，剛當前夜小雨之餘，路上微塵不起，兩旁的樹葉還未落盡的洋槐，榆樹的枝頭，清翠欲滴，大有首夏清和的意思。

出了西便門，野田裏的黍稷都已收割起了，農夫在那裏耕耨播種的地方也有，但是大半的地上都還清清楚楚的空在那裏。

我們騎過了那乘石橋，從白雲觀後遠看西山的時候，兩個人不知不覺的對視了一回，各作了一種會心的微笑，又同發了一聲讚嘆：

『真好極了！』

出城的時候，騾兒跑得很快，所以在白雲觀裏走了一陣出來，太陽還是很

高。他告訴我說：

「這白雲觀，是道士們會聚的地方。清朝慈禧太后也時常來此宿歇。每年正月自初一起到十八止，北京的婦女們遊冶子來此地燒香馳馬的，路上滿都擠着。那時候橋洞底下，還有老道坐着，終日不言不語，也不吃東西，說是得道的。老人堂裏更坐着一排白髮的道士，身上寫明幾百歲幾百歲，騙取女人們的金錢不少。這一種妖言惑衆的行爲，實在應該禁止的，而北京當局者的太太小姐們還要前來膜拜施捨，以誇她們的闊綽，你說可氣不可氣？」

這也是令我佩服他不置的一個地方，因為我平時看見他儘是一味的在那裏用功的，然而談到了當時的政治及社會的陋習，他却慷慨激昂，講出來的話句句中肯，句句有力，不像是一個讀死書的人。尤其是對於時事，他發的議論，激烈得很，對於那些軍閥官僚，罵得淋漓盡致。

我們走出了白雲觀，因為時候還早，所以又跑上前面天寧寺的塔下去了一

趨。寺裏有兵駐紮在那裏，不准我們進去，他去交涉了一番，也終於不行。所以在回來的路上，他又切齒的罵了一陣：

「這些狗東西，我總得殺他們乾淨。我們百姓的兒女田廬，都被他們侵佔盡了。總有一天報他們的仇。」

經過了這一次郊外遊行之後，我們的交情又進了一步。上課的時候，他坐在我的前頭，我坐在他的後一排，進出當然是一道。寢室本來是離開兩間的，然而他和一位我的同房間的辦妥了交涉，竟私下搬了過來。在圖書室裏，當然是一起的。自修室却沒有法子搬攏來，所以只有自修的時候，我們兩人不能同伴。

每日的日課，大抵是一定的。平常的時候，我們都到六點半鐘就起床，拿書到操場上去讀一個鐘頭。早飯後上課，中飯後看半點鐘報，午後三點鐘課餘下來，上圖書室去讀書。晚上自修兩個鐘頭，洗一個臉，上寢室去雜談一會，就上床睡覺。我自從和他住在一道之後，覺得興趣也好得多，用功也更加起勁了。

可是有一點，我時常在私心害怕，就是中學裏時常有的那一種同學中的風說。他的相兒，雖則很清秀，然而兩道眉毛很濃，嘴唇極厚，一張不甚白皙的長方臉，無論何人看起來，總是一位有男性美的青年。萬一有風說起來的時候，我這身材矮小的南方人，當然要居於不利的地位。但是這私心的恐懼，終沒有實現出來，一則因為大學生究竟比中學生智識高一點，二則大約也是因為他的勤勉的行爲和凜不可犯的威風可以壓服衆人的緣故。

這樣的又過去了兩個月，北風漸漸的緊起來，京城裏的居民也感到寒威的逼迫了，我們學校裏就開始了考試，到了舊歷十二月底邊，便放了年假。

同班的同學，北方人大抵是回家去過年的；只有貧而無歸的我和其他的二三個南方人，臉上只是一天一天的在枯寂下去，眼看得同學們一個一個的興高彩烈地整理行篋，心裏每在酒喪家苦淚。同房間的他因爲看得我這一種狀況，也似乎不忍別去，所以考完的那一天中午，他就同我說：



『年假期內，我也不打算回去，好在這兒多讀一點書。』但考試完後的兩天。圖書室也閉門了，同房間的同學只剩了我和他的兩個人。又加以寢室內和自修室裏火爐也沒有，電燈也似乎滅了光，冷灰灰的墊伏在那裏，看書終究看不進去。若去看戲遊玩呢，我們又沒有這些錢；上街去走走呢，冰寒的大風灰沙裏，看見的又都是些殘年的急景和往來忙碌的行人。

到了放假後的第三天，他也垂頭喪氣的急起來了。那一天早晨，天氣特別的冷，我們開了眼，談着話，一直睡到十點多鐘纔起床。餓着肚在房裏看了一回雜誌，他忽兒對我說：

『李君，我們走罷，你到我們鄉下去過年好不好？』

當他告訴我不回家去過年時候，我已經看出了他對我的好意，心裏着實的過意不去，現在又聽了他這話，更加覺得對他不起，所以就對他說：

『你去罷！家裏又近，回家去又可以享受夫婦的天倫之樂，爲什麼不回去

呢？」

但他無論如何總不肯一個人回去，從十點半鐘講起，一直講到中午吃飯的時候止，他總要我和他一道，纔肯回去。他的脾氣是很古怪，平時沈默寡言，凡事一說出口，却不肯改過口來。我和他相處半年，深知他有這一種執拗不灣的習氣，所以到後來就終究答應了他，和他一道上他那裏去過年。

那一天早晨很冷，中午的時候，太陽還躲在灰白的層雲裏，吃過中飯，把行李收拾了一收拾，正要雇車出去的時候，寒空裏卻下起鵝毛似的雪片來了。

雇洋車坐到永定門外，從永定門我們再雇驢車到殷家集去。路上來往的行人很少，四野寥闊，只有幾簇枯樹林在那裏點綴冬郊的寂寞。雪片儘是一陣一陣的大起來，四面的野景，渺渺茫茫，從車篷缺處看出去，好像是披着一層薄紗似的。幸虧我們車是往南行的，北風吹不着，但驢背的雪片積得很多，溶化的熱氣一道一道的偷進車箱裏來，看去好象是驢子在那裏出汗的樣子。

冬天的短日，陰森森的晚了，驢車裏搖動雖則很厲害，但我已經昏昏的睡着。到了他搖我醒來的時候，我同做夢似的不曉得身子在甚麼地方。張開眼睛來一看，只覺得車篷裏黑得怕人。他笑着說：

『李君！你醒醒罷！你瞧，前面不是有幾點燈火看見了麼？那兒就是殷家集吓！』

又走了一陣，車子到了他家的門口，下車之後，我的脚也盤坐得麻了。走進他的家裏去一看，裏邊却寬敞得很。他的老父和母親，喜歡得了不得。我們在一盞煤油燈下，吃完了晚飯，他的媳婦也出來爲我在一張暖炕上鋪起被褥來。說起他的媳婦，本來是生長在他家裏的童養媳，是於去年剛合婚的。兩隻脚纏得很小，相兒雖則不美，但在鄉下也不算很壞。不過衣服的樣子太古，從看慣了都人士的我們看來，她那件青布的綿襖，和緊扎着脚的紅綿褲，實在太難看了。這一晚因爲日間在驢車上搖擺了半天，我覺得有點倦了，所以吃完晚飯之後，一早就

上坑去睡了。他在裏間房裏和他父母談了些什麼，和他媳婦在什麼時候上坑，我却沒有知道。

在他家裏過了一個年，住了九天，我所看出來的事實，有兩件很使我爲他傷心：第一是婚姻的不如意，第二是他家裏的貧窮。

北方的農家，大約都是一樣的，終歲勤勞，所得的結果，還不夠供政府的苛稅。他家裏雖則有幾十畝地，然而這幾十畝地的出息，除了賦稅而外，他老父母的飲食和媳婦兒的服飾，還是供給不了的。他是獨養兒子，父親今年五十多了。他前後左右的農家的兒子，年紀和他相上下的，都能上地裏去工作，幫助家計；而他一個人在學校裏念書，非但不能幫他父親，并且時時還要向家裏去支取零用錢來買書購物。到此，我纔看出了他在學校裏所以要這樣減省的原因。唯其如此，我和他同病相憐，更加覺得他的人格的高尚。

到了正月初四，舊年的雪也溶化了，他在家裏日日和那童養媳相對，似乎也

十分的不快，所以我就勸他早日回京，回到學校裏去。

正月初五的早晨，天氣很好，他父親自家上前面一家姓陳的人家，去借了驢兒和車子，送我們進城來。

說起了這姓陳的人家，我現在還疑他們的女兒是我同學致死的最大原因。陳家是殷家集的豪農，有地二百多頃。房屋也是瓦屋。屋前屋後的牆圍很大。他們有三個兒子，頂大的却是一位女兒。她今年十九歲了，比我那位同學小兩歲。我和他在他家裏住了九天，然而一半的光陰却是在陳家費去的。陳家的老頭兒，年紀和我同學的父親差不多，可是娶了兩次親，前後都已經死了。初娶的正配生了一個女兒，繼娶的續絃生了三個男孩，頂大的還只有十一歲。

我的同學和陳家的惠英——這是她的名字——小的時候，在一個私塾裏念書；後來大了，他就去進了史官屯的小學校。這史官屯在殷家集之北七八里路的地方，是出永定門以南的第一個大村莊。他在史官屯小學裏住了四年，成績最

好，每次總考第一，所以畢業之後，先生就爲他去北京師範報名，要他繼續的求學。這先生現在也已經去世了，我的同學一說起他，還要流出眼淚來感激得不得了。從此他在北京師範住了四年，現在卻安安穩穩的進了大學。讀書人很少的這村莊上，大家對於他的勤儉力學，當然是非常尊敬。尤其是陳家的老頭兒，每對他父親說：

『雅儒這小孩，一定很有出息，你一定培植他出來，若要錢用，我儘可以爲你出力。』

我說了大半天，把他的名姓忘了，還沒有告訴出來。他姓朱，名字叫『雅儒』。我們學校裏的稱呼本來是連名帶姓叫的，大家叫他『朱雅儒』『朱雅儒』；而他叫人，卻總不把名字放進去，只叫一個姓氏，底下添一個君字。因此他總不直呼其名的叫我『李厥明』，而以『李君』兩字叫我。我起初還聽不慣，覺得有點兒不好意思；後來也就學了他，叫他『朱君』，『朱君』了。

陳家的老頭兒既然這樣的重視他，對於他父親提出的借款問題，當然是百無一拒的。所以我想他們家裏，欠陳家的款，一定也是不在少數。

那一天，正月初五的那一天，他父親向陳家去借了驢車驢子，送我們進城來，我在路上因為沒有話講，就對他說：

『可惜陳家的惠英沒有讀書，她實在是聰明得很！』

他起初聽了我這一句話，臉上忽而紅了一紅；後來覺得我講這話時並沒有惡意含着，他就嘆了一口氣說：

『唉！天下的恨事正多得很哩！』

我看他的神氣，似乎他不大願意我說這些女孩兒的事情，所以我也就默默的不響了。

那一天到了學校之後，同學們都還沒有回來，我和他兩個人逛逛廠甸，聽聽戲，也就貓貓虎虎將一個寒假過了過去。開學之後，又是刻板的生活，上課下

課，吃飯睡覺，一直到了暑假。

暑假中，我因為想家想得急切，就和他別去，回南邊的家裏來住了兩個月。上車的時候，他送我到車站上來，說了許多互相勉勵的說話，要我到家之後，每天寫一封信給他，報告南邊的風物。而他自家呢，說想於暑假中去當兩個月家庭教師，好弄一點零用，買一點書籍。

我到南邊之後，雖則不天天寫信，但一個月中間，也總計要和他通五六封信。我從信中的消息，知道他暑假中並不回家去，仍住在北京一家姓黃的人家教書，每月也可得二十塊錢薪水。

到陽歷八月底邊，他寫信來催我回京，並且說他於前星期六回到殷家集去了一次，陳家的惠英還在問起我的消息呢。

因為他提起了惠英，我倒想起當日在殷家集過年的事情來了。惠英的貌並不美，不過皮膚的細白實在是北方女子中間所少見的。一雙大眼睛，看人的時候，



使人要懼怕起來；因為她的眼睛似乎能洞見一切的樣子。身材不矮不高，一張圓圓的面使人一見就覺得她是一個忠厚的人。但是人很能幹，自她後母死後，一切家計都操在她的手裏。她的家裏，洒掃得很乾淨。西面的一間廂房，是她的起坐室，一切賬簿文件，都擱在這一間廂房裏。我和朱君於過年前後的幾天中老去坐談的，也是在這間房裏。她父親喜歡喝點酒，所以正月裏的幾天，他老在外頭。我和朱君上她家裏去的時候，不是和她的幾個弟弟說笑話，談故事，就和她講些北京學校裏的雜事。朱君對她，嚴謹沈默，和對我們同學一樣。她對朱君亦沒有什麼特別的親熱的表示。

只有一天，正月初四的晚上，吃過晚飯之後，朱君忽而從家中走了出去。我和他父親談了些雜天，抽了一點空，也順便走了出去，上前面陳家去，以為朱君一定在她那裏坐着。然而到了那廂房裏，和她的小兄弟談了幾句話之後，問他們「朱君來過了沒有？」他們都搖搖頭說「沒有來過」。問他們的「姊姊呢？」他

們回答說：『病着，睡覺了。』

我回到朱家來，正想上炕去睡的時候，從前面門裏朱君卻很快的走了進來。在煤油燈底下，我雖看不清他的臉色，然而從他和我說話的聲氣及他那雙紅腫的眼睛上看來，似乎他剛上什麼地方去痛哭了一場似的。

我接到了他催我回京的信後，一時連想到了這些細事，心裏到覺得有點好笑，就自言自語的說了一句：

『老朱！你大約也掉在戀愛裏了罷？』

陽歷九月初，我到了北京，朱君早已回到學校裏來，床位飯案等事情，他早已爲我弄好，弄得和他一塊。暑假考的成績，也已經發表了。他列在第二，我卻在他的底下三名的第五，所以自修室也合在一塊兒。

開學之後，一切都和往年一樣，我們的生活也是刻板式的很平穩的過去了一個多月。北京的天氣，新考入來的學生，和我們一班的同學，以及其他的一切，

都是同上學期一樣的沒有什麼變化，可是朱君的性格卻比從前有點不同起來了。

平常本來是沈默的他，入了陽歷十月以後，更是悶聲不響了。本來他用錢是很節省的，但是新學期開始之後，他老拖了我上酒店去喝酒去。拚命的喝幾杯之後，他就放聲罵社會制度的不良，罵經濟分配的不均，罵軍閥，罵官僚，末了他尤其攻擊北方農民階級的愚昧，無微不至。我看了他這一種悲憤，心裏也着實爲他所動，可是到後來只好以順天守命的老生常談來勸他。

本來是勤勉的他，這一學期來更加用功了。晚上熄燈鈴打了之後，他還是一個人存自修室裏點着洋蠟，在看英文的愛倫凱，倍倍兒，須帝納兒等人的書。我也曾勸過他好幾次，教他及時休養休養，保重身體。他卻昂然的對我說：

『像這樣的世界，像這樣的社會裏，我們偷生着有什麼用處？什麼叫保重身體？你先去睡罷！』

禮拜六的下午和禮拜天的早晨，我們本來是每禮拜約定上郊外去走走的；但

他自從入了陽歷十月以後，不推托說是書沒有看完，就說是身體不好，總一個人留在寢室裏不出去。實際上，我看他的身體也一天一天的瘦下去了。兩道很濃的眉毛，投下了兩層陰影，他的眼窩陷落得很深，看起來實在有點怕人，而他自家卻還在起早落夜的讀那些提倡改革社會的書。我注意看他，覺得他的飯量也漸漸的減下去了。

有一天寒風吹得很冷，天空中遮滿了灰暗的雲，彷彿要下大雪的早晨，門房忽而到我們的寢室裏來，說有一位女客，在那裏找朱先生。那時候，朱君已經出去上操場上去散步看書去了。我走到操場上，尋見了他，告訴了他以後，他臉上忽然變得一點血色也沒有，瞪了兩眼，同呆子似的儘管問我說：

「她來了麼？她真來了麼？」

我倒被他駭了一跳，認真的對他說：

「誰來謊你，你跑出去看看就對了。」

他出去了半日，到上課的時候，也不進教室裏來；等到午後一點多鐘，我在下堂上自修室去的路上，卻遇見了他。他的臉色更灰白了，比早晨我對他說話的時候還要陰鬱，鎖緊了的一雙濃厚的眉毛，陰影擴大了開來，他的全部臉上都罩着一層死色。我遇見了他，問他早晨來的是誰，他卻微微的露了一臉苦笑說：

『是惠英！她上京來買貨物的，現在和她爸爸住在打磨廠高陞店。你打算去看她麼？我們晚上一同去罷！去和她們聽戲去。』

聽了他這一番話，我心裏倒喜歡得很，因為陳家的老頭兒的話，他是很要聽的。所以我想吃過晚飯之後，和他同上高陞店去，一則可以看看半年多不見的惠英，二則可以托陳家的老頭兒勸朱君，勸他少用些功。

吃過晚飯，風刮得很大，我和他兩個人不得不坐洋車上打磨廠去。到高陞店去一看，他們父女二人正在吃晚飯，陳老頭還在喝白乾，桌上一個羊肉火鍋燒得滿屋裏都是火鍋的香味。電燈光為火鍋的熱氣所包住，照得房裏朦朧朧。惠英

着了一件黑布的長袍，立起來讓我們坐下喝酒的時候，我覺得她的相兒卻比在殷家集的時候美得多了。

陳老頭一定要我們坐下去喝酒，我們不得已就坐下去喝了幾杯。一邊喝，一邊談，我就把朱君近來太用功的事情說了一遍。陳老頭聽了我的話，果然對朱君說：

『雅儒！你在大學裏，成績也不算不好，何必再這樣呢？聽說你考在第二名，也已經可以了，你難道還想奪第一名麼？……總之，是身體要緊。……你的家裏，全都在盼望你在大學裏畢業後，賺錢去養家；萬一身體不好，你就是學問再好一點，也沒有用處。』

朱君聽了這些話，儘是悶聲不語，一杯一杯的在俯着頭喝酒。我也因為喝了一點酒，頭早昏痛了，所以看不出他的表情來。一面回過頭來看看惠英，似乎也俯着了頭，在那裏落眼淚。

這一天晚上，因為談天談得時節長了，戲終於沒有去聽。我們坐洋車回校裏的時候，自修的鐘頭卻已經過了。第二天，陳家的父女已經回家去了，我們也就回復了平時的刻板生活。朱君的用功，沈默，牢騷抑鬱的態度，也仍舊和前頭一樣，並不因陳家老頭兒的勸告而減輕些。

時間一天一天的過去，又是一年將盡的冬天到了。北風接着吹了幾天，早晚的寒冷驟然增加了起來。

年假考的前一個星期，大家都緊張起來了，朱君也因這一學期裏看課外的書看了太多，把學校裏的課本丟開的原因，接連有三夜不睡，溫習了三夜功課。

正將考試的前一天早晨，朱君忽而一早就起了床，襪子也不穿，蓬頭垢面的跑了出去。跑到了門房裏，他拉住了門房，要他把那一個人交出來。門房莫明其妙，問他所說的那一個人是誰，他只是拉住了門房吵鬧，卻不肯說出那一個人的姓名來。吵得聲音大了，我們都出去看，一看是朱君在和門房吵鬧，我就夾了進

去。這時候我一看朱君的神色，自家也駭了一跳。

他的眼睛是血漲得紅紅的，兩道眉毛直豎在那裏，臉上是一種沒有光澤的青灰色，額上頸項上漲滿了許多青筋。他一看見我們，就露了兩列雪白的牙齒，同哭也似的笑着說：

『好好，你們都來了，你們把這一個小軍閥看守着，讓我去拿出手槍來槍斃他。』

說着，他就把門房一推，推在我和另外兩個同學的身上；大們都不防他的，被他這麼一推，四個人就一塊兒的跌倒在地下。他却哈哈的笑了幾聲，就一直的跑了進去。

我們看了他這一種行動，大家都曉得他是精神錯亂了。就商量叫校役把他看守在養病室裏，一邊去通知學校當局，請學校裏快去請醫生來替他醫治。

他一個人坐在養病室裏不耐煩，硬要出來和校役打罵。并且指看守他的校役



是小軍閥，罵着說：

「渾蛋，像你這樣的一個小小的軍閥，也敢強取人家的閨女麼？快拿手槍來，快拿手槍來！」

校醫來看他的病，也被他打了幾下，并且把校醫的一副眼鏡也扯下來打碎了。我站在門口，含淚的叫了幾聲：

「朱君！朱君！你連我都認不清了麼？」

他光着眼睛，對我看了一忽，就又哈哈哈哈哈的笑着說：

「你這小王八，你是來騙錢的罷？」

說着，他又打上我的身來，我們不得已就只好將養病室的門鎖上，一邊差人上他家裏去報信，叫的父母出來看護他的病。

到了將晚的時候，他父親來了，同來的是陳家的老頭兒。我當夜就和他們陪朱君出去，在一家公寓裏先租了一間房間住着。朱君的病愈來愈兇了，我們三個

人因爲想制止他的暴行，終於一晚沒有睡覺。

第二天早晨，我一早就回學校去考試，到了午後，再上公寓裏去看他的時候，知道他們已經另外租定了一間小屋，把朱君細縛起來了。

我在學校裏考試考了三天，正到考完的那一日早晨一早就接到了一箇急信，說朱君已經不行了，急待我上那兒去看看他。我到了那裏去一看，只見黑戚戚的一間小屋裏，他同鬼也似的還被縛在一張板床上。房裏的空氣穢臭得不堪，在這黑臭的空氣裏，只聽見微微的喘氣聲和腹瀉的聲音。我在門口靜立了一忽，實在是耐不住了，便放高了聲音，『朱君』『朱君』的叫了兩聲。坐在他腳後的他那老父，馬上就舉起手來阻止住我的發聲。朱君聽了我的喚聲，把頭轉過來看我的時候，我只看見了一個枯黑的同燭燼似的頭和很黑很黑的兩顆眼睛。

我踏進了那間小房，審視了他一回，看見他的手脚還是綁着，頭卻軟軟的斜靠在枕頭上面。腳後頭坐在他父親背後的，還有一位那朱君的媳婦，眼睛哭得紅

腫，呆呆的縮着頭，在那裏看守着這將死的她的男人。

我向前後一看，眼淚忽而湧了出來，走上他的枕頭邊上，伏下身去，輕輕的問了他一句話『朱君！你還認得我麼？』底下就說不下去了。他又轉過頭來對我看了一眼，臉上一點兒表情也沒有，但由我的淚眼看過去，好像他的眼角上也在流出眼淚來的樣子。

我走近他父親的身邊，問陳老頭那裏去了。他父親說：

『他們惠英要於今天出嫁給一位軍官，所以他早就回去料理喜事去了。』

我又問朱君服的是什麼藥，他父親只搖搖頭，說：『我也不曉得。不過他服了藥後，卻瀉到如今，現在是好像已經不行了。』

我心裏想，這一定是服藥服錯了，否則，三天之內，他何以會變得這樣的呢？我正想說話的時候，卻又聽見了一陣腹瀉的聲音，朱君的頭在枕上搖了幾搖，喉頭咯咯的響起來了。我的毛髮竦豎了起來，同時他父親，他媳婦兒也站起

來趕上他的枕頭邊上去。我看見他的頭往上抽了幾抽，喉嚨頭格落落響了幾聲，微微抽動了一刻鐘的樣子，一切的動靜就停止了。他的媳婦兒放聲哭了起來，他的父親也因急得癡了，倒只是不發聲的呆站在那裏。我却忍耐不住了，也低下頭去在他耳邊『朱君！朱君！』的絕叫了兩三聲。

第二天早晨，天又下起微雪來了。我和朱君的父親和他的媳婦，在一輛大車上一清早就送朱君的棺材出城去。這時候城內外的居民還沒有起床，長街上清冷的很。一輛大車，前面載着朱君的靈柩，後面坐着我們三人，慢慢的在雪裏轉走。雪片積在前面罩棺木的紅氈上，我和朱君的父親卻包在一條破棉被裏，避着背後吹來的北風。街上的行人很少，朱君的媳婦幽幽在哭着的聲音，覺得更加令人傷感。

大車走出永定門的時候，黃灰色的太陽出來了，雪片也似乎少了一點。我想起了去年冬假裏和朱君一道上他家去的光景，就不知不覺的向前面的靈柩叫了兩

聲，忽兒按捺不住地嘩的一聲放聲哭了起來。

(一九二七年七月十六日)

# 原书空白页

## 海上通信

晚秋的太陽，祇留下一道金光，浮映在煙霧空濛的西方海角。本來是黃色的海面被這夕照一烘，更加紅豔得可憐了。從船尾望去，遠遠只見一排陸地的平岸，參差隱約的在那裏對我點頭。這一條陸地岸線之上，排列着許多一二寸長的桅檣細影，絕似畫中的遠草，依依有惜別的餘情。

海上起了微波，一層一層的細浪，受了殘陽的返照，一時光輝起來，颯颯的涼意，逼入人的心脾。清淡的天空，好像是離人的淚眼，周圍邊上，只帶着一道

紅圈。是薄寒淺冷的時候，是泣別傷離的日暮。揚子江頭，數聲風笛，我又上了天涯飄泊的輪船。

以我的性情而論。在這樣的時候，正好陶醉在惜別的悲哀裏，滿滿的享受一場 *Sentimental Sweetness*。否則也應該自家製造一種可憐的情調，使我自家感得自家的風塵僕僕，一事無成。若上舉兩事都辦不到的時候，至少也應該看看海上的落日，享受享受那偉大的自然的煙景。但是這三種情懷，我一種也釀造不成，呆呆的立在齷齪雜亂的海輪中層的艙口，我的心裏，只充滿了一種憤恨，覺得坐也不是，立也不是，硬要想拿一把快刀，殺死幾箇人，纔肯甘休。這憤恨的原因是什麼地方呢？一是因爲上船的時候，海關上的一箇下流的外國人，定要把我的書箱打開來檢查，檢查之後，并且想把我所崇拜的列甯的一冊著作拿去。二是因爲新開河口的一家賣票房，收了我頭等艙的船錢，騙我入了二等的艙位。

啊，掠奪欺騙，原是人本性，若能達觀，也不合有這一番氣憤，但是我



的度量却狹小得同耶穌教的上帝一樣，若受着不平，總不能忍氣吞聲的過去。我的女人曾對我說過幾次，說這是我的致命傷，但是無論如何，我總改不過這箇惡習慣來。

輪船愈行愈遠了，兩岸的風景，一步一步的荒涼起來了，天色也垂暮了，我的怨憤，却終於漸漸的平了下去。

沫若呀，仿吾成均呀，我老實對你們說，自從你們下船之後，我一直到了現在，方想起你們三人的孤淒的影子來。啊啊，我們本來是反逆時代而生者，喫苦原是前生註定的。我此番北行，你們不要以為我是為尋快樂而去，我的前途風波正多得很呀！

天色暗下來了，我想起了家中在樓頭凝望着我的女人，我想起了乳母懷中，在那裏伊吾學語的孩子，我更想起了幾位比我們還更苦的朋友，啊啊，大海的波濤，你若能這樣的把我吞咽了下去，倒好省却我的一番苦惱。我願意化成一堆春

雪，躺在五月的陽光裏，我願意代替了落花，陷入汗泥深處去，我願意背負了天下青年男女的肺癆惡疾，就在此處消滅了我的殘生。

啊啊！這些感傷的詠嘆，祇能博得惡魔的一臉微笑，幾箇在資本家跟前俯伏的文人，或者將要拿了我這篇文字，去佐他們的淫樂的金罇，我不說了，我不再寫了，我等那一點西方海上的紅雲消盡的時候，且上艙裏去喝一杯白蘭地吧，這是日本人所說的 Yakezake ！

(十月五日七時書)

昨天晚上因爲多喝了一杯白蘭地，並且因爲前夜在 F. U. 飯店裏的一夜疲勞，還沒有回復，所以一到床上就睡着了。我夢見了一箇十五六的少女和我同艙，我硬要求她和我親嘴的時候，她回覆我說：

『你若要寶石，我可以給你 Rajahs diamond，

你若要王冠，我可以給你世上最大的國家，

但是這緋紅的嘴唇，這未開的薔薇花瓣，

我要保留着等世上最美的人來！」

我用了武力，捉住了她，結果竟做了一個風月寶鑑裏的迷夢，所以今天頭昏得很，什麼也想不出來。但是與海天相對，終覺得無聊，我把佐藤春夫的一篇小說『被剪的花兒』讀了。

在日本現代的小說家中，我所最崇拜的是佐藤春夫。他的小說，周作人氏也曾譯過幾篇，但那幾篇並不是他的最大的傑作。他的作品中的第一篇當然要推他的出世作『病了的薔薇』即『田園的憂鬱』了。其他如『指紋』『李太白』等，都是優美無比的作品。最近發表的小說集『太孤寂了』我還不曾讀過，依我看來這一篇『被剪的花兒』也可說是他近來的最大的收獲。書中描寫主人公失戀的地方，真是無微不至，我每想學到他的地步，但是終於畫虎不成。他在日本現代的作家中，並不十分流行。但是讀者中間的一小部分，却是對他抱着十二分的好意

的。有一次何畏對我說：

『達夫！你在中國的地位，同佐藤在日本的地位一樣。但是日本人能了解佐藤的清潔高傲，中國人却不能了解你，所以你想以作家立身是辦不到的。』

慚愧慚愧！我何敢望佐藤春夫的肩背！但是在目下的中國，想以作家立身，非但乾枯的我沒有希望，即使 Victor Hugo, Charles Dickens, Gerhart Hauptmann 等來，也是無望的。

沫若！仿吾！我們都是笨人，我們棄去了康莊的大道不走，偏偏要尋到這一條荆棘叢生的死路上來。我們即使在半路上氣絕身死，也同野狗的斃於道旁一樣，却是我們自家尋得的苦惱，誰也不能來和我們表同情，誰也不能來收拾我們的遺骨的。呵呵！又成了牢騷了，『這是中國文人最醜的惡習，非絕滅牠不可的地方』，我且收住不說了罷！

單調的海和天，單調的船和我，今日使我的精神萎縮得不堪。十二時中，足

破這單調的現像，只有晚來海中的落日之景，我且攔住了筆，去看 The glorious  
Sun-Setting 罷！

(十月六日日暮的時候)

這一次的航海，真奇怪得很，一點兒風浪也沒有，現在船已到了煙台了。煙台港同長崎門司那些港一些兒也沒有分別，可惜我沒有金錢和時間的餘裕，否則上岸去住他一二星期，享受一番異鄉的情調，倒也很有趣味。煙台的結晶處是東首臨海的煙台山。在這座山上，有領事館，有燈臺，有別莊，正同長崎市外的那所檢疫所的地點一樣。沫若，你不是在去年的夏天有一首在檢疫所作的詩麼？我現在坐在船上，遙遙的望着這煙台的一帶山市，也起了拿破崙在嬾來娜島上之感，啊啊，飄流人所見大抵略同，——我們不是英雄，我們且說飄流人罷！

山東是產苦力的地方，煙台是苦力的出口處。船一停錨，搶上來的兇猛的搭客，和舊物的強人，真把我駭死，我足足在艙裏躲了三箇鐘頭，不敢出來。

到了日暮，船將起錨的時候，那些舊物者方散退回去，我也出了艙，上船舷上來看落日。在海船裏，除非有衣擺奈此的小說『默示錄的四騎士』中所描寫的那種同船者的戀愛追逐之外，另外實沒有一件可以慰遣寂寥的事情，所以我這一次的通信裏所寫的也只是落日，*Sun Setting, Abend Roethe, etc, etc*。請你們不要笑我的重複！

我剛纔說過，煙台港和門司長崎一樣，是一條狹長的港市，環市的三面，都是淺淡的連山。東面是煙台山，一直西去，當太陽落下去的那一支山脈，不知道是什麼名字？但是我想這一支山若要命名，要比『夕陽』『落照』等更好的名字，怕沒有了。

一帶連山，本來有近遠深淺的痕跡可以看得出來的，現在當這落照的中間，都只染成了淡紫。市上的炊煙，也濃濃的起了，便使我想起故鄉城市的日暮的景色來，因為我的故鄉，也是依山帶水，與這煙台市不相上下的呀！

日光沒了，天上的紅雲也淡了下去。一陣涼風吹來，忽使人起了一種莫名其妙的哀感。我站在船舷上，看看煙台中一點兩點漸漸增加起來的燈火，看看甲板上幾個落了伍急急忙忙趕回家去的賣物的土人，忽而索落索落的滴下了兩粒眼淚來。我記得我女人有一次說，小孩子到了日暮，總要哭着尋他的娘抱，因為怕晚上沒有睡覺的地方。這時候我的心裏，大約也被這一種 *Nostalgie* 籠罩住了吧，否則何以會這樣的落寞！這樣的傷感！這樣的悲愁無着處呢！

這船今晚上是要離開煙台上天津去的，以後是在渤海裏行路了。明天晚上可到天津。我這通信，打算一上天津就去投郵。願你與婀娜和小孩全好，仿吾也好，成均也好，願你們的精神能夠振刷；啊啊，這樣在勉勵你們的我自家，精神正頹喪得很呀！我還要說什麼？我還有說話的資格麼？

(十月七日晚八時煙台艙中)

不知在什麼時候，我記得你會說過，沫若，你說：『我們的拿起筆來要寫，

大約是已經成了習慣了，無論如何，我此後總不能絕對的廢除筆墨的。」這一種馮婦之習，不但是你免不了，怕我也一樣的吧。現在精神定了一定，我又想寫了。

昨天船離了煙台，即起大風，船中的一班苦力，箇箇頭上都淋成五色。這是什麼理由呢？因為他們都是連綿席地而臥，所以你枕我的頭，我枕你的脚。一人吐了，二人就吐，三人四人，傳染過去。挺而走險，急不能擇，他們要吐的時候就不問是人頭人足，如長江大河的直瀉下來。起初吐的是雜物，後來吐黃水，最後就赤化了。我在這一個大吐場裏，心裏雖則難受，但却沒有效他們的饜，大約是曾經滄海的結果，也許是我已經把心肝嘔盡，沒有吐的材料了。

今天的落日，是在七十二沽的蘆草上看的。幾堆泥屋，一灘野草，野草裏的雞犬，泥屋前的穿紅布衣服的女孩，便是今日的落照裏的風景。

船靠岸的時候，已經是夜半了。二哥哥在埠頭等我。半年不見，在青白的瓦



斯光裏他說我又瘦了許多。非關病酒，不是悲秋，我的瘦，却是杜甫之瘦，儒冠之害呀！

從清冷的長街上在灰闇涼冷的空氣裏，把身體搬上這家旅店裏之後，哥哥纔把新總統明晚晉京的話，告訴我聽。好一箇魏武之子孫，幾年來的大願總算成就了，但是但是只可憐了我們小百姓，有苦說不出來。聽說上海又將打電報，擡菩薩，祭旗拜斗的大耍猴子戲。我希望那些有主張的大人先生。要幹快幹，不要虛張聲勢的說：「來來來！幹幹幹！」因為調子唱得高的時候，胡琴有脫板的危險，中國的沒有真正革命起來的原因，大約是受的『發明電報者』之害喲！

幾天不看報，倒覺得清淨得很。明天一到北京，怕又不得不目睹那些中國特有的承平新氣象，我生在這樣的一箇太平時節，心裏實在是怕看這些黃帝之子孫的文明制度了。

夜也深了，老車站的火車輪聲，也漸漸的聽不見了，這一間奇形怪狀的旅舍

裏，也只充滿了鼾聲。窗外沒月亮，冷空氣一陣一陣的來包圍我赤裸裸的雙腳。我雖則到了天津，心裏依然是猶豫不定；

『究竟還是上北京去作流氓去呢？還是到故鄉家裏去作隱士？』

名義上自然是隱士好聽，實際上終究是飄流有趣。等我來問一個諸葛神卦，再決定此後的行止罷！

勅勅勅，弟子郁，……

……

（十月八日夜三時書於天津的旅館內）

## 一個人在途上

在東車站的長廊下，和女人分開以後，自家又剩了孤零丁的一個。頻年飄泊慣的兩口兒，這一回的離散，倒也算不得什麼特別，可是端午節那天，龍兒剛死，到這時候北京城裏雖已起了秋風，但是計算起來，去兒子的死期，究竟還只有一百來天。在車座裏，稍稍把意識恢復轉來的時候，自家就想起了盧騷晚年的作品『孤獨散步者的夢想』的頭上的幾句話：

『自家除了己身以外，已經沒有弟兄，沒有隣人，沒有朋友，沒有社會了，

「自家在這世上，像這樣的，已經成了一個孤獨者了。……」

然而當年的盧騷還有棄養孤兒院內的五個兒子，而我自己哩，連一個撫育到五歲的兒子都還抓不住！

離家的遠別，本來也只爲想養活妻兒。去年在某大學的被逐，是萬料不到的事情。其後兵亂迭起，交通阻絕，當寒冬的十月，會病倒在滬上，也是誰也料想不到的。今年二月，好容易到得南方，靜息了一年之半，誰知這剛養得出趣的龍兒又會遭此凶疾的呢？

龍兒的病報，本是在廣州得着，匆促北航，到了上海，接連接了幾個北京來的電報。換船到天津，已經是舊曆的五月初十。到家之夜，一見了門上的白紙條兒，心裏已經跳得忙亂，從蒼茫的暮色裏趕到哥哥家中，見了衰病的她，因爲在大衆之前，勉強將感情壓住。草草吃了夜飯，上床就寢，把電燈一滅，兩人只有緊抱的痛哭，痛哭，痛哭，只是痛哭，氣也換不過來，更那裏有說一句話的餘

裕？

受苦的時間，的確脫煞過去得太悠徐，今年的夏季，只是悲嘆的連續。晚上上床，兩口兒，那敢提一句話？可憐這兩個迷散的靈心，在電燈滅黑的黝暗裏，所摸走的荒路，每會湊集在一條線上，這路的交叉點裏，只有一塊小小的墓碑，墓碑上只有『龍兒之墓』的四個紅字。

妻兒因為在浙江老家內，不能和母親同住，不得已，而搬往北京當時我在寄食的哥哥家去，是去年的四月中旬。那時候龍兒正長得肥滿可愛，一舉一動，處處教人歡喜。到了五月初，從某地回京，覺得哥哥家太狹小，就在什利海的北岸，租定了一間渺小的住宅。夫妻兩個，日日和龍兒伴樂，閒時也常在北海的荷花深處，及門前的楊柳陰中帶龍兒去走走。這一年的暑假，總算過得最快樂，最閒適。

秋風吹葉落的時候，別了龍兒和女人，再上某地大學去爲朋友幫忙，當時他

們倆還往西車站去送我來哩！這是去年秋晚的事情，想起來還同昨日的情形一樣。

過了一月，某地的學校裏發生事情，又回京了一次，在什刹海小住了兩星期，本來打算不再出京了，然礙於朋友的面子，又不得不於一天寒風刺骨的黃昏，上西車站去趁車。這時候因為怕龍兒要哭，自己和女人，吃過晚飯，便祇說要往哥哥家裏去，只許他送我們到門口，記得那一天晚上他一個人和老媽子立在門口，等我們倆去了好遠，還『爸爸！』『爸爸！』的叫了好幾聲。啊啊，這幾聲慘傷的呼喚，便是我在這世上聽到的他叫我的最後的聲音！

出京之後，到某地住了一宵，就匆促逃往上海。接續便染了病，遇了強盜輩的爭奪政權，其後赴南方暫住，一直到今年的五月，纔返北京。

想起來，龍兒實在是一個填債的兒子，是當亂離困厄的這幾年中間，特來安慰我和他娘的愁悶的使者！

自從他在安慶生落地以來，我自己沒有一天脫離過苦悶，沒有一處安住到五個月以上。我的女人，也和我分擔着十字架的重負，祇是東西南北的奔波飄泊。然當日夜難安，悲苦得不了的時候，只教他的笑臉一開，女人和我，就可以把一切窮愁，丟在腦後。而今年五月初十待我趕到北京的時候，他的屍體，早已在妙光閣的廣誼園地下躺着了。

他的病，說是腦膜炎。自從得病之日起，一直到舊歷端午節的午時絕命的時候止，中間經過有一個多月的光景。平時被我們寵壞了的他，聽說此番病裏，却乖順得非常。叫他吃藥，他就大口的吃，叫他用冰枕，他就很柔順的躺上。病後還能說話的時候，只問他的娘『爸爸幾時回來？』『爸爸在上海爲我定做的小皮鞋，已經做好了沒有？』我的女人，於惑亂之餘，每幽幽的問他；『龍！你曉得你這一場病，會不會死的？』他老是很不願意的回答說：『那兒會死的哩？』據女人含淚的告訴我說，他的談吐，絕不似一個五歲的小兒。

未病之前一個月的時候，有一天午後他在門口玩耍，看見西面來了一乘馬車，馬車裏坐着一個戴灰白色帽子的青年。他遠遠看見，就急忙丟下了伴侶，跑進屋裏去叫他娘出來，說『爸爸回來了，爸爸回來了！』因為我去年離京時所戴的，是一樣的一頂白灰呢帽。他娘跟他出來到門前，馬車已經過去了，他就死勁的拉住了他娘，哭喊着說：『爸爸怎麼不家來吓？爸爸怎麼不家來吓？』他娘說：『嚇了半天，他還儘是哭着，這也是他娘含淚和我說的，現在回想起來，自己實在不該拋棄了他們，一個人在外面流蕩，致使他那小小的靈心，常有這望遠思親的傷痛。』

去年六月，搬往什刹海之後，有一次我們在堤上散步，因為他看見了人家的汽車，硬是哭着要坐：被我痛打了一頓。又有一次，也是因為要穿洋服，受了我的毒打。這實在只能怪我做父親的沒有能力，不能做洋服給他穿，雇汽車給他坐。早知他要這樣的早死，我就是典當強劫，也應該去弄一點錢來，滿足他這點



點無邪的慾望，到現在追想起來，實在覺得對他不起，實在是我不太無容人之量了。

我女人說，頻死的前五天，在病院裏，他連叫了幾夜的爸爸！她問他『叫爸爸幹什麼！』他又不響了，停一會兒，就又再叫起來，到了舊曆五月初三日，他已入了昏迷狀態，醫師替他抽骨髓，他只會直叫一聲『幹嗎？』喉頭的氣管，咯咯在抽咽，眼睛只往上吊送，口頭流些白沫，然而一口氣總不肯斷。他娘哭叫幾聲『龍！龍！』他的小眼角上，就會迸流些眼淚出來，後來他娘看他苦得難過，倒對他說：

『龍！你若是沒有命的，就好好的去吧！你是不是想等爸爸回來？就是你爸爸回來，也不過是這樣的替你醫治罷了。龍！你有什麼不了的心願呢？龍！與其這樣的抽咽受苦，你還不如快快的去吧！』

他聽了這一段話，眼角上的眼淚，更是湧流得厲害。到了舊曆端午節的午

時，他竟等不着我的回來，終於斷氣了。

喪葬之後，女人搬往哥哥家裏，暫住了幾天。我於五月十日晚上，下車趕到什刹海的寓宅，打門打了半天，沒有應聲。後來抬頭一看，纔見了一張告示郵差送信的白紙條。

自從龍兒生病以後連日夜看護久已倦了她的，又那裏經得起最後的這一個打擊？自己當到京之夜，見了她的衰容，見了她的淚眼，又那裏能夠不痛哭呢？

在哥哥家裏小住了兩三天，我因為想追求龍兒生前的遺跡，一定要女人和我仍復搬回什刹海的住宅去住牠一兩個月。

搬回去那天，一進上屋的門，就見了一張被他玩破的今年正月裏的花燈。聽說這張花燈，是南城大姨媽送他的，因為他自家燒破了一個窟窿，他還哭過好幾次來的。

其次，便是上房裏磚上的幾堆燒紙錢的痕跡！係當他下殮時燒給他的。

院子裏有一架葡萄，兩顆棗樹，去年採取葡萄棗子的時候，他站在樹下，兜起了大褂，仰頭在看樹上的我。我摘取一顆，丟入了他的大褂斗裏，他的哄笑聲，要繼續到三五分鐘。今年這兩顆棗樹，結滿了青青的棗子，風起的半夜裏，老有熟極的棗子辭枝自落。女人和我，睡在床上，有時候且哭且談，總要到更深人靜，方能入睡。在這樣的幽幽的談話中間，最怕聽的，就是這滴答的墜棗之聲。

到京的第二日，和女人去看他的墳墓。先在一家南紙舖裏買了許多冥府的鈔票，預備去燒送給他。直到到了妙光閣的廣誼園塋地門前，她方從嗚咽裏清醒過來，說：『這是鈔票，他一個小孩如何用得呢？』就又回車轉來，到琉璃廠去買了些有孔的紙錢。她在墳前哭了一陣，把紙錢鈔票燒化的時候，却叫着說：

『龍！這一堆是鈔票，你收在那裏，待長大了的時候再用，要買什麼，你先拿這一堆錢去用吧？』

這一天在他的墳上坐着，我們直到午後七點，太陽平西的時候，纔回家來。臨走的時候，他娘還哭叫着說：

『龍！龍！你一個人在這裏不怕冷靜的麼？龍！龍！人家若來欺你，你晚上來告訴娘罷！你怎麼不想回來了呢？你怎麼夢也不來托一個呢？』

箱子裏，還有許多散放着的他的小衣服。今年北京的天氣，到七月中旬，已經是很冷了。當微涼的早晚，我們倆都想換上幾件夾衣，然而因為怕見到他舊時的夾衣袍襪，我們倆却儘是一天一天的捱着，誰也不說出口來，說『要換上件夾衫。』

有一次和女人在那裏睡午覺，她驟然從床上坐了起來，鞋也不拖，光着襪子，跑上了上房起坐室裏，並且更掀簾跑上外面院子裏去。我也莫名其妙跟着她跑到外面的時候，只見她在那裏四面找尋什麼，找尋不着，呆立了一會，她忽然放聲哭了起來，並且抱住了我急急的追問說：『你聽不聽見？你聽不聽見？』哭

完之後，她纔告訴我說，在半醒半睡的中間，她聽見『娘！娘！』的叫了兩聲，的確是龍的聲音，她很堅硬的說：『的確是龍回來了。』

北京的朋友親戚，爲安慰我們起見，今年夏天常請我們倆去吃飯聽戲，她老不願意和我同去，因爲去年的六月，我們無上那裏去玩，龍兒是常和我們在一處的。

今年的一個暑假，就是這樣的，在悲嘆和幻夢的中間消逝了。

這一回南方來催我就道的信，過於匆促，出發之前，我覺得還有一件大事情沒有做了。

中秋節前新搬了家，爲修理房屋，部署雜事，就忙了一個星期。出發之前，又因了種種瑣事，不能抽出空來，再上龍兒的墳地裏去探望一回。女人上東車站來送我上車的時候，我心裏儘酸一陣痛一陣的在迴念這一件恨事。有好幾次想和她說出來，教她於兩三日後再往妙光閣去探望一趟，但見了她的憔悴盡的顏色，

和苦忍住的淒楚，又終於一句話也沒有講成。

現在去北京遠了，去龍兒更遠了，自家只一個人，只是孤零丁的一個人。在這裏繼續此生中大約是完不了的飄泊。

(一九二六年十月五日在上海旅館內)

## 病閑日記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在廣州

一日，陰晴，舊歷十月二十七日，星期三。

今朝是失業後的第一日。早晨起來，就覺得是一個失業者了，心裏的鬱悶，比平時更甚，天上有半天雲障，半天藍底。太陽也時出時無，冷氣逼人。

一早就有一位不相識的青年來，定要我去和他照相，不得已勉強和他照了一

個。順便就走到創造社出版部廣州分部去坐談，木天和麥小姐，接着來了，雜談了些閑天，和他們去別有村吃中飯。喝了三大杯酒，竟醉倒了，身體近來弱，是一件大可悲的事情。

回到分部，仿吾也自黃埔返省，談了些整理上海出版部的事情，一直到夜間十時，總算把大體決定了。

今天曾至學校一次，問欠薪事，因委員等不在，沒有結果。

接了荃君的來信，傷感之至，大約三數日後，要上船去上海，打算在上海住一月，即返北京去接家眷南來。

此番計自陽歷十月二十日到廣州以來，迄今已有四十餘天了，這中間一事也不做，文章也一篇都寫不成功，明天起，當更努力。

二日，陰，星期四，舊歷十月二十八日。



天氣不好，人亦似受了這支配，不能振作有爲，今天又萎靡得不了。午前因爲有同鄉數人要來，所以在家裏等他們，想看書，也看不進去，只寫了一封給荃君的信。

十時左右，來了一位同鄉的華君，和他出去走了一陣，便去訪夷乘。在夷乘那裏，却遇見了伍某，他請我去吃飯，一直到了午後的三時，纔從西園酒家出來，這時候天忽大晴且熱。

和仿吾在創造社出版部分了手，晚上在家中坐着無聊，因與來訪者郭君汝炳，去看電影。是 Alexander Dumas 的 *The Three Musketeers*，主角 D'Artagnan 係由 Douglas Fairbanks 扮演，很有精彩，我看此影片，這是第二回了，第一回係在東京看的，已經成了四五年前舊事。

郭君汝炳，是我的學生，他這一回知道了我的辭職，並且將離去廣州，很是傷感，所以特來和我玩兩天的，我送了他一部顧梁汾的彈指詞。

晚上回來，寂寥透頂，心裏不知怎麼的總覺得不快。

三日，晴，星期五，舊曆十月二十九日。

午前九時，又有許多青年學生來訪，郭君汝炳於十時前來，贈我西泠詞萃四冊和他自己的詩晚霞一冊。

和他出去到照相館照相。離情別緒，一時都集到了我的身上。因為照相者是一個上海人，他說上海話的時候，使我憶起了別離未久的上海，憶起了流落的時候每在那裏死守着的上海，並且想起了此番的又不得不仍舊和往日一樣，失了業，落了魄，蕭蕭歸去的上海。

照相後，去西關午膳，膳後坐了小艇，上荔枝灣去。天晴雲薄，江水不波，西北望白雲山，只見一座紫金堆，橫躺在陽光裏，是江南晚秋的烟景，在這裏却將交入殘冬了。一路上聽風看水，搖出白鵝潭，橫斜又到了荔枝灣裏，到荔香園

上岸，看了凋零的殘景，衰敗的亭臺，頗動著張翰秋風之念。忽而在一條小路上，遇見了留學日本時候的一位舊同學，在學校裏此番被辭退的溫君。兩三個都是不得意的閑人，從殘枝掩覆着的小道，走出荔香園來，對了西方的斜日，各作了些傷懷之感。

在西關十八甫的街上，和郭君別了，走上茶樓去和溫君喝了半天茶。午後四五點鐘，仍到學校裏去了一趟，又找不到負責的委員們，薪金又不能領出，懊喪之至。

晚上又有許多年青的學生及慕我者，設饌筵於市上，席間遇見了許多生人，一位是江蘇的姓曾的女士，已經嫁了，她的男人也一道在吃飯，一位是石蘅青的老弟，態度豪邁，不愧爲他哥哥的弟弟。白薇女士也在座，我一人喝酒獨多，醉了。十點多鐘，和石君洪君白薇女士及陳震君又上電影館去看『三劍客』，到十二點散戲出來，酒還未醒。路上起了危險的幻想，因爲時候太遲了，所以送白薇到

門口的一段路上，緊張到了萬分，是決定一齣大悲喜劇的楔子。總算還好，送她到家，祇在門口遲疑了一會，終於揚聲別去。

這時候天又開始在微雨，回學校終究是不成了，不得已就坐了洋車上陳塘的妓窟裏去。午前一點多鐘到了陳塘，穿來穿去走了許多狹斜的巷陌，下等的妓館，都已閉門睡了。各處酒樓上，絃歌和打麻雀聲爭喧，真是好個銷金的不夜之城。我隔雨望紅樓，話既不通，錢又沒有，只得在熱鬧的這一角腐頹空氣裏，閑跑踏走，走了半個多鐘頭，覺得像這樣的雨中飄泊，終究捱不到天明，所以就摸出了一條小巷，坐洋車奔上東堤的船上去。

夜已經深了，路上只有些未曾賣去的私娼和白天不露面的同胞在走着。到了東堤岸上，向一家小艇借了宿，和兩個年青的蟹婦，隔着一重門同睡。她們要我叫一個老舉來伴宿，我這時候精神已經被耗蝕盡了，只是搖頭不應。

在江上的第一次寄生，心裏終究是怕的，一邊念着周美成的『少年遊』：

并刀如水，吳鹽勝雪，纖指破新橙。錦幄初溫，獸香不斷，相對坐調笙。低聲問，『向誰行宿？』城上已三更。馬滑霜濃，不如休去，直是少人行。（感

舊）

一邊只在對了橫陳着的兩螿婦發抖，一點一滴的數着鐘聲，吸了幾枝烟卷，打死了幾個蚊子，在黑黝黝的洋燈底下，在朱紅漆的畫艇中間，在微雨的江上，在車聲脚步聲都已死寂了的岸頭，我只好長吁短嘆，嘆我半生戀愛的不成，嘆我年來事業的空虛，嘆我父母生我的時日的不辰，嘆着，怨着，偷眼把螿婦的睡態看着，不知不覺，也於午前五點多鐘的時候入睡了。

四日，星期六，舊歷十月三十日，陰雲密布，却沒有下雨。

七點鐘的時候醒來，爬出了烏冷的船篷，爬上了冷靜的堤岸，同罪人似的逃回學校的宿舍，在那裏又只有一日的『無聊』很正確的，很悠徐的，貓笑着等我。

啊啊，這無意義的殘生，的確是壓榨得我太重了。

回家來想睡又睡不着，閑坐無聊，却想起了仿吾等今日約我照相的事情。去昌興街分部坐了許多時，人總不能到齊，吃了午飯，才去照相館照相。這幾日照相太多，自家也覺得可笑，若從此就死，豈不是又要多留幾點形跡在人間，這真與我之素願，相違太甚了。

午後四點多鐘，和仿吾去學校。好容易領到了十一月份的薪水。趕往沙面銀行，想匯一點錢至北京，時候已太遲了。

晚上又在陳塘飲酒，十點鐘纔回來，洗澡入睡，精神消失盡了。

五日，日曜，舊歷十一月初一日，晴。

早晨起來，覺得天氣好得很，想上白雲山去逛，無奈找不到同伴，只剩了一個人跑上同鄉的徐某那裏，等了一個多鐘頭，富陽人的羈留在廣東者都來了，又

和他們拍了一張照片。

午後和同鄉者數人去大新天台聽京戲。日暮歸來，和仿吾等在玉醪春吃晚飯，夜早眠。

六日，星期一，十一月初二日，晴。

早晨跑上郵局去匯了一百四十元大洋至北京。在清一色吃午飯，回家來想睡，又有人來訪了，便和他們上明珠影畫院去看電影，晚上在又一春吃晚飯，飯後和阿梁上觀音山去散步，四散的人家，一層煙霧，又有幾點燈光，點綴在中間。風景實在可愛，晚風涼得很，八點前後，就回來睡了。

七日，星期二，十一月初三日，陰，多風。

午前在家悶坐，無聊之極，寫了一首「風流事」，今晚上仿吾他們要爲我祝三

十歲的生辰，我想拿出來作一個提議：

小丑又登場，

大家起，爲我舉離觴。

想此夕清樽，千金難買，

他年回憶，未免神傷。

最好是，題詩各一首，寫字兩三行。

踏雪鴻踪，印成指爪，

落花水面，留住文章。

明朝三十一，

數從前事業，羞煞潘郎。

只幾篇小說，兩鬢青霜。

諒今後生涯，也長碌碌，



老奴故態，不改佯狂。

君等若來勸酒，醉死無妨。

（小丑登場事見舊作「十一月初三」小說中）

午後三時後，到會場去，男女的集攏來爲我做三十生辰的，共有二十多人，總算是一時的盛會，酒又喝醉了。晚上在粵東酒樓宿，一晚睡不著，想身世的悲涼，一個人泣到天明。

八日，星期三，舊歷十一月初四日，晴。

天氣真好極了，但覺得奇冷。昨晚來北風大緊，有點冬意了。早晨，阿梁跑來看我，和他去小北門外，在寶漢茶寮吃飯。飯後並在附近的田野裏遊行，總算是快快活活的過了一天，真是近年來所罕有的很閑適地過去的一天。

午後三四點鐘，去訪薛姑娘。約她出來飲茶，不應，復轉到創造社的分部坐

了一會。在街上想買裝書的行李，因價貴沒有買成。

晚上和白薇女士等吃飯，九點前返校。早睡。

接到了天津玄背社的一封信。說我寫給他們的信，已經登載在玄背上，來求我的應許的。

九日，星期四，十一月初五，晴。

早晨阿梁又來幫我去買裝書的行李，在街上看了一陣，終於買就了三隻竹箱。和阿梁及張曼華在一家小飯館吃飯。飯後至中山大學被朋友們留住了，要我去打牌。自午後一點多鐘打起，直打到翌日早晨止，輸錢不少，在擎天酒樓。

十日，星期五，十一月初六，先細雨後晴。

昨晚一宵不睡，身體壞極了，早晨八點鐘回家，睡也睡不着。阿梁和同鄉華

其昌來替我收書，收好了三竹箱。和他們又去那家小飯館去吃了中飯，便回來睡覺，一直睡到午後四時。剛從夢裏醒來，獨清和靈均來訪我，就和他們出去，上一家小酒館飲酒去。八點前後從酒館出來，上國民戲院，去看 *Theakerry* 的 *Vanity fair* 電影。究竟是十八世紀前後的事蹟，看了不能使我們十分感動。晚上十點鐘睡覺，白薇送我照相一張，很靈敏可愛。

十一日，星期六，十一月初七，晴，然而不清爽。

同鄉的周君客死在旅館裏。早晨起來，就有兩位同鄉來告我此事，很想去弔奠一番，他們勸我不必去，因為周君的病是和我的病一樣的緣故。

和他們出去訪同鄉葉君，不遇，就和他們去北門外寶漢茶寮吃飯。飯後又去買了一隻竹箱，把書籍全部收起了。

仿吾於晚上來此地，和他及木天諸人在陸園飲茶。接了一封北京的信，心裏

很是不快活，我們都被周某一人賣了。

武昌張資平也有信來，說某在欺騙郭沫若和他，弄得創造社的根基不固，而他一人却很舒服的遠颺了。唉，人心不古，中國的青年，良心喪盡了。

十二日，星期日，（初八日），夜來雨，今晨陰悶。

晨八時起床，候船不開，郭君汝炳以前禮拜所映的相片來贈。與阿梁去西關，購燕窩等物，打算寄回給母親服用的。

在清一色午膳，膳後返家，遇白薇女士於創造社樓上。伊明日起身，將行返湖南，托我轉交伊在杭州之妹的禮物兩件。

晚上日本聯合通信社記者川上政義君宴我於妙奇奇酒樓，散後又去遊河，我先返，與白薇談了半宵，很想和她清談一晚，因為身體支持不住，終於在午前二點鐘的時候別去。

返寓已將三點鐘了。唉，異地的寒宵，流人的身世，我倆都是人中的渣滓。

十三日，星期一，（初九）陰悶

奇熱，早晨訪山上於沙面，贈我書籍數冊。和他去荔枝灣遊。回來在太平館吃燒鴿子。

他要和我照相，並云將送之日本，就和他一家照相館內照相。晚上仿吾伯奇餞行，在聚樂園鬧了一晚。

白薇去了，想起來和她這幾日的同遊，也有點傷感。可憐她也已經白過了青春，此後正不曉得她將如何結局。

十四日，星期二，（初十）雨，悶，熱。

午前赴公票局問船，要明日纔得上去。這一次因為自家想偷懶，所以又上了

人家的當，以後當一意孤行，獨行我素。

與同鄉華君，在清一色吃飯，約他於明天早晨來爲我搬行李。午後在創造社分部，爲船票事鬧了半天，終無結果。決定明日上船，不管牠開不開，總須於明早上船去。

昨日接浩兄信，今日接曼兄信，他們倆都不能了解我，都望我做官發財，真是使我難爲好人。

晚上請獨清及另外的兩位少年吃夜飯，醉到八分。此番上上海後，當戒去煙酒，努力奮鬥一番，事之成敗，當看我今後立志之堅不堅。我不屑與俗人爭，我尤不屑與今之所謂政治家爭，百年之後，容有知我者，今後當努力創作耳。

自明日上船後，當不暇書日記，病閑日記之在廣州作者，盡於今宵。行矣廣州，不再來了。這一種醜腐敗的地方，不再來了。我若有成功的一日，我當肅清廣州，肅清中國。

(十二月十四日晚記)

## 釣臺的春晝

因爲近在咫尺，以爲什麼時候要去就可以去，我們對於本鄉本土的名區勝景，反而往往沒有機會去玩，或不容易下一箇決心去玩的。正唯其是如此，我對於富春江上的嚴陵，二十年來，心裏雖每在記着，但脚却沒有向這一方面走過。

一九三一，歲在辛未，暮春三月，春服未成，而中央黨帝，似乎又想玩一箇秦始皇所玩過的把戲了，我接到了警告，就倉皇離去了寓居。先在江浙附近的窮鄉裏，遊息了幾天，偶而看見了一家掃墓的行舟，鄉愁一動，就定下了歸計。繞了

一箇大灣，趕到故鄉，却正好還在清明寒食的節前。和家人等去上了幾處墳，與許久不曾見過面的親戚朋友，來往熱鬧了幾天，一種鄉居的倦怠，忽而襲上心來了，於是乎我就決心上釣臺訪一訪嚴子陵的幽居。

釣臺去桐廬縣城二十餘里，桐廬去富陽縣治九十里不足，自富陽溯江而上，坐小火輪三小時可達桐廬，再上則須坐帆船了。

我去的那一天，記得是陰晴欲雨的養花天，並且係坐晚班輪去的，船到桐廬，已經是燈火微明的黃昏時候了，不得已就只得在碼頭近邊的一家旅館的樓上借了一宵宿。

桐廬縣城，大約有三里路長，三千多煙灶，一二萬居民，地在富春江西北岸，從前是皖浙交通的要道，現在杭江鐵路一開，似乎沒有一二十年前的繁華熱鬧了。尤其要使旅客感到蕭條的，却是桐君山腳下的那一隊花船的失去了蹤影。說起桐君山，却是桐廬縣的一箇接近城市的靈山勝地，山雖不高，但因有仙，自



然是靈了。以形勢來論，這桐君山，也的確是可以產生出許多口音生硬，別具風韻的桐廬嫂來的生龍活脈。地處在桐溪東岸，正當桐溪和富春江合流之所，依依一水，西岸便瞰視着桐廬縣市的人家煙樹。南面對江，便是十里長洲；唐詩人方干的故居，就在這十里桐洲九里花的花田深處。向西越過桐廬縣城，更遙遙對着一排高低不定的青巒，這就是富春山的山子山孫了。東北面山下，是一片桑麻沃地，有一條長蛇似的官道，隱而復現，出沒盤曲在桃花楊柳洋槐榆樹的中間，繞過一支小嶺，便是富陽縣的境界，大約去程明道的墓地程坟，總也不過一二十里地的間隔。我的去拜謁桐君，瞻仰道觀，就在那一天到桐廬的晚上，是淡雲微月，正在作雨的時候。

魚梁渡頭，因為夜渡無人，渡船停在東岸的桐君山下。我從旅館踱了出來，先在離輪埠不遠的渡口停立了幾分鐘。後來向一位來渡口洗夜飯米的年輕少婦，弓身請問了一回，纔得到了渡江的祕訣。她說：『你只須高喊兩三聲，船自會來

的。」先謝了她教我的好意，然後以兩手圍成了播音的喇叭，「喂，喂，渡船請搖過來！」地縱聲一喊，果然在半江的黑影當中，船身搖動了。漸搖漸近，五分鐘後，我在渡口，却終於聽出了咿呀柔櫓的聲音。時間似乎已經入了酉時的下刻，小市裏的羣動，這時候都已經靜息，自從渡口的那位少婦，在微茫的夜色裏，藏去了她那張白團團的面影之後，我獨立在江邊，不知不覺心裏頭却兀自感到了一種他鄉日暮的悲哀。渡船到岸，船頭上起了幾聲微微的水浪清音，又銅東的一響，我早已跳上了船，渡船也已經掉過頭來了。坐在黑影沈沈的艙裏，我起先只在靜聽着柔櫓劃水的聲音，然後却在黑影裏看出了一星船家在吸着的長烟管頭上的煙火，最後因為被沉默壓迫不過，我只好開口說話了：「船家！你這樣的渡我過去，該給你幾箇船錢？」我問。「隨你先生把幾箇就是。」船家的說話冗慢幽長，似乎已經帶着些睡意了，我就向袋裏摸出了兩角錢來。「這兩角錢，就算是我的渡船錢，請你候我一會，上山去燒一次夜香，我是依舊要渡過江來的。」

船家的回答，只是恩恩烏烏，幽幽同牛叫似的一種鼻音；然而從繼這鼻音而起的兩三聲輕快的喀聲聽來，他却似已經在感到滿足了，因為我也知道，鄉間的義渡，船錢最多也不過是兩三枚銅子而已。

到了桐君山下，在山影和樹影交掩着的崎嶇道上，我上岸走不上幾步，就被一塊亂石拌倒，滑跌了一次。船家似乎也動了惻隱之心了，一句話也不發，跑將上來，他却突然交给了我一盒火柴。我於感謝了一番他的盛意之後，重整步武，再摸上山去，先是必須點一枝火柴走三五步路的，但到得半山，路既就了規律，而微雲堆裏的半規月色，也朦朧地現出一痕銀線來了，所以手裏還存着的半盒火柴，就被我藏入了袋裏。路是從山的西北，盤曲而上，漸走漸高，半山一到，天也開朗了一點，桐廬縣市上的燈光，也星星可數了。更縱目向江心望去，富春江兩岸的船上和桐溪合流口停泊着的船尾船頭，也看得出一點一點的火來。走過半山，桐君觀裏的晚禱鐘鼓，似乎還沒有息盡，耳朵裏彷彿聽見了幾絲木魚鈺鈸的

殘聲。走上山頂，先在半途遇着了一道道觀外圍的女牆，這女牆的柵門，却已經掩上了。在柵門外徘徊了一刻，覺得已經到了此門而不進去，終於是不能滿足我這一次暗夜冒險的好奇怪癖的。所以細想了幾次，還是決心進去，非進去不可，輕輕用手往裏面一推，柵門却砰的一聲，早已退向了後方開開了，這門原來是虛掩在那裏的。進了柵門，踏着爲淡月所映照的石砌平路，向東向南的前走了五六十步，居然走到了道觀的大門之外，這兩扇朱紅漆的大門，不消說是緊閉在那裏的。到了此地，我却不想再破門進去了，因爲這大門是朝南向着大江開的，門外頭是一條一丈來寬的石砌步道，步道的一旁是道觀的牆，一旁便是山坡，靠山坡的一面，并且還有一道二尺來高的石牆築在那裏，大約是代替欄杆，防人傾跌下山去的用意，石牆之上，鋪的是二三尺寬的青石，在這似石欄又似石凳的牆上，儘可以坐臥遊息，飽看桐江和對岸的風景，就是在這裏坐馳一晚，也很可以，我又何必去打開門來，驚起那些老道的惡夢呢？

空曠的天空裏，流漲着的祇是些灰白的雲，雲層缺處，原也看得出半角的天，和一點兩點的星，但看起來最饒風趣的，却仍是欲藏還露，將見仍無的那半規月影。這時候江面上似乎起了風，雲腳的遷移，更來得迅速了，而低頭向江心一看，幾多散亂着的船裏的燈光，也忽明忽滅地變換了一變換位置。

這道觀大門外的景色，真神奇極了。我當十幾年前，在放浪的遊程裏，曾向瓜州京口一帶，消磨過不少的時日。那時覺得果然名不虛傳的，確是甘露寺外的江山，而現在到了桐廬。昏夜上這桐君山來一看，又覺得這江山之秀而且靜，風景的整而不散，却非那天下第一江山的北固山所可與比擬的了。真也難怪得嚴子陵，難怪得戴徵士，倘使我若能在這樣的地方結屋讀書，以養天年，那還要什麼的高官厚祿，還要什麼的浮名虛譽哩！一箇人在這桐君觀前的石凳上，看看山，看看水，看看城中的燈火和天上的星雲，更做做浩無邊際的無聊的幻夢，我竟忘記了時刻，忘記了自身，直等到隔江的擊柝聲傳來，向西一看，忽而覺得城中的

燈影微茫地滅了。纔跑也似地走下了山來，渡江奔回了客舍。

第二日侵晨，覺得昨天在桐君觀前做過的殘夢正還沒有續完的時候，窗外忽而傳來了一陣吹角的聲音。好夢雖被打破，但因這同吹筆築似的商音哀咽，却很含着些荒涼的古意，并且曉風殘月，楊柳岸邊，也正好候船待發，上嚴陵去；所以心裏雖懷着了些兒怨恨，但臉上却只現出了一痕微笑，起來梳洗更衣，叫茶房去雇船去。雇好了一隻雙梁的漁舟，買了些酒菜魚米，就在旅館前面的碼頭上上了船，輕輕向江心搖出去的時候，東方的雲幕中間，已現出了幾絲紅韻，有八點多鐘了，舟師急得厲害，只在埋怨旅館的茶房，爲什麼昨天晚上不預先告訴，好早一點出發。因爲此去就是七里灘頭，無風七里，有風七十里，上釣臺去玩一趟回來，路程雖則有限，但這幾日風雨無常，說不定要走夜路，纔回來得了的。

過了桐廬，江心狹窄，淺灘果然多起來了。路上遇着的來往的行舟，數目也是很少，因爲早晨吹的角，就是往建德去的快班船的信號，快班船一開，來往於

兩岸之間的船就不十分多了。兩岸全是青青的山，中間是一條清淺的水，有時候過一箇沙洲，洲上的桃花菜花，還有許多不曉得名字的白色的花，正在喧鬧着春暮，吸引着蜂蝶。我在船頭上一口一口的喝着嚴東關的藥酒，指東話西地問着船家，這是甚麼山？那是甚麼港？驚嘆了半天，稱頌了半天，人也覺得倦了；不曉得什麼時候，身子走上了一家水邊的酒樓，在和數年不見的幾位已經做了黨官的朋友高談闊論。談論之餘，還背誦了一首兩三年前曾在同一的情形之下做成的歪詩。

不是尊前愛惜身，伴狂難免假成真，曾因酒醉鞭名馬，生怕情多累美人。劫數東南天作孽，鷄鳴風雨海揚塵，悲歌痛哭終何補，義士紛紛說帝秦。

直到盛筵將散，我酒也不想再喝了，和幾位朋友鬧得心裏各自難堪，連對旁邊坐着的兩位陪酒的名花都不願意開口。正在這上下不得的苦悶關頭，船家却大聲的叫了起來說：





怕，怕在這荒山裏要遇見一箇乾枯蒼老得同絲瓜筋似的嚴先生的鬼魂。

在祠堂西院的客廳裏坐定，和嚴先生的不知第幾代的裔孫談了幾句關於年歲水旱的話後，我的心跳也漸漸兒的鎮靜下去了，屬托了他以煮飯燒菜的雜務，我和船家就從斷碑亂石中間爬上了釣臺。

東西兩石壘，高各有二三百尺，離江面約兩里來遠，東西臺相去，只有一二百步，但其間却夾着一條深谷。立在東臺，可以看得出羅芷的人家，回頭展望來路，風景似乎散漫一點，而一上謝氏的西臺，向西望去，則幽谷裏的清景，却絕對的不像是在人間了。我雖則沒有到過瑞士，但到了西臺，朝西一看，立時就想起了曾在照片上看見過的威廉退兒的祠堂。這四山的幽靜，這江水的青藍，簡直同在畫片上的珂羅版色彩，一色也沒有兩樣，所不同的，就是在這兒的變化更多一點，周圍的環堵更蕪雜不整齊一點而已，但這却是好處，這正是足以代表東方民族性的頹廢荒涼的美。

從釣臺下來，回到嚴先生的祠堂——記得這是洪楊以後嚴州知府戴槃重建的祠堂——西院裏飽啖了一頓酒肉，我覺得有點酩酊微醉了。手拿着以火柴柄製成的牙籤，走到東面供着嚴先生神像的龕前，向四面的破壁上一看，翠墨淋漓，題在那裏的，竟多些俗而不雅的過路高官的手筆。最後到了南面的一塊白牆頭上，在離屋檐不遠的一角高處，却看到了我們的一位新近去世的同鄉夏靈峯先生的四句似邵堯夫而又略帶感慨的詩句。夏靈峯先生雖則只知崇古，不善處今，但是五十年來，像他那樣的頑固自尊的亡清遺老，也的確是沒有第二箇人。比較起現在的那些官迷的南滿尚書和東洋宦婢來，他的經術言行，姑且不必去論牠，就是以骨頭來稱稱，我想也要比什麼羅三郎鄭太郎輩，重到好幾百倍。慕賢的心一動，醜人臭技自然是難熬了，堆起了幾張桌椅。借得了一枝破筆，我也向高牆上在夏靈峯先生的脚後放上了一箇陳屁，就是在船艙的夢裏，也曾微吟過的那一首歪詩。

從牆頭上跳將下來，又向龕前天井去走了一圈，覺得酒後的乾喉，有點渴癢了，所以就又走回到了西院，靜坐着喝了兩碗清茶。在這四大無聲，只聽見我自己的啾啾喝水的舌音衝擊到那座破院的敗壁上去的寂靜中間，同驚雷似地一響，院後的竹園裏却忽而飛出了一聲閑長而又有節奏似的鷄啼的聲來。同時在門外面歇着的船家，也走進了院門，高聲的對我說：

『先生，我們回去罷，已經是吃點心的時候了，你不聽見那隻鷄在後山啼麼？我們回去罷！』

一九三二年八月在上海寫

原书空白页

## 給一位文學青年的公開狀

今天的風沙實在太大了，中午吃飯之後，我因為還要去教書，所以沒有許多工夫，和你談天。我坐在車上，一路的向北走去，沙石飛進了我的眼睛。一直到午後四點鐘止，我的眼睛四周的紅圈，還沒有褪盡。恐怕同學們見了要笑我，所以於上課堂之先，我從高窗口在日光大風裏把一雙眼睛曝晒了許多時。我今天上你那公寓裏來看了你那一副樣子，覺得什麼話也說不出來。現在我想趁着這大家已經睡寂了的幾點鐘工夫，把我要說的話，寫一點在紙上。

平素不認識的可憐的朋友，或是寫信來，或是親自上我這裏來的，很多很多，我因為想報答兩位也是我素不認識而對於我却有十二分的同情過的朋友的厚恩起見，總盡我的力量幫助他們。可是我的力量太薄弱了，可憐的朋友太多了，所以結果近來弄得我自己連一條棉褲也沒有。這幾天來天氣變得很冷，我老想買一件外套，但終於沒有買成。尤其是使我羞惱的，因為恰逢此刻，我和同學們所讀的書裏，正有一篇俄國郭哥兒著的嘲弄像我們一類人的小說『外套』。現在我的經濟狀態比從前並沒有什麼寬裕，從數目上講起來，反而比從前要少——因為現在我不能向家裏去要錢化，每月的教書錢，額面上雖則有五十三加六十四合一百十七塊，但實際上拿得到的只有三十三四塊——而我的嗜好日深，每月光是煙酒的賬，也要開銷二十多塊。我曾經立過幾次對天的深誓，想把這一筆糜費節省下來，但愈是沒有錢的時候，愈想喝酒吸煙。向你講這一番苦話，並不是因為怕你要來問我借錢，而先事預防，我不過欲以我的身體來做一個證據，證明目下的中

國社會的不合理，以大學校畢業的資格來糊口的你那種見解的錯誤罷了。

引誘你到北京來的，是一個國立大學畢業的頭銜，你告訴我說你的心裡，總想在國立大學弄到畢業，畢業以後至少生計問題總可以解決。現在學校都已考完，你一個國立大學也進不去，接濟你的資金的人，又因他自家的地位搖動，無錢寄你，你去投奔你同縣而且帶有親屬的大慈善家H，H又不納，窮極無路，只好寫封信給一個和你素不相識而你也明明知道是和你一樣窮的我，在這時候這樣的狀態之下，你還要口口聲聲的說什麼大學教育，『念書』，我真佩服你的堅忍不拔的雄心。不過佩服雖可佩服，但是你的思想的簡單愚直，却是一樣的可驚可異。現在你已經是變成了中性——半去勢的文人了，有許多事情，譬如說高尚一點的，去當土匪，卑微一點的，去拉洋車等事情，你已經是幹不了的了，難道你還嫌不足，還要想穿幾年長袍，做幾篇白話詩，短篇小說，達到你的全去勢的目的麼？大學畢業，以後就可以有飯吃，你這一種定理，是那一本書上翻來的？

像你這樣一個白臉長身，一無依靠的文學青年，即使將麵包和淚吃，勤勤懇懇的在大學窗下住牠五六年，難道你拿畢業文憑的那一天，天上就忽而會下起珍珠白米的雨來的麼？

現在不要說中國全國，就是在北京的一區裏頭，你且去站在十字街頭，看見穿長袍黑馬褂或嗶嘰舊洋服的人，你且試對他們行一個禮，問他們一個人要一個名片來看看，我恐怕你不上半天，就可以積起一大堆的什麼學士，什麼博士來，你若再行一個禮，問一問他們的職業，我恐怕他們都要紅紅臉說，『兄弟是在這裏找事情的。』他們是什麼？他們都是大學畢業生吓，你能和他們一樣的有錢讀書麼？你能和他們一樣的有錢買長袍黑馬褂嗶嘰洋服麼？即使你也和他們一樣的有了讀書買衣服的錢，你能保得住你畢業的時候，事情會來找你麼？

大學畢業生坐汽車，吸大烟，一攬千金的人原是有。然而他們都是爲新上台的大老經手減價賣職的人，都是有大刀槍桿在後面援助的人，都是有幾個什麼



長在他們父兄身上的人，再粗一點說，他們至少也都是會爬烏龜攢狗洞的人，你要有他們那麼的後援，或他們那麼的烏龜本領，狗本領，那麼你就是大學不畢業，何嘗不可以吃飯？

我說了這半天，不過想把你的求學讀書，大學畢業的迷夢打破而已。現在爲你計，最上的上策，是去找一點事情幹幹。然而土匪你是當不了的，洋車你也拉不了的，報館的校對，圖書館的拿書者，家庭教師，看護男，門房，旅館火車棧館的伙計，因爲沒有人可以介紹，你也是當不了的，——我當然是沒有能力替你介紹，——所以最上的上策，於你是不能功的了。其次你就去革命去吧，去製造炸彈去吧！但是革命是不是同割枯草一樣，用了你那裁紙的小刀，就可以革得成的呢？炸彈是不是可以用了你頭髮上的灰垢和半年不換的襪底裏的腐泥來調合的呢？這些事情，你去問上帝去吧！我也不知道。

比較上可以做得到，並且也不失爲中策的，我看還是弄幾個旅費，回到湖南

你的故土，去找出四五年你不會見過的老母和你的小妹妹來，第一天相持對哭一天，第二天因爲哭了傷心，可以在床上你的草窠裏睡去一天，既可以休養，又可以省幾粒米下來熬稀粥，第三天以後，你和你的母親妹妹，若沒有衣服穿，不妨三人緊緊的擠在一處，以體熱互助的結果，同冬天雪夜的羣羊一樣，倒可以使你的老母，不至凍傷，若沒有米吃，你在日中天暖一點的時候，不妨把年老的老母親交付給你妹妹的身體烘着，你自己可以上村前村後去掘一點草根樹根來煮湯吃。草根樹根裏也有澱粉，我的祖母未死的時候，常把洪楊亂日，她老人家嘗過的這滋味說給我聽，我所以知道，現在我既沒有餘錢，可以贈你，就把這秘方相傳，作個我們兩位窮漢，在京華塵土裏相遇的紀念吧！若說草根樹根，也被你們的督軍省長師長議員知事掘完，你無論走往何處再也找不出一塊一截來的時候，那麼你且咽着自家的口水，同唱戲似的把北京的豪富人家的蔬菜，有色有香的說給你的老母親小妹妹聽聽，至少在未死前的一刻半刻鐘中間，你們三個昏亂的腦子

裏，總可以大事鋪張的享樂一回。

但是我聽你說，你的故鄉連年兵燹，房屋田產都已毀盡，老母弱妹，也不知是生是死，五年來音信不通，并且現在回湖南的火車不開，就是有路費也回不去，何況沒有路費呢？

上策不行，次之中策也不行，現在我爲你實在是沒有什麼法子好想了。不得已我就把兩個下策來對你講吧！

第一，現在聽說天橋又在招兵，並且聽說取得極寬，上自五十歲的老人起，下至十六七歲的少年止，一律都收，你若應募之後，馬上開赴前敵，打死在租界以外的中國地界，雖然不能說是爲國效忠，也可以算得是爲招你的那個同胞效了命，豈不是比餓死凍死在你那公寓的斗室裏，好得多麼？況且萬一不開往前敵，或雖開往前敵而不打死的時候，只教你能保持你現在的這種純潔的精神，只教你能有如現在想進大學讀書一樣的精神來宣傳你的理想，難保你所屬的一師一旅，

不爲你所感化。這是下策的第一個。

第二，這才是真真的下策了！你現在不是祇愁沒有地方住沒有地方吃飯而又苦於沒有勇氣自殺麼？你的沒有能力做土匪，沒有能力拉洋車，是我今天早晨在你公寓裏第一眼看見你的時候，已經曉得的。但是有一件事情，我想你還能勝任的，要幹的時候一定是幹得到的。這是什麼事情呢？啊啊，我真不願意說出來——我並不是怕人家對我提起訴訟，說我在嚇使你做賊，啊呀，不願意說倒說出來了，做賊，做賊，不錯，我所說的這件事情，就是叫你去偷竊呀！

無論什麼人的無論什麼東西，只教你偷得着，儘管偷吧！偷到了，不被發覺，那麼就可以把這你偷自他，他搶自第三人的，在現在的社會裏稱爲贓物，在將來進步了的社會裏，當然是要分歸你有的東西，拿到當舖——我雖然不能爲你介紹職業，但是像這樣的當舖，却可以爲你介紹幾家——裏去換錢用。萬一發覺了呢？也沒有什麼。第一你坐坐監牢，房錢總可以不付了。第二監獄裏的飯，雖

六中午我請你的那家館子裏的那麼好，但是飯錢可以不付的。第三或者什麼司令，以軍法從事，把你梟首示衆的時候，那麼你的無勇氣的自殺，總算他來代你執行了，也是你的一件快心的事情，因為這樣的活在世上，實在是沒有什麼意思。

我寫到這裏，覺得沒有話再可以和你說了，最後我且來告訴你一種實習的方法吧！

你若想實行上舉的第二下策，最好是從親近的熟人方面做起。譬如你那位同鄉的親戚老且家裏，你可以先去試一試看。因為他的那些堆積在那裏的富財，不過是方法手段不同罷了，實際上也是和你一樣的偷來搶來的。你若再攝于他的慈和的笑裏的尖刀，不敢去向他先試，那麼不妨上我這裏來作個破題兒試試。我晚上臥房的門常是不關，進出很便。不過有一件缺點，就是我這裏沒有什麼值錢的物事。但是我有幾本舊書，却很可以賣幾個錢。你若來時，最好是預先通知我一

下，我好多服一劑催眠藥，早些睡下，因為近來身體不好，晚上老要失眠，怕與你的行動不便，還有一句話——你若來時，心腸應該要練得硬一點，不要因為是我的書的原因，致使你沒有偷成，就放聲大哭起來——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三日午前二時